净土文库18

历代净土圣贤传

（二）

智圆法师 译白

免费结缘，非卖品，
禁止用作任何商业用途。

目　录

往生比丘……1
往生比丘尼……17
往生王臣……23
往生居士……24
往生杂流……74
三编　往生比丘……97
往生比丘尼……128
往生居士……138
往生女人……211
补遗……282

历代净土圣贤传（二）

智圆法师　译白

往生比丘

清朝性修法师，不清楚他是哪里人。顺治年间，住在常德府圆照庵。布衣蔬食，每天念佛一万声为功课，寒暑不间断。

遇到有收成不好的年代，就把所有的钱、米、布匹都布施给饥寒孤苦的人。徒弟们都责备他，他只是含泪念佛而已。

70岁那年，一个月前，自知时至。到期，含笑坐逝。当时空中有天乐相迎，远近皆闻。屋里的异香经过一个月都不散去。（这就很稀奇，有的就三天，他这是一个月香气不散。）

清朝忍生法师，山西平阳府的世家子弟。从小厌离世俗。44岁出家参禅，深有悟入。尊崇念佛法门。

一次行脚到泰州，遇到下河的杨居士，建了小庙供

养他。于是就在此庙闭关，精修净业，而且化导各村庄的善信。后来因为下河地方被水淹没，又来到本州，劝导教化，当时使得家家都念佛。

康熙八年正月初，预知时至，辞别一切施主。十九日沐浴更衣，嘱咐大家："念佛紧要！"就结跏趺坐而往生，屋里充满异香。到二十六日，抬着龛到野外时，身体自己出火焚化。

清朝仁筏法师，常州北郭人。父母早年去世，家业调零败落，他就给人家作佣工。30多岁时，听到净土法门，就发心出家。募款刊印净土经书，广泛布施给四众弟子。后来到华山受具足戒，修禅定，每晚一定坐香几炷。

康熙十九年七月，忽然示现有病。二十一日和朋友们告别。第二天夜晚五更，对徒弟说："我走了！"整理衣服，结跏趺坐。有僧人在旁边默诵佛号，仁筏说："佛要大声念！"就高声称了一声佛化去。

清朝实琢**法师**，凤阳府霍邱县人。当他诞生时，有祥光照到邻里，异香满室。幼年时有奇相，皮肤不受尘垢，生性仁慈宽厚，喜欢听僧人诵经。私塾老师教给他

的书，过目就能背诵如流。老师很喜欢他，对他父母说：“这孩子确实不是尘俗之流，乃是佛门法器。要好好培养，不要耽误他。”父母答应了，就把他送到本县的大悲庵，随心开和尚剃发出家，不久受具足戒。研究《华严》《涅槃》等诸大经，就好像宿世学过一样。后来迁居龙潭下院，一心一意修持净业，30年如一日。

康熙六十一年春天，有点儿小病，自知在世的因缘尽了，嘱咐完寺院的事务后，就专心念于净土。到三月初四凌晨，叫人准备热水洗浴，再集合大众同念佛名几百声，忽然化去。火化时，火光像五色的云霞，散布在四边的山峦上。世寿48岁，僧腊31年。

清朝常智法师，淮安沭阳人。幼年喜欢礼拜观音大士。长大后出家，到闻思寺受具足戒。一天，随大众课诵，念到《心经》“无挂碍”这一句时，心中的疑团一时解开。

于是渡江，到各地名刹参访善知识。过了很久，无所契入。于是回来专修净业，严持戒律。凡是别人有过，一定循循善诱地化导。如果有人不恭敬随顺，也一定委婉地叫他走，始终没有怒色。

又与同修结社修忏法。

往生几个月之前，就预知圆寂的时间，告诉了同社的道友。到这一天，集合大众礼佛，叫人准备热水沐浴，结跏趺坐而化去。火化时有紫色莲花，像斗那么大，从火光里涌出。莲花上有一重重的光，每重光中的影像都是常智的身形，时间很久才消失，在场的人都亲眼见到。

清朝广志法师，会稽人。出家后在天台黄金洞结茅屋，专修净业。苏州的殷天成来天台斋僧，很佩服他的道行，请他住在吴山接引庵，一住就是30多年。

他随机化导，指归净土。跟随他受戒的累计有上百人。曾经结期念佛，昼夜佛号不断。他的弟子来拜访时，见到广志经行的地上有大写的“阿弥陀佛”四字，放金色光。非常惊讶，就问广志。广志说：“这是你自己本有的心光发现了。”

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五，叫弟子四人到庵里来供佛，临别时对他们说：“明天中午前要来送我。”到时，大家来了，烧香，念了一千声佛，就端坐着往生了。

清朝千一法师，海宁人，住在西湖昭庆寺。持戒很严谨，精勤地念佛。生性喜欢寂静，把自己的住所题名为“庐山僻处”，在里面潜修。乾隆四十三年秋天，有

道友拜访。千一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西归，可以给我作证。”说完偈子就坐化了。他的遗体供奉在寺院左边的塔内。

清朝嵩安法师，不清楚他是哪里人。住在舒邑白衣庵。生性朴实愚钝，在慈济履实和尚处受具足戒。因宿世具足信根，茎村道人教他诵《法华经》，颇有悟入。

后来坚持念佛，昼夜不断。晚年得了腹部鼓胀的病，自己知道是定业，内心安然，毫不介意，念佛跟平时一样。疾病很危急时，徒弟们都来看他，嵩安让他们暂时不要来，弯着指头说：“应当在某一天来，我等你们。”到这一天，他沐浴，换好衣服，告诫徒弟们：“不要哭，要高声念佛，助我往生。”一会儿，就欢喜地往生了。

清朝际醒大师（莲宗十二祖），即彻悟大师，京东丰润县人。幼年时通达经史。剃度出家后，到处参与讲席。对于性相二宗，有广博的贯通。尤其是对法华三观、十乘的宗旨，很有心得。参广通寺的粹如纯禅师，明了向上之事，当时师资道合，得蒙印可。

后来纯公迁居到万寿寺，际醒接替住持广通寺。策

励后学，宗风大振。每每说道："永明延寿禅师，是禅门宗将，尚且归心于净土。何况现今末法时代，尤其应该遵守顺承。"于是专修净业，主张净土。每天限定一尺香会客，过时就专心礼拜念诵。

接着又迁到觉生寺做住持。不久退居红螺山资福寺，衲子们都很依附留恋他，追随的人日益增多，这里就成了丛林。

际醒为法为人，内心始终无有疲厌，但总的都是以净土为归。每当开演如来救苦与乐的大恩时，有时至于泪随声落——说着说着就流泪了，听者也未尝不是涕泪沾衣。他有两卷语录，尤为切中净土法门的关要。

嘉庆十五年二月，预知时至，辞别诸护法。嘱咐说："幻缘不久，虚生可惜，各宜努力念佛，他年净土好相见也（虚幻的因缘不会久长，虚度这一生太可惜了，各自应当努力念佛，将来在净土好见面）。"

圆寂半个月前，示现生病，让大众助念佛号。就见空中有无数幢幡，从西而来。大师对大众说："净土相已现，我要西归了。"

到十二月十七日申刻（下午3～5点），又告大众说："昨天见到文殊、观音、势至三大士。现在又蒙佛亲自来接引，我去了。"这时大众念佛更高昂、恳切。际醒

朝西端坐，合掌凝眸说：“称一声洪名，见一分相好。”说完，结印而往生。大众都闻到空中飘浮异香，露龛七天，面貌如生，原先的白发转成黑发。荼毗时，得到一百余粒舍利。世寿70岁，僧腊49年。

清朝起信法师，富春人。父亲华藏，对于佛典有广博的通达，明了向上之事。他让起信出家，去南屏求戒，教他参“念佛是谁”的话头。起信穷参力究，曾经长夜不眠，独坐在一个房间里，就像木偶一样。嘉庆元年七月十五，他登吴山时，正当入夜，见到灯光互相辉映，晃耀心目，这时有所省悟。

归来，告诉了父亲。华藏又让他遍参善知识。到了苏州，遇到会一传公，开示他念佛法门。起信就返回杭州，在古梅庵闭关，每天念阿弥陀佛十万声。偶尔写诗，都是指归净土。

嘉庆十七年十月十九日，在东园隐修庵去世。临终时，沐浴、换衣，趺坐念佛而往生。过了一段，头顶还热得烧手。全身入龛时，身体轻的就像毛毯一样。他父亲华藏以一幅对联赞颂说：“顶暖决生安乐刹，身轻显示涅槃心。”当时37岁。

清朝真传法师，苏州吴县人。19岁遇到懒琪和尚，指示他佛法，受了五戒。彭二林居士把他招入文星阁，真传拜彭居士为师，两人共修念佛三昧。

28岁时，在杭州崇福寺出家，研究楞严、唯识大义。为人讲说时，言词旨意明了晓畅。后来住在嘉兴楞严寺，决志募款修治大藏经的经版。当时动工一段时间后，忽然发病，就在苏州凤巢庵退隐，一心西归。

嘉庆十七年正月末，对徒弟们说："你们不要吃惊，明天我要走了。"第二天入夜时分，忽然起来端坐，朝西念佛，含笑而逝。当时53岁。

清朝达纯法师，嘉兴桐乡县人。从小剃度出家，住在嘉兴觉海寺，精修净业16年。他建造西方三圣的佛殿，在春冬两季举办念佛法会，远近的人受他感化，一时僧俗二众云集于法会共修念佛。曾经两次修般舟三昧。

一晚，梦中见到大莲花从空而降，从此他知见超群，辩才无碍。

彭二林居士远闻他的道行，请他住在流水居和文星阁，领导大众念佛，日课非常严密。他常常演讲莲池大师的《弥陀疏钞》以及《天台教观》，经历10年，心无

厌倦。

后来又在南禅寺开演佛法，使南禅寺百废具兴。此间，他修持净业无有间断。不久，在殊胜庵退隐，更加精一地念佛。

嘉庆十八年冬天生病。次年春天，把寺院的事务料理完毕，当时他徒弟悟灵在南禅寺，他写信催促徒弟赶紧回来，说："我这次要出远门了，需要和你告别。"

二月十三日，集合大众念佛，沐浴更衣，结跏趺坐说偈："多生浊苦缠绵，一旦逍遥变迁，快睹弥陀影现，廓然别有一天（多生以来，在这样一个浊世的苦海里沉绵不断，今生净业成熟，一旦之间就超出了尘累，出离了苦海，逍遥自在了！快看阿弥陀佛的身影已经现前，这里别有一重天地）。"合掌就圆寂了。当时63岁，僧腊57年。

清朝灵御法师，杭州人。在宝寿寺出家，精进念佛10多年。过了50岁时，一次得病，集众念佛，以七日为期，自己也尽力随众念佛。念到第三天，告别大众说："我已经生净土了，诸公努力呀！"说完就往生了。当时是嘉庆二十年。

清朝道守法师，凤阳人。于九华山出家。30年中到处游历丛林，只是一瓶一钵，超脱尘累，内心非常恬静淡泊，自得其乐。后来住在嘉兴钟埭镇的古庙，闭门念佛4年。

嘉庆二十三年春天，忽然坐着一叶扁舟到了城里，到处劝导施主们专心念佛，心意极为恳切。

第二天，平时很相契的几个人来看望他，见寮房的门没开，推门进去一看，已经结跏趺坐化去了。

清朝列权法师，海宁人。他拜定高和尚为师，和彻迷法师同住在延恩寺，精进念佛。嘉庆二十三年冬天，对人说："我要走了"，于是跟四面的邻居告别。大家都很惊讶，想送他往生，他辞谢说："不要了，时辰还没到。"

第二天，他跟平常一样做晚课，到夜里二鼓才回寮房。等到寺院大众早晨起来，他已经结跏趺坐往生了。

清朝佛度法师，安徽歙县人。住在苏州南禅寺，过午不食，夜不倒单，专修净业。嘉庆二十三年春天有病，辞别道友，端坐而化。

有位僧人绝相，是嘉禾人。也住在南禅寺，和佛度

道情很融洽。因相貌非常丑陋，所以大家都很轻视他。他整天不说话，持过午不食戒。早晨拜《四十八愿》和《大悲忏》，其他时间佛声不绝口，夜晚就朝西端坐，这样有20年。等到佛度往生了，他就说："你走，我也跟你去吧。"然后就沐浴烧香，朝西合掌而化。

清朝正真法师，湖广湘潭县人。曾经参访高旻寺的昭月贞公。当时士大夫延请他主持鹫峰的古庙。刚来时，这里都是破旧的老屋、墙壁，大家都不堪其忧，而正真却安然自得。后来，施主们都来了，使得这座庙百废具兴，次第建造了各大殿堂、楼阁，还添置了几百顷的田地。正真率大众念佛，凡是有来求法的，即使是奴仆也不忍舍弃，要给他开示持名念佛的法门。

当时宰官士大夫，远近的僧俗二众，都敬服他的人品。太史姚姬传、观察史章淮树更是护持他。章淮树有一天邀请正真到家里来，两个人面对面坐在床榻上，章淮树叫两个小妾出来，让正真给她们传授佛经。正真说："传授佛经的规矩，需要在中庭摆好桌子，焚香恭敬，之后才能传经。不然就有慢法的过失。"章淮树就按他所教，当他离开床榻之后，突然间栋梁掉下来，把床榻压碎了。章淮树感觉很奇异，就带领二妾一同在他面前

秉受戒法。后来舍二妾为尼，精修净土。

不久，正真师慨然有退隐之志，屏除了一切世间外缘，写了若干首净土偈。道光元年正月九日，让嗣法弟子脱凡到他的寮房，畅谈安养世界的乐趣，当时相貌和蔼、神色愉悦。接着，自己敲着木鱼，念了一段时间的佛，叫脱凡去过堂吃粥。等到脱凡又来时，正真已经换好新衣服往生了。

清朝定基法师，临海人，在天台山出家。受戒后，遍参知识。晚年住在苏州一间静室里，闭关9年，发誓不吃咸味。刺舌血写《华严经》八十一卷。每天念阿弥陀佛作为日课。

道光元年，他到鄮山礼阿育王塔，燃臂香供养佛舍利。塔中的舍利现出黄、白两个珠子，像莲子那么大，光明耀眼。他拜舍利回来，就得了蛊病，医药无效。道友乘戒来看他，策励他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定基说："好。"就在床榻前供上接引佛像，让庙里的僧众轮流念佛。

到了第七天，忽然坐起，要来热水沐浴，换好衣服，说："快点请乘公来！"他的徒弟就去请，乘戒来了，定

基致谢说:“蒙你开示我念佛，今早见到大势至菩萨接引，我得到中品中生。”然后闭眼合掌而往生。大家都闻到异香，过了很长时间才消失。当时58岁。

清朝悟灵法师，浙江海昌金家的子弟。从小就有出世的志向，见佛就礼拜。9岁时，经常生病，一再请求父母允许自己出家。父母答应了，就在本城安国寺的西房剃度出家，礼象陇上座为师，不久在杭州昭庆寺受具足戒。

当时悉檀纯公正在苏州流水居开念佛堂，悟灵就去依从念佛，每天六时念佛不懈。然后逐字顶礼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圆觉经》等大乘经典。纯公见他脚根稳密（修行非常忠实），就传授给他衣、拂。

悟灵对于净土法门深信不疑。父亲很早去世，他劝母亲周氏发往生的愿。母亲后来果然无病，念佛而化。他哥哥莲隐，由此受了感动，也出家了。

纯公圆寂后，悟灵继任主持南禅寺。三年后隐退，住在松江韦陀庵，里面有几间精舍，远离尘嚣。他与哥哥莲隐共住，以念佛为日课。

曾经在中夜禅观当中，见到天上的星星从四方聚拢来，聚成“忆佛念佛”四个字，字约有一丈大，晶莹光

耀。从此之后，他的眼睛炯炯有光。出家僧人、在家居士以及农贩牧童等，一见到他就生恭敬心。当时被他感化而念佛的人不下几千人。

悟灵既然专志于净土，就想到，从自己当时往上追溯，往生的很多圣贤，在《净土圣贤录》之后，没有人续集，而在这几百年中也是高人辈出，不能让这些往生的事迹湮没失传。因此他就广泛采访收集，编辑为《染香集》一卷。从嘉庆年间以后，凡是染香于此净土法门者，都无不记载。经过5年，写成这本书，刻行于世

道光八年春天，得病，咽喉阻塞，当时集合僧俗道友，告诉他们:“不久即长别，希望大家各自自爱，专志念佛，以后好在净土相见。”然后谢绝医药，一心西归。

到了五月，病情加剧。有人来问病，只是说:“生死事大，各自努力!”便口里喃喃念佛不断。十七日，朝西结跏趺坐，持佛名。有人问:“临行一句作么生? ”答:“阿弥陀佛!”过了很久，声音渐渐微弱，静默而圆寂。世寿61岁，僧腊35年。三天后合龛，面貌如生。

清朝悟开法师，号水云道人，苏州木渎人。幼年时父母去世。读书聪慧，喜欢经史类的根本学问，对于功

名很淡泊。家里穷，他就弃学从商。

有一天，见到僧人后面背着警策生死的文句，在街上敲着木鱼走，高声劝人念佛。他猛然觉醒，便受了三皈五戒。不久告别亲人，礼祥峰文公出家，接着在高旻寺如鉴和尚处受具足戒。留他在寺里过夏结冬，当时竭尽心力参穷，苦于不得而入。有一天，偶尔触到了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这句话，本参一句，豁然顿现。再阅古德的淆讹公案，都据实供通。

接着在荆南显亲寺开讲佛法，不久隐退。历年住在云间、练川、支硎等处，都是水边林下。有所修建时，施主们布施的钱不够，就自己把钵囊里的钱全部用光。不住，拿起包裹就走，对任何地方没有贪恋心。

后又归来住在灵岩的宝藏庵。所到之处，居士前来依止的更多，都一律指引净土为归。写有《念佛百问》开示后学。道光十年，入夏很快写好，寄书给远方的诸道友，以“生死事大”谆谆劝勉，而且有“秋尽当西归”的话。常住的事宜次第交代完毕后，就断绝药物和饮食。

九月二十日凌晨，朝西方结跏趺坐，合掌诵楞严咒完毕，接着念佛号、观音名号。很久，声音低落下来，忽然坐化。这时恰好在立冬的前两天。第二天入龛，顶相还温热。送的几百个人都很赞叹。

清朝方海法师，湖州乌程人。21岁到天台华顶寺剃发出家，不久在清凉寺际云禅师处受具足戒。专心阅藏，贯通群经。后来驻锡苏州杯渡庵，纯一提倡净土，广劝僧俗二众，当时信仰归化的人很多。先后经历父母去世，每天礼《华严》《法华》诸大乘经代父母回向。平生所写的净土诗和手书的经论不计其数。

道光二十一年七月，对徒众说："我月内要走，这些没有了结的愿，嘱咐你们帮我办。"第二天就病了，到二十七日，见到幢幡招引，说："佛来接了。"要来笔作偈，靠着桌子很快写道："七十年来梦幻多，弥陀一句尽消磨，而今直入如来地，空有双忘礼宝陀。"然后放下笔就圆寂了。世寿70岁，僧腊49年。

清朝昌茂法师，绍兴人。25岁在普陀山积善堂出家，到鄮山佛舍利塔前燃指供佛。之后到处遍参名山的善知识。晚年，住在苏州松云庵，终身供奉阿弥陀佛和地藏菩萨。见人就谈因果，劝人修净土，归依者有上千人。生平不放焰口，说自己没有德行。收到人供养的银钱随时布施。曾经刊印数种佛经及《万善同归》等佛书。又铸造三口大钟，发愿度地狱众生。

道光二十八年，正月二十三日夜晚，忽然得了胃病。自己知道要走，礼佛诵经更加严密。让人邀请皈依弟子某某来，当时快半夜，侍者劝他说:“等到天明再说吧!”他说:“白菩萨到了，我一定四更时走。”口里念佛不断。让人沐浴更衣，果然到了四更，端坐而逝。当时83岁。火化时，得到青白色的舍利十多颗。

往生比丘尼

清朝湖上老尼，不清楚她的来历。念佛、诵经极为虔诚恭敬，持戒精严。有位同道人，每年来一次，来了就畅谈一整天，之后才走。有一天，是老尼和这位道友预约的日子，等他不来，自己说:“我要走了，不能和这位道友告别，怎么办？”又等了几天，还是不来，就叫人把龛抬到断桥上（指西湖的断桥），自己手里拿着一枝线香，从容地坐到龛里。一会儿，从里面燃起火来，就自焚了。当时观看的人多得像一堵墙。到身体已经焦黑时，念佛的声音仍不断。

清朝本印法师，吴县人。幼年多病，因而发愿出家。25岁，父母送她到城里圆通庵剃度。不久，受具足戒，另外买了几间屋子居住，取名为“观幻”。戒行清净，

勤修福业。到过各大名刹，供佛斋僧，回向净土。

乾隆四十五年八月，从九华山归来，结期礼大悲忏，才修了两个七日，忽然生了小病。说："我在生的因缘快尽了吗？"于是停止礼忏，专持佛号。到了十月初旬，卧床七天，右胁西向，一直念佛不断。之后嘱咐完后事，叫徒弟诵《阿弥陀经》，诵到第三遍时，寂然而逝。

清朝遂钦法师，无锡人，9岁出家。稍大，遇到一位尼师激发，从此专持佛名，行住坐卧都不间断。不久住在苏州南园白衣庵，重新修建殿堂，念佛更加恳切。50岁才受具足戒。55岁这一年三月，公鸡初鸣时，召来徒弟说："我要走了。"徒弟说："师父没别的病，怎么这么说？"因此流泪。遂钦说："你这个痴人，哭我有何利益？认真念佛就好了！"然后结跏趺坐，朝西方，和徒弟一同称佛名，念到一炷香烧完就往生了。这是乾隆五十三年的事。

清朝律宗法师，嘉定人。3岁时，母亲去世。祖母把她带到苏州圆通庵，不久就剃度、受具足戒。年少时喜欢拜佛，长大了诵《法华经》，苦于不能理解经义，就到金山寺和杭州崇福寺参究多年。回来专修净土，屡次去各大名山供佛斋僧。

53岁时，得了咳嗽的病，以后就闭关不出门，决定以西方为归。到64岁这年正月十五，集合僧俗二众同称佛名。当太阳西斜时，看着左右的人，劝勉他们修行，语言非常苦切。不久举起手，称“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!”连称三遍，结跏趺坐而逝，当时屋里充满莲花香。这是乾隆五十五年的事。

清朝佛琦法师，长洲县人。从小不愿成家，长大了，母亲送她到苏州西门外的雨华庵剃度，不久受具足戒。后来受城中崇佛庵的尼师道坚嘱托，继任为此庵的主持。筹募一千多两金子，造立西方三圣的栴檀像，高有八尺。每年结七日的法会，集合修净业的僧人成为念佛会。曾到各大名山供佛斋僧，给常州天宁寺置办三十亩田地。晚年就专修净业。

往生前三天，见到菩萨现身，两个童子在旁侍立。有人说闻到了菊花香，佛琦说:“这是青莲花的香。”乾隆五十八年，八月底，有女居士来看望，佛琦让她扶起自己，集合大众焚香，称佛名约两千声，就去世了。

清朝莲芳法师，不清楚出处。住在崇佛庵，亲见到佛琦往生的事迹，于是就很绵密地行持。30多岁得病，

念力更加坚固。临终也是正念分明，朝西结跏趺坐，合掌去世的。这是嘉庆十三年的事。

清朝朗然法师，嘉善人。18岁时，见到嫂嫂难产的痛苦，就自己发誓不嫁人，求父母允许，在本县的陶庄净池庵出家。她一生专志于净土，行持时间久了，不论忙碌空闲，念佛都不间断。嘉庆十三年，对徒弟福缘说："我三个月中，已经三次梦到宝池，在莲花中结跏趺坐，往生有份了。你应当坚志念佛，自然水到渠成，功不唐捐，千万不要错过。"到三月二十五日，无病坐脱，当时71岁。

清朝妙成法师，湖州菰城何家的女儿。生来很聪慧，童年时，就相貌举止端庄，不同于一般小孩。母亲一向奉佛，每次见母亲举佛号时，就合掌相和。21岁嫁给同乡姓王的儒生，不到半年，丈夫去世。公公也是信心念佛。考虑到家里穷，她就很勤快地纺织来供养公婆。早晚诵《华严经》、持佛号作为常课，这样过了10多年。

后来公公出家为僧，接着婆婆又去世，她就到本城北门外的广严庵出家为尼，不久受具足戒，持戒严格，更加专志诵经念佛。甘于淡泊的生活，从来不起心去攀

缘什么。

嘉庆十九年，有小病，对侍者说："我在世的缘已尽，过三天当生西方，希望你们好自努力修持，或许后会有期，不要忘记我的话。"到第三天正在趺坐念佛，忽然抬头说："接引佛已到，我走了！"就闭目而化。当时47岁。

清朝道乾法师，嘉禾双溪陈家的女儿。17岁，在秀州之萝庵出家，喜欢清净自居。看古德悟道的机缘，就发起要明心见性的志愿。她受具足戒后，到天台国清寺，参宝林珍公，见面就问："如何是大人相？"珍公说："等你除掉五障再来，就向你道。"道乾说："这样，就瞒了和尚去了！"珍公说："你哪里学得这些虚头？"她不觉汗流浃背，便礼拜。珍公又问："如何是大人相？"道乾就展开双手给他看，珍公印可。不久领受珍公之法。

道乾既得了法要，就停止参究。住在南湖的草庵。庵里破败不堪，但她住着安然自得。平时的行履很真实，不论顺境、逆境没有两样。平常一字一拜，拜了三遍《华严经》，诵《大般若经》几十部。于是道风闻名于远方，施主云集，都来供养，因此次第建了各大殿堂。

她有一首《庵居偈》说："学道殷勤年复年，从今

不著有无边，归家莫便家中坐，好为人耕劫外田。”又在庵里设念佛堂，昼夜木鱼声不断，将近40年。

嘉庆二十五年冬天，有点小病。十一月十一日，对徒弟说：“我明天寅时（早晨3～5点）要去了。”到时，说偈：“八十八年，无贪无恋，归去来兮，水清月现。”叫大家同声念佛，吉祥而逝。

清朝兰若庵尼，不知她的名字，宁国郡西世家女。西禅寺的僧人某某，没出家时，下聘娶她为妻子。后来某某舍家为僧，她也在三乘庵出家。随即迁居兰若庵，白天跟大家一起辛苦劳作，夜晚就独坐念佛。性情甘于淡泊，她的兄长有时给她送衣服饮食，她后来推却说：“我已经出家，如果常与在家的兄弟往来，那就仍像没出家一样。”后来念佛坐化，当时正当酷暑，肉身七天不腐。

清朝道悟法师，松江华亭人。早年父亲去世，没有兄弟，和祖母、母亲一起居住。家里很穷，她守贞不嫁。后来到吉祥庵出家，不久又到地藏院受具足戒，念佛非常精进。

道光十三年六月，母亲念佛往生。七月，祖母也去

世了。她在八月五日请戒师道生和尚来，对他说："大事了毕，我要归西。恳请师父帮我置办一具龛。明天邀大众来念佛一天，作为助缘。"当晚，香汤沐浴，到天亮时，集众念佛一整天。到了夜晚告诉大家："佛来接引了！"结跏趺坐往生。

往生王臣

清朝张师诚，湖州归安人。父亲梦到阳光照着窗户，醒来就生了师诚。母亲很早就去世，他侍奉父亲，以孝顺闻名。少年登科第，历任封疆大臣。作江苏巡抚时，见到苏州城里杀业很重，屡次出告示劝诫。遇到放生河等地方，就颁布严禁捕鱼的禁令。官府里不请客吃饭、不杀生。

后来他长斋奉佛，栖心于净土，自号为"一西居士"（就是一心求生西方）。他拣择前贤净土的各种论说，编辑为《径中径又径》一书，后面附有《净土歌咏》。

道光八年，60多岁，乞请告假还乡。平时很安静地住在一个小屋里，一心西驰（就是一心往极乐世界去）。过了一年，就走了。临终时，诵完《阿弥陀经》，才举佛号，念到第五声，就寂然而逝。

往生居士

清朝黄武城，泰州姜堰人。家中世代都学儒。遇到法宗和尚，引导他念佛。康熙十年有小病，沐浴更衣，请法宗和尚来，为他抉择临终四关。忽然猛然觉醒，就顿时断除恩爱，不让妻子儿女相见，一心念佛。三天后，结跏趺坐，合掌而逝。

清朝蔡鹏九，苏州西洞庭山人。家中世代从商。鹏九则喜好佛家、道家的书籍，与高人逸士交游。后来遇到唯然和尚，劝他修净业，才开始读诵佛经，举行放生法会。后来持长斋，自号“虚白居士”。不久得病，在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八，在家去世。

之前一晚，洗了澡，快到天亮，集合家人告别说：“世间眷属，报尽则离，图久长者，当结法缘，若辈勉之（世间结为眷属只是一期因缘，因缘尽了大家就要分离。你们要想彼此长久在一起，就要结法缘，你们要努力）。”这样一说，大家都哭了。他说：“莫哭，给我齐声唱阿弥陀佛！”又对他儿子说：“我吃素一年了，丧事当中祭祀宴客不要用肉。你如果记得我，就要常常断杀。

能断杀就是孝子，好好地做!”说完，就转过脸面向西方而往生。快入殓时，把遗体迁到厅堂，他还是脸朝着西方。他儿子跪着祝祷，脸才转过来，变成仰面。走的时候50岁。

清朝陈君魁，池阳的太学生，遇到净川老僧，指示他念佛，从此长斋戒杀，精勤礼拜念佛，昼夜不停。发愿印赠《龙舒净土文》，结菩提缘。不到半年，两次见到阿弥陀佛，佛身遍满虚空。后来又见到时，自己知道往生时间到了，沐浴焚香，手里拿着念珠，端坐而化。

清朝陆士铨，苏州元和人。最初学习扶鸾术，作为弟子归附玉坛。后来为坛友祈求治病，神就教他礼梁皇忏。陆士铨因为礼忏发心，于是就到天宁庵受了菩萨戒。后来会遇寂根菩萨从极乐世界来，降临玉坛，开阐净土法门，教人痛念生死，屏除歧途，一心念佛。前后共有十一会。由此与会者才知道回头转向极乐。（这些人原来是拜神的，但是菩萨随众生心，现各种相，在不同场合都要度众生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寂根菩萨就降到他们玉坛上来，为他们说法，让他们一致回向极乐世界。）

但是这些人扶鸾的习气忘不了，几乎都是在两边摇

摆不定，只有士铨一心持名、修观，诵《法华经》。

他持长斋一两年后，患了恶性脓疮，而且下痢疾，食量减少，就开了肉戒。但是病情反而加重，卧床不起，自己知道不久于人世，此时生起极大惭愧、悔恨之心。临终前七天，屏绝荤腥，连连称阿弥陀佛。他有个女儿，十几岁，就教诫她持斋、念佛，走的时候不要哭。

等到病危，目光朝上看，若有所见，口里称："白莲、白鹤、诸上善人。"又连连称："佛，佛!"就右胁而逝，当时屋里充满异香。这是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十八的事。当时39岁。

后来他的朋友到玉坛上叩问陆士铨的生处，王天君告诉说："陆子大幸，如果不是临终正念，差点堕落。现在已经生到西方边地。"

清朝彭希涑，苏州元和地区府学学生，是彭二林居士的侄子。26岁乡试中举。幼年喜欢吃蔬食，10几岁就长斋5年。后来得了咯血症，才开了肉禁。但因病发心，从此归信佛法，持六斋，诵《华严经》。每天念阿弥陀佛为日课，求生净土。即使在旅途的车船上，也从未废弃、忘记过。

彭二林居士因见莲池大师《往生集》记叙太过简略，

就想重加编辑，再续以近来往生事迹。才写了个概略，彭希涑就很欢喜地承担起这件事。他和妻子顾氏在灯下抄写，最终集成九卷，名为《净土圣贤录》，刻行于世。又曾经书写《法华经》一遍，多年才完成。

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三，得了疟疾，而且下痢疾。每天从房里出来，到母亲的寝室，绝口不谈家里事，只劝母亲念佛。说："将来西方好相见。"

在他命终前三天，请澄谷和尚到床前，设了几案，受三皈五戒，忏悔发愿更加至诚恳切，自己说："这一两天间，净念现前，宝池莲花就好像在眼前可以取到一样！"

十三日早晨，叫家人设接引佛像，把床移向西方，仍然请来澄谷和尚，说："麻烦师父助我念佛！"到晚上，口里喃喃诵佛名，右胁而逝，屋里充满异香，当时33岁。

他妻子顾氏，很小就很聪慧，能写诗。29岁得病，也是念佛坐逝。

清朝彭绍升，法名际清（即彭二林居士），苏州长洲人。幼年聪颖。16岁中秀才。第二年，在乡试中中举，第三年在京城考中进士，以名进士而终老于家（他没有

作官)。

最初不信佛，喜欢世间文字，志在济世利人。一次，忽然自己反省说:“我还不明白我的心，怎么办？”有人告诉他道家修炼法，他修了三年没有效验。后来读了佛书，才舒畅地说:“道的归宿在这里啊!”这才开始归向佛法。

由于仰慕梁溪高忠宪、庐山刘遗民的为人，因此又自号为“二林”，因为高、刘二公修学的地方都叫做“东林”。

二林性情纯孝，在母亲去世期间，住在墓边守孝三年。父亲去世，建念佛道场，又以平日所诵的《华严经》十部、《弥陀经》一千部、《金刚经》一千部、佛号一千万声代父亲回向净土。

后来，他把往昔所学全部抛弃，专心佛教。喜欢方山、永明的书。尤其推崇莲池、憨山二位大师为修持净土的前导。29岁，断绝肉食。又过5年，依闻学定公受菩萨戒，从此不再亲近女人，以“知归子”（意即知道自己的归宿在西方）自称。曾经说:“我志在西方，行在梵网（我一生的志愿在西方，我的行为依《梵网经》持菩萨戒)。”

他有一段《自誓文》说:“若我际清，既受戒已，

还复破戒，增长恶法，毁坏善根，唯愿护法、诸天，速行诛殛，为世鉴戒（如果我彭际清受戒之后又去破戒、增长恶法、毁坏善根，唯愿护法诸天迅速诛杀我。给世人作殷鉴、警戒）。若我际清克厉身心，护持戒品，尽此形寿，必生安养，十方三宝，为我证明，俾我速得念佛三昧，临命终时，远离尘垢，亲见弥陀，脱然西迈，更无遮障（如果我彭际清能勉励身心护持戒品，尽这一生必定生极乐世界。十方三宝给我证明，让我速得念佛三昧。临终时远离一切尘垢染污，亲见阿弥陀佛，超然往生西方，没有任何遮障）。见者闻者，如我发心，生极乐国，获无生忍。回入娑婆，普度有情，俱成正觉（若有见闻者，都如我一般发心，得生极乐国土，获证无生法忍。然后回入娑婆世界，普度一切有情，同成佛果）。”后来闭关于文星阁，修一行三昧，把住处取名为“一行居”。

又怜愍末法时代众生不具正眼，而互相冲突抵触，就撰写《一乘决疑论》来疏通儒家、佛家的隔阂；又写《华严念佛三昧论》来解除禅宗、净土的诤论；又著《净土三经新论》演畅以往净宗没有完全道出的要旨。所作《居士传》《善女人传》《净土圣贤录》随机接引，世间多流传而读诵。

又曾经集资万两黄金，权衡入出的利息，创立佛室、刊印教典、斋僧供众；创办近取堂周济贫困，设置润族田赡养贫苦的亲族；创办恤厘会救济守寡的妇女；创立放生会救护生命，各作了发愿文回向净土。

在苏杭两地的僧房中隐居10多年，每天有固定的功课。预先就准备好了临终丧葬事宜，交代不必要为他立子嗣（因为他只生两女，没有儿子）。

乾隆六十年秋天，下痢疾，仍然住在文星阁。入冬，精神渐衰，把各善会的资财一一嘱咐给侄子祝华，让他继承，不要间断。有僧人真清问他：“你见了什么瑞应吗？”他说：“有什么瑞应？我大事在来年开印日（就是新的一年官府开始办公的第一天）。”

到嘉庆元年正月二十日清晨，作辞世偈，说：“出没阎浮尘点身，流离琐尾竟何因，而今蓦直西方去，瞥眼收回万劫春。”于是朝西结跏趺坐，念佛化去。这时果然是官府的开印日。当时57岁。

清朝吕蔚若，钱塘人。乐善好施，坚修净业，吃素20多年，早晚课诵不间断。嘉庆三年二月初，生病。当时苕溪章铨有事到杭州，住在他家，夜晚梦见一个僧人在庭院里结跏趺坐唱佛，就问：“你念佛干什么？”僧

人说："吕某有善根，过几天就要往生极乐国土。你还不知道吗？"他醒来，觉得奇异，早晨告诉他儿子文燕。文燕忧愁地说："我父亲正月下旬就嘱咐后事，说是二月初七往生净土。现在你梦到这样，那一定是啦！"到初六这一天，卧室里遍满莲花香，一整夜不散。次日清晨，香气更加浓郁。吕蔚若自己说："阿弥陀佛和诸位菩萨都来了！"就趺坐合掌，唱着佛名而往生。章铨为他作传。

清朝曾庚，江苏宝山人，印显观察史的儿子。中年时，因贤良而被荐举作官，他不求在仕途上发展。为人好善乐施，尤其喜欢放生，家里断绝宰杀。有僧人传授他念佛法门，从此就坚信，努力地修行。

嘉庆十三年九月，下痢疾，自己知道起不来了，念佛更加恳切。到十月初二，告诉家人说："我的归期就在今天，你们为我念佛，一切事情不许告诉我。"自己起来，写信辞别他的皈依师智照和尚。过了一刻，让家人焚香，于是合掌、正念分明而往生。

清朝陆西桥，苏州人。少年时很有才，但参加省试屡次没考中，就很感慨，发了出世心，和妻子周氏同修

净业。膝下只有一个女儿，没有出嫁。

一天，西桥生病，对周氏说："过七天我就走了，你不要让女儿知道，怕她哭泣，乱人正念。"周氏说："好。"到时，盥洗沐浴，换了衣服，朝西端坐，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念到"白鹤孔雀"这一句时，仰面，眼睛往上看，若有所见，寂然往生。这是嘉庆六、七年间的事。

清朝凌树，松江娄县的县学生，喜欢讲性理之学。言行很踏实，乡里人很恭敬他。晚年阅读《云栖法汇》（莲池大师的著作集），就生了信心，常常静坐念佛，早晚都有定课。当时松江人很多都不知念佛法门，凌树为之切实倡导，随之而起的人很多。嘉庆十二年秋天，生了病，对亲近的人说："我去时，一定要趁着中秋好月色。"到了中秋夜里，果然念佛往生，当时月光明亮，如同白昼。

清朝沈畅，元和武生。为人沉静，作私塾老师，以教导童蒙的学生来谋生。后来归心净土，凡是举办佛七一定参加。节日私塾放假以及年底，他就住在南禅寺念佛。一天，忽然对孩子说："我要回老家了！"他儿子很惊讶。过了一天，有点小病，招来几位僧人助念，合掌

就往生了。

有位顾居士，也住在南禅寺念佛，他比沈畅提前往生的。在他西归时，家人都闻到莲花香，想给他请僧人助念，居士说：“不用，我已经坐在莲花中，见佛放光照我，我时时都在光明里，不必要灯烛。”这样三天，吉祥而逝。香气三天才消失。这是嘉庆十五年的事。

清朝蒋龟蒙，会稽人。中年游历四方，喜欢作善事，尤其注意净土法门。嘉兴楞严寺念佛堂和放生会都是他倡导建立的。晚年回家，修了三间净室，作为栖息之地。中间供养阿弥陀佛圣像，每天念十万声佛为日课，几年不断。

嘉庆十六年某月，预知时至，临终前三天，到处辞别亲友。到了这一天，邀请十位僧人，在静室里念佛。自己在庭院里跏趺而坐，僧众绕佛而行、持念佛名。快到中午，僧人正在行香时，他合掌就往生了。

清朝曹圣友，嘉善人。曾经得了风病，手脚瘫痪。后来，他到杭州天竺寺进香，在佛前发愿：念佛求生西方，誓不退转！从此行住坐卧一句佛不间断，念到恳切时，一定痛哭流涕，这样修了10年。

嘉庆十六年七月十一日，叫孩子到北港荻秋庵，请了六位僧人来家念佛。十四日，僧人来了，圣友说:“我十六日要西归，请师父们三天相助，感恩不尽!”就从这天开始，每天念十枝香的佛，行走念和端坐念各一半，圣友每天随同念佛。到十六日夜晚，坐香，香才烧到两寸时，就往生了。

清朝冯庭桂，苏州元和人。受持五戒，曾经在普福禅院，拜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，每天一千拜，寒暑不断。后来住在南禅寺，也是如此。拜经闲暇，就念佛不断，这样有20多年。

嘉庆十八年春天，预知时至，到处辞别亲友，安然念佛而逝，异香三日不散。

清朝浦文荣，吴江人。中年在接待寺的僧人祥谦法师前受皈依，并且受持五戒。发心念佛求生西方，几十年中，每天念佛功课不中断。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在胥江禅院出家，也常常到父亲房舍，父子兄弟同心念佛。嘉庆十八年，文荣70岁，有一点小病，自己知道时间到了，叫两个孩子同称佛名，合掌而往生。屋里的异香一整日不散。

清朝郑兆荣，吴江盛泽人。从小吃素，喜欢做善事。中年在汉口经商，家里渐渐富起来，善心更加仁厚。

之前有同事的妻子某某，因病入了冥府，神指责她不孝顺，要夺她的命，某某急忙求免脱。神说：“你想消罪，需要向善人徐大均商量才可以。”她醒来，按照所说去做，才得到赦免。这位徐大均，平素修持净业，是郑兆荣很近的亲戚。

兆荣听到这事，就开始信向念佛，日渐加功用行。慷慨出资万金，开善堂救济贫困，回向净土。客人来了，没事儿不说一句话。

晚年，自己把久备的棺材卖给人。时常怀揣着念珠和钱到一些贫穷的乡里，布施给人，劝人念佛。也就是对这些穷人，先给钱财，解除他们生活上的困难，再给念珠，劝他们念佛。乡里人感恩，很多都受他感化。遇到隆冬天寒，见人寒冷，于心不忍，即使解衣给别人穿也在所不惜。

嘉庆十八年十二月，生了小病。到十五日，孩子想跟他辞别出门。兆荣说：“你去去就要赶紧回来，我过几天要走。”到时，朝西结跏趺坐，眷属围绕站立，兆荣说：“为我念佛，菩萨降临了！”大家都闻到异香，过

了一会儿就化去了。时年78岁。

清朝吴濂，元和县的县学生。父亲念佛，和师林寺的某僧要好。父亲病了，这位僧人时常来看望，为他开示念佛法门。吴濂在旁边听到，恍然有所觉醒，从此就栖心于净业。吴濂为人简默（不声张，沉默，没有很多事的人），因此，虽然他念佛不断，别人都不晓得。

30多岁时，家里穷，以教学生读书为业。考试位居前列，也不现出欢喜的神色。曾经对相知说："我早有大的志愿。"(意思是：我的志愿不是求些世间功名，要求的是出世间法)。

一天，小腹忽然生了一个瘤子，医治无效，瘤溃烂，流血不止，因此写了两首绝句。一首说："赘瘤还系赘瘤身，自叹今生半废人，四大本来无我相，皮囊虽好不多春（这累赘的瘤子，还生在这累赘的身上，自叹今生已经成了半个废人。身体只是一个地水火风和合的假相，没有一个主宰的我。这个皮囊虽然你很爱惜它，认为它好，也不可能长久)。"另一首说："不用良方不用医，自家有病自家知，从今昼夜弥陀佛，证到金刚不坏时（我不用开良方吃药，也不用医生看，自己有病自己知道，这个病还不只是暂时肉体上生瘤，这生死病，无

始以来一直没有好过！从今天开始，昼夜一句阿弥陀佛，证到金刚不坏为止）！”

卧病两个月，病痛日渐严重，而他的念力却愈加坚定。临终前三天，预知时至，屏除家人不要接近。到时，请了几位名僧助念，结跏趺坐合掌而往生。这是嘉庆十九年二月二十三的事。

清朝沈廷瑜，嘉兴北版人。性格端正、谨慎，遇到事情一定亲自做，做事同时佛声滔滔不绝。有人笑话他，也在所不顾。这样过了几十年，自己说："念佛愈能熟，处事愈详明。"（即我这一句佛号，越能念得纯熟，一句接一句，没有烦恼妄念加杂，处理事情也就更加周到、明白。）73岁时，有点小病。忽然对家人说："佛来啦！给我拿蜡烛。"自己手里焚香，就往生了。当时是嘉庆十九年三月十九。

清朝施静岩，华亭人。性格端正、谨慎，做事周全、细密。为别人考虑一定尽心，所以家族亲友都仰赖他。

嘉庆二十三年春天，卧病，药物无效。到了夏天，病情加重，表兄郑慧庵来看望，悯怜他说："弟病更重了，为什么不念阿弥陀佛？经上说临终十念也能往生。"

静岩说:“我恨平时不知道念佛,现在不能念,怎么办? ”于是大哭。慧庵说:“没关系，弟弟听我念，心里观想就可以。”就大声唱佛名。静岩也高声随着他唱诵，才唱了几十声，忽然说:“阿弥陀佛和菩萨众，好多在眼前!”说完就往生了。

清朝张孝林，华亭人。奉佛很虔诚，喜欢布施，别人有急难求他，无不帮助。每天诵《金刚经》《弥陀经》等，并且持佛号一万声。

嘉庆二十三年，早起，对家人说:“我梦到莲花开了”。第二年正月某夜，烧香，朝着西方朗诵《阿弥陀经》《心经》各一遍，再顶礼三拜，结跏趺坐，合掌、默念佛号。到了半夜，含笑往生，异香满室。

之前孝林第四个儿子，叫骥钟，随父亲修净业。他也跟孝林一样，喜欢布施，别人有急难一定周济，但自己生活所需非常少，整年吃素，从无厌倦。他侍奉双亲很孝顺，母亲去世时，他因为悲哀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吐血好几升。他说:“父亲有三个哥哥在，我去了!”就在母亲的灵柩前结跏趺坐，默念佛号。过了三天，手里持着念珠而往生。

清朝方刚，华亭县的县学生。和莲生庵的庵主洵庵，结为方外之交，这样知道了念佛法门。从此长斋念佛，精进了几年。

嘉庆二十三年秋天，生病，自己知道起不来，就不进食，只喝水。让他弟弟请洵庵夜里来谈谈话，说："承蒙师父开示念佛法门，我遵照修行，现在我十五要走了，心里感恩，不敢忘怀，所以邀你来告别。到时，希望能帮助我一下。"于是口里说了一个对子："十念堪凭，休放过临终一念，众生可悯，先了却自己三生（凭着至心十念就能往生，但不要放过临终关键的一念。众生都是长劫轮回，可怜得很，但我要先了却自己的三生[指过、现、未三世轮回]。为了救度众生，首先生到净土了却自己的轮回，再回来度众生)。"往生那天，洵庵到了。方刚说："刚才已经见到大和尚接引，快烧香，我念佛一千声就走了！"大众念佛，果然念到一千声，合掌、闭眼而逝。

清朝潘万宗，吴江黎泾港人。中年丧子，发出世心，到南海佛顶山求藏悟和尚剃度。悟公说："你有母亲在，不可以。况且修行也不在出家。得一个良友，时常熏习就可以了。"万宗就打消了出家的念头。

晚年长斋奉佛。身体下半身一向有癣病，到这时，癣病忽然发展到头面上，很严重，他就想跳水自杀。方外之交定川法师制止他说：“疾病从业而起，业是由心而生的。如果你含着怨恨投水，这个迷根就种得更深了，来世更苦啊！能不害怕？如果你能够悔悟，责备自己：这是我过去造了恶，才有这样的病，既然这是自己造恶受的报，就要安心忍受，不能以自杀来了结。所以要随缘顺受，更加努力地修行！如果你能这样转过来，那你这个重病的灾祸就成为未来福德的所依。所以经上常叹修行要有正念，不要被邪念所转，而临终正念更加重要，只因心力难思的缘故啊！”万宗闻言，当下心里就开朗了，从此念佛更加精勤。一年之后，疾病好了。

嘉庆二十四年仲夏，当时见到静室的门上有光明的云彩盘旋，隐隐地露出葫芦放光的相状，心里暗地觉得惊讶。这一年十月初一，有点小病。又过三天，沐浴更衣，端坐床上，让妻子助念佛号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就去世了。

妻子给他焚衣服，火灭之后，在灰烬里现出西方三圣的像，眉目分明，而且三圣所披法衣的皱摺都有。又在招魂日烧化一件衬衫，灰上现出几十个大字，都是红色，可惜被无知人扫掉了。远近的人都叹为奇异。往生

时66岁。

清朝沈舒华，钱塘的孝廉。从小敬信三宝，努力行善，曾经刊印佛经和各种善书，赠施给有缘者。戒杀放生等事尤其真实努力地奉行。

中年受了五戒，持长斋奉佛，专心修净土，每天念阿弥陀佛五万声，几十年不间断。晚年被选为宁郡的教职，辞谢不去。画了一幅趺坐莲台图，表明自己的志愿。

一天晚上五更，忽然见到屋子里非常光明，认为是天亮了，急忙起来礼拜，不久又暗下来（这不是天亮，是他心光发现）。过了半个月，一天早课才作完，觉得身体疲倦，还是心里默持佛名不断。第二天晚上，合掌而往生。当时是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。

清朝沈虞尊，震泽（江苏吴江县）麻园滨人。从小到老每天念佛作功课，从无间断。临终前一天，遍召亲友告别。到时，沐浴、更衣，出来坐在堂中，合掌念佛而往生。走的时候，屋里的异香传到了邻里。当时67岁。

清朝马敬修，松江金山县人。中年喜欢修行，和当

地的几位志同道和者共修净业，发愿和修行都真实恳切。平常欢喜行善，从无厌倦，戒杀放生，尤其勇猛。遇到参一和尚和松涛和尚，互相提携，使得他求生净土的愿望更加迫切，就受了居士戒。

刻苦修行几年，后来生病，脸肿了，转动都很艰难，但是他修净土的志愿没有一点懈怠。当时赶上松涛和尚来看望，就留他念佛相助。三天后，自己见到床前有一个金色的小塔，从空中降下。而且有四色莲花，开得非常鲜艳。就合掌感谢大家说："导师来了！"连称佛名而闭目往生。

清朝许仁熟，丹徒南乡人，性情淳厚。父亲悟诚精修净业，仁熟也坚信三宝，常诵准提咒。20岁，在城中肄业，每次得到的钱就放生、救济穷苦。悟诚想给他取妻，他谢绝了。22岁参加考试，得了咯血症。后来几年，病情逐渐严重，在床上呻吟。悟诚就开导他说："病是宿业所招，西方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医王。你能往生佛的国土，连万劫的沉疴都能一朝脱去。"仁熟恍然觉悟，就请来竹林寺雪谷和尚，在庭院里设法座，为他受三皈五戒。发露忏悔，刻定志向，求生西方。

到四月初八，让请僧人助念，以七日为期。期满，

就剃发出家。眷属们非常悲哀。仁熟说："你们快走，不要乱我的正念。"从此持诵更加努力。

五月初一，又请僧人念佛七天，于是断食，只喝水，身体直直地仰卧，不能转身。到初六晚上，对悟诚说："今天晚上念佛圆满就可以了。"这样，晚上就上灯，起香，念佛，念到半夜，忽然窗外红光照天，连放两次红光。这时，仁熟靠自力转身，右胁而卧，双手合掌，微笑往生了。当时25岁。

清朝斐永度，江苏泰州人。世代居住在曲塘镇，以种田为业。性格恬静淡泊，没有什么嗜好，但是见善必为——遇到好事一定做。

幼年时就虔信佛法，持长斋，每天念佛功课从无间断。以后皈依高旻寺古光和尚，受了满分居士戒。行持严谨、清净，没有缺漏。他妻子也信向念佛法门，受居士戒。夫妻虽然同住一室，几十年来行为清净，别人没有可议论之处。早年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也持斋信佛。不久，恳求出家。夫妇俩允许了，让她剃发出家，受比丘尼大戒。斐永度施舍家宅作庵庙，让妻女同修净业。自己另外建了一间静室，在里面独居、念佛几十年。

后来，接近70岁时，一天告诉亲戚同族说："我五

天后和大家告别了，希望把我的遗体火化。这身体是幻象，不能错误地爱惜它。”到这一天，端坐持佛名而往生。家人听从他的遗嘱，火化，得到一百多颗舍利，像豆子一样，五色晶莹。于是贮存在琉璃瓶里，供奉在庵中。这是道光初年的事。

清朝钟九思，杭州人，家住在西溪。为人忠厚，虔信三宝。邻近几十所僧舍茅棚，九思都一一护持、供养，不怠慢。有时因为事故亏了很多钱，也无怨色。与人做生意，没有丝毫欺诈。妻子沈氏与他一同修净业，九思作各种功德，她总是乐于助成。一子一女都朴素、勤劳、恭敬。

道光六年夏初，九思有点小病。到二十四日早晨告诉妻子：“我平日作人忠实不欺，生净土的愿很恳切，现在蒙佛菩萨接引，今天中午要西归了。你们对好事要量力常做，谨慎地守住我的志愿。”等到中午，说：“为我点香烛。”又对沈氏说：“你来日时间不多了，念佛紧要。”说完就往生了，时年52岁。

第二年七月，沈氏也显现生病。邀来她丈夫的哥哥，把家事交付完毕，静坐念佛。到二十一日，对子女说：“做好人！”就这样安静地走了，当时54岁。

清朝周光，江宁的秀才。天性纯朴忠厚，对于名利很淡泊。虽然家中世代显贵，但没有富贵子弟的习气。中年持长斋信佛，日诵《金刚经》、佛号几万声求生净土。每次朋友来见面，除了问候几句之外，就提倡净土法门，谆谆劝勉。曾经集资重刊《弥陀疏钞》，亲手校对，流通于江淮一带。

到老年，精神矍铄，念佛更加勇猛。嘉庆二十二年秋天，生了疝疾，很危险，但一直执持名号不断，疾病很快好了。有人以这件事情称赞他，他就说："我在那时，最初也是痛苦难忍。继而想：身体既然是假，苦也不是真的！况且身和心精粗判然（身心这两种法一精、一粗，区别很明显。身体有形质，比如它有形象、重量、长度，是很粗显的一种相；但是心没有重量、也没有形质，所以心很精细。身心二者相差很大）。身体它自己去痛苦，我也奈何不了它；我的心自己念佛，它也奈何不了我。最开始身心两者彼此对立，渐渐的只知道有心，不知道有身了！痛苦就没有了。"（这是谈当他生病危急时，念佛的体会，因为心没有著在身体上，所以病好了。刚才说了身心粗细有很明显的差别，所以这两个东西只要你不粘合在一块儿，身体痛你不管它，继续念你的佛。

最初时，两者是角立：有个身体，它生病、疼痛，但我这个心依然可以一句一句地念下去，因为它很精细，什么缝隙里面它都可以念，只要你的念力提得起来。最开始时，好像身体在痛，心在坚持念，像两个东西。后来他的念力一直专注在佛号上，就把身体忘了。这样心一空掉，身体的痛苦就没有了。）

不久，他往生了。曾经作净土诗一百多首，流行于世。

清朝路坤，江宁人。性情慈善，信仰三宝。他弟弟在某地作官。路坤曾经到他的官署里，见到厨房里每天都宰割生命，当时心里非常悲痛哀伤。常常以因果的道理劝告他弟弟，但弟弟还是不能断除杀生。路坤因此发愿吃素。就在官署里刺舌血，写《阿弥陀经》求生净土。

不久回来，读书教子，以道自乐。不久，他的儿子入了县学，就叫他儿子教书养活自己。从此他就不再过问家事，一心念佛，即使寒暑生病也从不间断。他和周光交情好，常常以净业互相勉励。

路坤身体向来很肥胖，因为修持特别刻苦，所以身体渐渐消瘦下来。到了晚年，形销骨立——非常消瘦，只剩了一把骨头，但是他的课诵更加绵密，无论任何时、

任何事，无不回向西方。

平素喜欢诵《金刚经》，每次都是在佛前跪着读诵，即使疲惫地身体俯下去，但是经没念完，终究不起身。偶尔一次生病，特别危急，家人为他准备身后事。他在恍惚之间，见到八位梵僧，都是一丈多高，进到房间里，为他铺设坛场，代作佛事。他正随着梵僧诵《阿弥陀经》，突然醒来，诵经声还在口里喃喃念，病好像已经没有了。过了一年，无病而逝。

清朝吴允升，徽州歙县人。年少时在苏杭一带做生意，偶尔在虎丘遇到一位僧人，看了他很久，对他说："你很有善根，可惜29岁有水难，怎么办呢？"允升很恐惧，就请求解除厄难的办法。僧人过了很久说："从今以后，你戒杀放生，每天虔诚念佛，持大悲咒，或许可以免难。"允升信受奉行，并且常常以这些劝导别人。

到29岁，他返回家乡，要路经杭州，在江边登船，同船有十七个人。船开了几十里，刚好发了潮水，巨浪汹涌，形势濒临危难，允升忽然想起以前僧人说的话，急忙合掌念佛。

不久，船翻了，允升落水了。昏迷当中，听到人说："吴允升，劝人念佛有功，可以免此难。"他睁开眼睛，

往周围看看，自己的身体已经登上了岸，是被渔夫打捞救起的。鞋帽都被水冲走了，只有平时念佛用的十八颗数珠的一串念珠，还牢牢的抓在手里。同船十六个人，都已经漂没、没有踪影了。

从此更相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就不再回家乡。在吴山开了一家看相馆，认为借着看相可以给人谈因果。自己更加精进，曾经燃臂香，在臂上燃了“求生西方”四个字，表明一生的行愿。

杭州人承云栖莲池大师的遗风，多数知道信向念佛法门，但是从事念佛的，只是老人。每个月一天，在寺里念佛，称为老儿会，都是老年人聚会，年轻人没有参加的。而且法会中不敢集聚很多人，恐怕涉及邪教的嫌疑。吴允升慨然说：“念佛这一法，不分老少。佛教是正教，朝廷崇尚，不必为虑。”一一地为大家开导。

这时候，延公俭田，刚好来杭州住持盐政。允升过去跟他认识，就在他这里募得了二百金作为提倡，在紫阳山宝成寺，创建念佛法会。每到法会期间，为大众开演净土法门的利益，详细演说因果。没有发心的，劝他发心；已发心的，勉励他精进。

又在城中仙林寺等处，也都举办法会劝化人们。当时信从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每次法会不下千余人。在他

的教导下，大多都恭敬谨慎，非常守规矩，不会有喧嚣的习气。

庙里西方殿及丈六佛像，也都是这个时候建立的。一天清晨，大家同见大势至菩萨的鼻中，放出白光，像绳子一样，在大殿、庭院里面，蜿蜒而行。过了数刻，才消失。从此，杭州城念佛的风气大盛。城乡之间，互相感化。男女老幼，手里掐珠，口里喃喃，习以为常，不再认为是特异的事。允升的名字，妇孺皆知。每当法会期间，人们无不等候他来。

西湖有灵峰寺，是伏虎禅师的遗迹，荒废已久。允升在道光初年，发愿重建，经营好几年，才完成。

66岁命终，临终时，正念分明，自己说："我见到无数菩萨在前面经行。"结跏趺坐安然化去。这是道光九年五月初一的事。

清朝范元礼，钱塘人。小时候学儒书，行持非常真实。侍奉双亲很孝顺。父亲有病，就割手臂的肉，和药给父亲吃，病很快就好了。母亲余氏生病，也是割手臂的肉给母亲吃，病也好了。

等到父母都去世了，妻子也随之辞世，当时他正当壮年，感慨地谢绝世间尘缘，跟道家的人一起修行。经

过10多年，还是有蛮明显的功效。后来读到莲池大师的书，有所醒悟，就在云栖寺受了五戒，一心一意坚持戒律。乃至兽毛蚕丝，都不穿在身上，过去所学所习的东西，尽情抛弃，专修净土。对于观想念佛这一法，尤其精密。

先前，他母亲临终时，神志迷乱，范元礼劝母亲专心观想观世音，他母亲听了。有一天忽然对他说："我见菩萨来接引，我要到很好的地方去。"说完，安然去世。所以元礼深深地相信观想的效果。

他生性仁慈善良，喜欢布施。作放生救济贫苦等事，很谨慎周详，而且不惜劳苦。遇到贫难的僧众，供养从不间缺，所以当时出家在家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。

道光八年夏天，在城南大洞阁闭关，修百日念佛。有一天，正静息时，中年时这个道家的功夫，忽然现起，觉得天地之气，在虚空中，缕缕然，汩汩然，从口鼻贯入，一直到丹田，和自己的元气和合。当时轻安的境界，无法形容。一会儿，有个婴儿，数寸长，从顶门出去，游漾在前面。经过大约一个时辰，这婴儿仍然由顶门进入。从此，每当到安静、静极忘念之际，即心里没有念头，非常安静的时候，就有婴儿从顶门出入如前。

最初他心里很高兴，不久自己转念说："这莫非就

像《楞严经》所说五十阴魔，如果以此为奇特，那就要误入歧途了。而且念佛的人，志愿是在西方，西方的圣境不现，执着这些干什么呢？”所以他时时觉照，正念现前，这以后婴儿就不再出来了。所以这只是个妄想境界。所谓的修元神，实际也只是第七识的幻影，是不究竟的。从此他对唯心的宗旨深有契悟，这些境界都是心幻变的，因此不能执为实有、著在上面。修行净土的信行愿力更加真纯。

他常常对人说，这是生平第一险关，稍微不觉察，就会落入旁门左道，所以修行不可不慎重。

十一年夏天，他在清泰门外寂照寺修养。当地有位盲人沈婆婆，志在念佛，但是被媳妇所阻挠。元礼听到后，说：“这个可以转，她所害怕的就是贫穷，如果我能帮助她一些钱粮，应该她没有什么话再阻挠的。”于是进城，为她们募得一个月的米粮几斗，老母拿了做生活之外，有多余的就给她媳妇。她媳妇很高兴，不再阻挠了。元礼又为老母讲念佛的利益，而且教她忏悔发愿。

过了几个月，她家邻居过来告诉说，从前念佛的老母，往生去了。问她什么缘由，说自从得到了供养后，她是怎么样精勤念佛，怎么样忏悔发愿。到了某月，自己知道去的日期，告诉了媳妇。到期沐浴，换好衣服，

合掌坐着走了。曾经留下遗言，要感谢范公。只是还没有棺木入殓，她媳妇要卖女儿来营办，怎么办呢？元礼就跟诸位善友商量，大家凑得入殓的资金若干，交给这个邻居拿回去。

十天后，元礼到她家来访问，到了就看到有一位手里拿着数珠，口里喃喃念佛的人，就是她的儿媳妇。一见元礼，就欢喜的迎进来感谢。才坐下，她的邻居们就成群的来了，争着想认识一下范公，不久就交口讲述老母近来的事，完全跟前面邻居说的一样，又指着小女说，这就是蒙范公恩德，免于卖身的女儿。问老母的棺木在哪里，说自从入殓之后，邻居们一起商量说，城中的人都愿意从远处来行善，我们邻居怎么可以坐视不管呢？大家就集资买了一块地，而且连同她儿子久停的棺木，在同一天安葬在此地。

元礼很欢喜地回来。这年冬天，他所经营的善事，很快了结。第二年正月，凡是道友所在之处，他次第去拜访，殷切的叙谈，好像是要做远别的样子。他的儿子要去松江，他就对儿子说：“你出外，要好好做事，我年纪大了，如果有变故，千万不要慌张，突然之间就抛掉正事，辜负别人的委任。”他儿子点点头，认为是老年人过虑的话。

到了二十四日，早起，对家人说，今天觉得气很急，但还是跟往常一样吃粥，吃完又到邻居家里，寒暄了片刻，回家就在堂中端坐念佛。他的侄子辈有人来问候，摇手制止。到了中午，气息渐微弱，就这样走了。第二天酉时（下午5～7点），入殓，顶端还温热，这一年63岁。当时是道光十二年。

清朝孙复元，仁和的书生。性情慈善，幼年时就爱读感应篇，阴骘文，不但是看，看完了还立了志愿，一定按照这样来实行。

他的住处跟屠宰场相对，有一天早起，见到杀猪，非常悲惨，就发愿戒杀。而且买猪放到云栖寺。虽然当时还不能断肉食，也常常吃素，对蚊虫、跳蚤、虱子，从来不伤害。

中年后，每天做功课：念佛、念《金刚经》、修《大悲忏》，而且记功过格。所以他是实行功过格的人，每天有什么善事记上去，犯了什么过失也记上去。才修了两年，晚上走路时没有蜡烛，眼前就有光明，这是他修行的效果。所以他更加奋发、勤勉自己，修各种功德，尤其以救济贫苦、放生为急务。事情不管大小，都尽心尽力地做。

后来因协助办理有关盐产的事务，尘事干扰纷乱错杂，晚上走路光明渐渐隐去。就忽然一惊，说："我耽误自己大了！"他就不做这事，辞别归来。还像以前一样，非常勤勉，光明又显了。所以他更加相信感应不虚，念佛观想，一心一意趣向西方，几十年不间断。

70岁后，更加精进，屡次得到感应。有时梦到像碗一样大的星星，光照着自己的身体。有时梦到自己在白莲花上长跪，对着佛持诵。一天晚上，才就枕睡觉，就听到有人说："德由己积，福自天来。"睁开眼没看到什么，但是语音历历在耳（就是梦里有人说，德是由自己积的，不可能别人帮你积。福自天来，你积了德，福自然就来了。天来，这个天，就是自然规律的意思。自己积了德，福自然而然就会来的）。

道光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正礼拜时，恍惚见一个披着袈裟的人，站在蒲团前面，顶礼的时候，头著在他的衣服上。等到一抬头，又看见这一位坐在高座上。过了三天，感觉身心疲惫，就躺着持佛名，释迦牟尼的妙相，又现在窗户间。

到了三月初二早起，心里非常欢喜。随意的行走、坐下，没有一点病态。到了晚上，对家人说："明天给我买两担螺蛳，再买几百斤鳝鱼，放到河池里。"而且

说：“我死的时候，你们务必念佛放生，努力地行善，不要忘记我的话。”当时他正坐在床上，就在灯下握笔，亲自写放生文疏，一字一画，都很端正，没有差错。写完安然躺下，轻声地念着佛号而逝，时年75岁。

清朝张清新，金山县副榜录取的秀才。少年时父亲去世，侍奉母亲很孝顺。长大后，遍游各地名胜，喜欢与僧人交友，对于名利很淡泊。

30多岁，皈依轶群灵公，法名“真倓”。不久拜豁然开公为师，戒除荤酒，长斋念佛，戒杀放生。全家眷属，都欢喜依从。每天早晚佛声浩浩，30年如一日。

他所住的洙泾镇，都为他的德行感染，人都很善良。闲暇时，手里拿念珠，称佛名的，比比皆是。清新曾经在崇福寺，结念佛七两个七。解七之后，就去朝山，遍参各地善知识。心性更加通彻，励志求生西方。在空闲时，写有《薝蔔居诗集》好几卷，和佛经的宗旨相合。

道光十一年冬天，显现有些小病，让孩子到崇福寺建水陆道场。第二年五月，病情加剧，说：“三天内，我要西归，眷属等不要悲哭。”就叫人请洪基和尚来，让家人同声念佛。到初四沐浴，结跏趺坐往生。顶部温暖一昼夜，世寿62岁。

清朝丁繁桂，金山县学生。自小读书攻考科举，不谈佛法，也不做诽谤。只是父母想给他娶妻，坚决不答应。说:“我要做我自己的事。”亲近的人暗地里去观察，才知道他密行净业已经很长时间，以前只是不显露而已。

道光十二年夏天，突然发血病。拖到八月十六日夜晚，忽然微笑，对父母说:“我的业报已尽，现在要去西方了。”朗声诵佛号一千声而往生，当时22岁。

清朝李勤，仁和人。生性淳朴厚道，不与人冲突。聪明好学，经史子集之类的书，无不阅读。只是他淡泊名利，不想在世间的名利场上进取，常想怎么样超出世间的牢笼，所以他很小就有修道的倾向。曾经跟随玄学家交往，他的心很清净，如明月般皎洁而不受染污。

中年以后，信向佛法，受了在家五戒，法名“妙净”。从此进修绵密，对于宗门明心见性之事，颇有省悟启发，而特别以净土为一生归宿。曾经说:“一知半解，终归无济于事。我宁可守稳当法，不敢大言自欺。”

他家向来不富裕，但他不惜布施，而且做了功德不去夸耀。对于三宝中的事，尤其尽心尊崇，曾经镌刻栴

檀佛像及金刚经塔，刻了石碑两座，立在海潮寺中。当时资金不够用，就抵押典当凑足数目。接着又镌刻极乐世界全图一碑，以表明志愿。

有一天，因为斋僧住在庙里，盗贼趁机越墙，进入他房屋。等到天亮才发觉，门窗整个打开，竟然没有丢失东西。自己相信，这一定是鬼神保护。

国清寺的鉴堂和尚，是当时丛林的高僧，很早在杭州圆寂。有一卷遗稿，李勤收拾刊印替他流传，但他从来没有结识过鉴公。

道光十二年夏天，他侄女杏姑，病危将死。他早晚在旁边照顾，为她提正念，最终念佛往生了。不久李勤也生病，医生说："这是你一向劳累，伤了气所致，应当好好静养。不然，恐怕病情会越来越深。"医生走了，李勤说："这正是让我取小失大，这怎么可以？"由此更加精勤地念佛，而且亲手了结了一切功德事。

到了十月份，病情加剧。十一日中夜，结跏趺坐念佛，寂静往生。之前三天，他向家人要一顶僧帽，家里人赶紧给他做了帽子。他呢，赶紧就戴在头上，欢喜地说："缦衣我本来有，缺少的就是这顶僧帽。现在能戴着，去见阿弥陀佛，我的愿已足。我希望就以这个服饰来入殓。以满我的志愿。"第二天入棺时，亲近的人掀

开帽子看，结果暖气氤氲，就像揭开了锅上的盖子一样，时年47岁。

清朝张惇五，长洲学堂的书生。晚年坚信净业，跟随善庆庵的德公学法。时间一长，他的净业更加精纯，持长斋。后来因为年老，饭食减少，长女劝她开斋。小女说："这种世间小孝，没有利益。以持斋功德作为往生券，这样可以。"不久，小女生病，期间一点不念佛。惇五很惊讶，说："病重的时候，心力弱，很可怕，我能不反省吗？"这样他每天加紧念佛十万声。

有一天，忽然对德公说："关键时刻我会招你来，希望救援我。"过了几天，夜里敲德公的门，想请几位修净业的同修。德公认为，惇五没病，一定是她女儿去世了。就先派几位僧人去，他随后前往，等到时，惇五已经结跏趺坐走了。过了十天，她女儿也念佛走了。这才知道，她病重不念，是做方便，来激励她父亲努力。当时是道光十四年。

清朝曹谐和，江南上元人，在苏州做染衣工作，也就在苏州成家了。道光七年秋天，请夏文荣给她妻子看病。文荣就教他净土法门，他依从了。不久又怀疑，对

文荣说:“人家说你以念佛骗人，什么缘故？”文荣说:“诱导人起烦恼，造业，受苦果，轮转三途，这是流落他乡，可以说是诳骗人。我劝人修戒定慧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究竟菩提，这是劝人回家，哪里是诳骗？”谐和听了这句话，有所醒悟，问:“那如何可以回家呢？”说:“持戒为基，作福为助，执持名号，到一心不乱，就是归家的消息。”（对他开示三条：第一、以持戒为基础，第二、以作福为助缘，第三、以执持名号为正行。达到了一心不乱，自然就有了归家的消息。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往生的验相，有了保证，就像春天来了，开花了，知道马上结果。）这样他就欢欣踊跃而去。后来皈依杯渡海公。

次年春天，在灵鹫义公前受五戒。一晚，忽然梦见前面有座黑山，想登上，被溪水阻隔，有红日西沉之相，就醒来了。自己知道尘缘快尽了，就更加用功。家里有三千金的资产，不几年全部布施一空。（他念死，知道这些东西留在世间没用。所以人一念死，方向就转了。你不念死，是现世的方向。你一念死，是来世的方向。）

十四年四月，他因为家产舍光了，就停业回老家了。之前谐和劝母亲修净业，母亲认为他没儿子，叫他纳一房妾。他对母亲说:“愿与母亲同生净土，已经满足了。

五浊世间多是造业之事，传宗接代可以不做打算。”不久，就侍奉母亲回故乡。不久，母亲念佛往生。这年六月，谐和生病，过了六天，也是念佛安坐而往生。他女儿见了，生很深的信心，念佛四十九天，也吉祥往生了。

清朝潘遵懋，吴县人。年轻时经商，到他稍长大后，即归心于佛法，修净土法门。努力修行，每天有定课。他心很慈悲，喜欢施舍，而且对于孤独穷苦的人特别地怜悯，爱护生命。又在三宝门前修功德，比如斋僧、修寺院，也都无不随喜。但是平时自己的生活非常淡泊。这就是待人为厚，待己为轻。

30岁得了咯血病，就发心刺舌血，写《法华经》。写经完毕，病就好了。从此，他就把这红尘里的牵肠挂肚的事情全部都屏绝了，一心修定、念诵。一间房里就只是炉香瓶水，非常清净、简单。每天跟家人一起谈无生法。

每当风和日暖、天气晴朗时，出游于各山名刹、清净佛寺，和一二禅德结林下契（就是结林下谈论出世法的友谊），尤其是与善庆德公结为莫逆之交。曾经随德公到宁波阿育王塔前设涅槃日的大供养，见到舍利的瑞相，之后烧臂香诚敬地求生安养。

道光十五年春天，旧病发作，自己知道起不来了，对德公说："我病危了，心里是作西归的打算，愿诸位净友每天来我家，给我助念。我以持名恳切的缘故，能够两三个时辰不起杂念，只是没见到佛来，怎么办呢？"恨自己障深缘浅，就痛哭责备自己，泪水涔涔而下。于是德公多方面的开导。

过了一天，对德公说："西方有大白光来，照我身心，乐不可言！"持念更加恳切。一晚，梦游莲池，境界庄严胜妙，如经中所说。第二天忽然起身说："见了无数佛，遍满虚空。我以念力勇猛，得到中品往生。有句话要带给同学：一定努力进修，早来净土！不要自己阻碍进修之路。"合掌念佛，就走了。

家人找到他的日课本，他平时很认真，持经念佛，每天作的功课按日登记，20年如一日。

清朝宋莱，苏州人。60多岁才闻到净土法门，每天持佛名几万。他说："我凭仗六字了当一生。"后来他在钱万里桥江家做私塾老师，主人嫌他吃斋念佛，禁止他做，他就告辞而去。后来又换到在别处做老师，师生彼此相得。就对他的学生说："这学堂很好，假使我在这里终老，可以吗？"有一天，学生进入私塾，见到宋莱

正合掌念佛。过了一会儿，学生又进去看的时候，还是依然如故。等到接近时，才知已经往生了。砚台下面找到一张纸，这是他三天之前已经写好的往生日期。屋里有异香，一整夜不散。当时是道光十五年。

清朝周庆孙，苏州的太学生。侍奉母亲很孝顺。他娶了曲阜的孔氏为妻。不久，孔氏招他作过门的女婿，想要他援例得官（因为是孔子的后代，按照惯例能得官职），他就带领妻子前往。过河时船翻了，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了，只有他幸免于难。从此，他无意于进取功名，在家里奉养母亲，虔修净业，自号“夷白居士”。

他为人很谨慎，害怕戒破了，不敢受戒；害怕会开斋，不敢持斋；害怕经论很深，不敢阅读。当时铁君定公跟他交情好，对他说：“佛门的修行不能得少为足，你这样气馁，几生能了生死啊？”庆孙就不说话。有一天，忽然到了定公这里，投身在地顶礼说：“今天我才知道你的好心。近来我阅藏经，得无量利益。我决心持长斋了。我持名也很得利，没有你，不会到此地步。”

后来精进几年。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五，早上喝了一碗粥，筷子忽然掉地，无病就走了。僧人觉阿在朱泾的祭祀庵，这月下旬，忽然梦到张惇五和周庆孙，庆孙不

说话，惇五对觉阿说："我竭力只能到西方，不如他品位高。"醒来，觉得奇异。九月份，他弟弟到祭祀庵来，觉阿讲这个梦，才知道庆孙已经走了。

清朝陈居士，常熟人。他是陈世英秀才的继父。平时早起默然烧香，然后诵经、念佛，家人不知道，他是秘密修行。无论风雨寒暑从不间断，这样经历多年。

道光十五年七月，自己说九月二十三要西归了。家里人认为他没病，不相信。等到要走的前三天，有点小病，起居一切照常。到期，坐脱而去，家人围绕着呼号，他才睁开眼，略微说几句。不久说："我走了。"这样闭上眼睛，往生了，从毛孔发出异香，入殓后，其室中三日内仍有异香不散。

清朝余邦贤，绍兴人。少年经商，60多岁停业，和妻子同修净土。念佛以外，曾经各自礼《华严经》八部。道光十八年，邦贤86岁，妻子首先生病，邦贤也生病。有一天，妻子对儿媳妇说："你替我去辞别你公公，我要走了。"媳妇很吃惊，就告诉邦贤。邦贤说："你叫你婆婆缓三天，我可以跟她一起走。"他妻子听到，说："好！"果然到了第三天，老夫妇俩同时化去。当时是

六月二十三日。

清朝吴宗魏，元和人。父亲吴濂修净业往生的事迹记载于本传。母亲周氏一向有肝病，宗魏侍奉母亲极孝顺，病情危急时，割手臂的肉，做好给母亲吃，疾病很快好了。后来母亲去世，宗魏在七七日里刺血写《地藏本愿经》。由此归心佛法，宗教都通，所以诸方长老都非常称赞他。

以后专修净业，自号"一如居士"，持长斋，受五戒。在寄叶庵结莲社。对于放生、施衣、施棺木等善事都尽力随喜行持。

有一天生病，自己知道起不来，遗留书信给同修道友，内容都是勉励勤修净土。自己说："平日的功夫在病中只存一半，修行有退无进，甚难甚难！诸位君子切切不要认为：我平时先做一点世间事，等到病时用功。会后悔不及！耽误自己不小！"这是当时告诫道友的话，很沉痛的。

在他临终前一天，道友钱文灿看望他，问他："念佛吗？"当时他言语已经艰涩（舌根不顶用了，说话不清楚），就要笔写到："死苦如是，往生愿力愈坚。"（说明他的心是正念分明的：死是这样的苦，我往生的愿力

更加坚定。）第二天就走了。遗嘱不焚衣，不宴客杀生，不绘遗容。当时是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。

清朝张齿延，常熟的国学生。一向很会喝酒，而且自命不凡。听到别人谈起佛典就声色俱厉地呵责。有一天，偶尔看到了因果轮回的教言，忽然明了生死大事，从此戒杀断酒。每天持《金刚经》、大悲咒、佛号，回向往生西方，忏悔宿业。

后来又断荤，当时正得了风病，身体的右边偏枯，有人劝他吃点肉调养一下，只是笑着辞谢而已。道光十九年春天，手写《普门品》几册，刊印布施。对人说："苦海慈航，莫当面错过!"意思是，观音菩萨寻声救苦，《普门品》的宝典持诵了，就能得菩萨救度，所以这是苦海慈航，不要当面错过。

这年秋天，做梦口吞莲花，从此更加精进。告诉弟弟尔旦说:"我诵《普门品》要满一万两千才满我的愿。"尔旦问他原因，他长长地叹息说:"世间四苦，生老病死，我已经经历了三种。所没有预先准备好的就是死，但这个死也很快就要来临了，我能不早准备资粮嘛!"

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一日晚上，尔旦夜不成眠，听到齿延在诵《普门品》，声音琅琅然，他去问时，齿延还

在熟睡，没出声音。这才知道他是梦中在诵经（可见他的心很切）。

第二天早起，齿延照常念诵完毕。因事到亲戚家里，忽然痰堵在喉咙口，马上送他回来，已经卧床不醒人事。十三日夜里，他的道友谢凤梧来看望，让人在他床前烧香、点蜡烛，又把他平时的念珠给他。他的手忽然举起来，掐着念珠在胸前，目光向上看，全身都动，气就断绝了（他念力很坚，前面都不醒人事，念珠放在他的手上，他马上就反应）。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善终，一定生西方。

只有他妻子不信，向着棺材祝祷说："果然如此，应当在梦里告诉我。"过了五天，夜间梦到有人传话说："莫哭莫哭，你家的人已经去往越过十万亿佛土的地方。"醒来觉得奇怪。平时她没有念过《阿弥陀经》，不知道十万亿佛土什么意思。第二天，问大众，才知道他丈夫已经往生了。这是明显的证明，过十万亿佛土就是极乐世界。

尔旦，字眉叔，也修净业，刊印《往生近验录》行于世。

清朝金庭栋，苏州人，平日虔修净业。道光二十五

年冬天，得病，自己知道将要命终，请皈依师亮宽和尚和几位善友来。告诉说：“在我生死之际，愿诸位帮助我成就往生殊胜的顺缘。”大家就举声唱佛号。很久，说：“现在我眼前所看到的大地，都是七宝合成，然而脚踩着很柔软。耳里所闻的声音，则微妙难以形容。而且在很远的西边，见到八个金色的字，非常分明。”一个道友纠正说：“你错了，现在所诵的是六个字（意思是：南无阿弥陀佛）。”庭栋用手指着说：“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不是八个字吗？”又过了很久，合掌告诉亮宽师说：“弟子走了！”就这样往生了。

清朝徐僖，吴县的学生。年轻时游历云南、贵州一带，包揽江山的胜景，胸襟广阔。遇到官府表彰节义、孝行等事，常常被公开表扬赞叹。

中年在外，做文书参谋的工作。40多岁时，遇到朱麟书，拿《龙舒净土文》赠送给他，他就信奉佛法，改名为“梦莲”。持十斋，而且立定净土功课，决志求生西方。到尊胜庵，皈依亮宽和尚，法名“如超”。60多岁时，净业更加专一，依从灵鹫义公，受菩萨戒。当时城中的卢师庵，正募款建大通阁，徐僖尽力资助。

道光二十年夏天，忽然清理家务。对家人说：“人

生七十，已经庆贺为古来稀有，我72了，今年秋天一定要归西了。”这年秋天，果然得病，每天邀僧人善友，到家里念佛。于床前燃香，供奉佛像。从七月二十一生病，到八月二十一，整个一个月，没吃一粒米，只是喝水饮浆而已。请医生进药，坚决不吃。到病危时，合掌朗声念佛，就走了。

妻子严氏平时也持咒，以念佛为功课。73岁时，下痢疾，卧病不起。向来耳朵聋。一天，忽然耳聪，能听声音了，身上的苦完全没有了。他儿子立方，以求生西方的净土法门劝勉她，她说:“我本来时时刻刻都念佛，从来没有忘记过啊!”到了夜晚二鼓（晚9～11点），对家人说:“我天亮就走了。”然后起来端坐，朗声念了一串佛，到气力没了，不能支撑，又躺下来睡。到天亮，说:“时间到了。”又起来坐，合掌，儿子立方劝她:“这时要直接求生西方。”她非常断定地说:“好!”这样就走了。

清朝钱万镒，常熟人。住在梅里镇，世代以卖酒为业。后来他戒杀，修净业，一改以前的行业。膝下只有一个儿子，病危，念佛走的。旁人嘲笑他，他还是依然如故奉持佛法。

一天晚上，店铺失火，他望着空中祈愿："我因为业力，应当被烧，愿这火不要烧到邻居。"扑灭之后，邻居果然没事。

最初，万镒劝母亲吴氏长斋念佛，母亲听从了。不久，自己断绝荤食，但还有习气除不掉，就是喜欢喝酒。他的至亲谢凤梧劝他要戒酒，他努力戒除。

道光二十二年春天，妻子去世，他处之淡然，心里没什么波动。有人劝他再娶一个，他拒绝说："有个孩子，老早就死了，续娶干什么呢？而且我志在超出世间，哪里会介意于传宗接代的事呢？"

这年夏天，得了咯血病，念佛更加努力，生死心更切。到七月初，病情严重，吃东西就吐，凤梧来看他，告诉他古德断食见佛的事。他很欢喜地说："有这种大便宜事？！我要勇为。"他就在第二天盥洗沐浴，到佛前拈香发誓持七天斋，出钱放生，求生净土。日夜念佛不断，渴了吃点瓜而已。人家问："你整夜不睡，不疲乏吗？"他说："正好不睡，能够多念佛。我没病的时候不得安闲，现在病了，正好有空闲，正好努力，哪里有什么疲乏呢？"

到了七天期满，神识昏乱。给他进薄粥吃，就腹部胀闷。过了一段，昏乱更严重，大恐惧，在枕头上合掌，

叫人帮他燃指。凤梧说："你此时发这个愿，就跟真正燃指一样，不如一心向往西方更好！"这样，他就闭眼念佛。最初还有勉强，到他用力猛厉的时候，神志安定下来了。这是佛力加持他的心，让他心不乱。又得到十几个人助他念佛，昼夜佛声相续。

初十的夜晚，自己说见到一个人来到床前，叫他瓜果都不要吃。问他是谁，说"我是上界的使者"，说完不见。第二天忽然见西方三圣，光明相好，站立在前面。他就想跃身登上金台，听到空中说："你身体还不干净。"就让人准备香汤沐浴。洗完，三圣相又现前，像前面一样。对家里人说："我已经神游净土，见无数莲花，我就坐在里面，快乐是不可形容啊！"又自己指着身体说："这不是我的身体。"

十二日清晨，告诉母亲说："佛身充满屋子。"朝西，结跏趺坐，合掌往生。当时38岁。

清朝华汉槎，苏州人。70多岁时，遇到善人蒋文勋为他开示念佛法门，而且招他供养。他信心很坚定，皈依在经茂公。

有一天拜佛时，忽然见莲花遍满虚空，从此念力更加精纯。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夜晚，作功课念佛到

半夜，声不绝口。别人问他是什么缘故，说：“我要去西方了。”第二天早晨，自己穿衣戴帽，想去蒋文勋家里辞别，因为天下雨而作罢。别人认为他没病，也不介意。顷刻，进屋来看，结跏趺坐合掌，已经走了。

清朝方步瀛，昆山人。善于书法绘画，多才多艺。后来学习扶鸾术，神明教他诵大悲咒，他听了。每天早晨起，固定的念几十遍大悲咒。后来遇到张尔旦劝他修净土，才一心希求往生西方。

一天，有小病，起居照常。傍晚，对仆人说：“我走的日期是明天，你千万不要告诉女主人。”仆人说：“我不告诉，怕事后她怨我。”他就说：“假使怨你，你就说生死的事不是别人能预知的。”仆人点点头。

第二天有朋友来，方步瀛请他坐，说：“为我诵《阿弥陀经》。”朋友说：“我没学过，怎么诵？”步瀛就拿来经交给他，说：“我教你。”。然后从容诵经到终卷。才举佛号，眼睛向上望，手撚着胡子，微笑一下，再近前一看，已经往生了。

清朝朱麟书，新阳县的县学生。接近50岁时，得了重病，心里非常恐惧，就栖心佛典，手不释卷。常常以

劝善的书籍送人，有利济众生的志愿。当时亮宽和尚刚辞退师林寺的院事，住在尊胜庵，有清净的戒行。朱麟书皈依老和尚，受了五戒，法名“如因”。在尊胜庵结社，每个月一次集合，修四明尊者作的忏法。当时同社的人互相策励，讲演净土法门。后来两眼朦胧，看不了书，但是做功课念诵更加精勤，行住坐卧间，默诵佛号不间断。

70岁时，生病几个月。临走前几天，在梦中见到白光，写了三首偈。等到病危，起坐念佛而往生。断气过了一个时辰，两手合掌还没有放开。当时是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。

清朝陈锽，嘉兴石门人。在苏州经商，持长斋奉佛，为人耿直。皈依杯渡海公，又依从灵鹫义公受五戒。曾经和朱麟书在定慧寺结念佛社，即使繁忙也没有间断念佛。

道光二十五年十月，下痢疾。到了初六，朋友谈云屏来看他。陈锽说：“你来正好，我明天一早要走了，你替我去小普陀，邀朱寅堂来告别一下。”当时朱寅堂以路远、时间晚了，没有来。他又对弟弟说：“你学医，你给我诊诊脉，以后凡是脉相像这样的，你就不可再给

他开方了。”不久，从容念佛，到了夜半，声音更大。别人问他见佛了没有，他说:“见了大和尚，只是离得远。”到天明，安然往生，当时55岁。

过了4年，苏州有位薛绍基，陈锽在世时，曾经在他家做管家，劝他念佛，后来也发深信心，行持念佛法门。60岁时，病重，神识昏乱，忽然口里作陈锽的口音说:“此刻紧要，何故不念佛？而且须要向西卧。”薛绍基就自己转身。家人近前探视，明显是陈锽的音声口吻。不久，绍基就念佛往生了。这是道光二十八年三月里的事。

清朝郭观光，苏州元和人。为人纯朴、恭敬。他是医生，看病不和人计较钱财，病人来叫他，就去。中年奉持净土法门，依杯渡海公受皈依戒，法名“广仁”。每天早起，把斗室打扫干净，然后默诵佛号，严寒酷暑都不间断。

祖上留有一所鱼池，在陆墓的北芜塘，租给人家捕鱼，以租金作为祭扫祖宗坟墓的费用。观光再三地向同族人商量协议，自己出钱代付这些租金，然后请人刻石碑说明，将池塘捐出作为放生池，因此救活了无数生命。

曾经对家人说:“己酉八月有凶（要去世的意思）。”

道光二十九年，岁次己酉，春天病重，家里人恐慌。观光摇着手说:“不要担忧，桂花香还没闻，我命还没绝。”到了八月，又生病，请僧人唱佛。初五，家人问走的日期，他竖两个指头。到初七的晚上，合掌就走了。顶上暖气勃发，很久才散去。时年56岁。

往生杂流

清朝吴生，杭州人。祖父和父亲都是县学生。清朝顺治初年，大兵围城，和父母失散，他被军队抓住，送到张将官的部队里服役，当时才13岁。

自己感叹:我本来是儒家子弟，现在这么下贱，一定是宿业所感。就在佛前立誓愿，持斋念佛。每天诵《金刚经》回向往生西方。

16岁时，本官（当时清朝掌管兵权的官吏）发粮供给服役的壮丁，他就把所发的钱粮拿来买香供佛，跪着念阿弥陀佛圣号。

到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，忽然告诉本官:“我要去西方了。”本官不相信，呵责他妖言惑众。第二天，他又到提督面前请假，提督生气，命本官捆绑殴打他十五棒，也毫无怨言。又向各营的人告别，自己定好十一月

初一归西。

这一天五更（早上3～5点），他沐浴、烧香，礼佛完毕，仍然到本官的船上磕头告辞。本官大怒，派兵士逮捕他。见到他向着西方礼三拜，再端坐说偈："身在营中心出家，身披铠甲是袈裟，刀刀亲见弥陀佛，箭箭射著白莲花。"说完偈，自己口中吐火，把身体焚化了。这时全营的长官都遥望礼拜。从此，本官全家也都斋戒。

清朝沈承先，昆山人。住在宣化坊，以作木工为业。70多岁时，持斋念佛，专修净土。手里斧头不停，佛号也不绝于口。

康熙十年三月预知时至。三天前，告别一切亲友说："我要去西方，以后不再见面了。"对家里人说："明天十五，我要走。"第二天早晨，沐浴，换好衣服，朝西方结跏趺坐，取一张干净的小桌放在前面，烧香念佛，就走了。

清朝周绚堂，潜阳人。最初在公门办事，后来看破世间，立即就除掉世间轻薄的这些恶行，自己在一间屋里静坐，诵大悲咒。平时持斋、放生，做各种方便利人的事。见到贫穷无归的人，就随力救护。

后来遇到山庄道人，劝他修净土，从此就立定志向念佛，昼夜六时不懈怠。而且将净土法门辗转地教导朋友，其中很多人都因此而信向念佛法门。曾经刻印《极乐津梁》广为赠送。

乾隆五十一年春天闹饥荒，他到县里募款，布施稀粥。殚精竭力，昼夜从事。一天五鼓，忽然起来要水沐浴、更衣，对妻子说："我生西的时间到了，你们不要效仿世俗的做法（不要在我死的时候哭哭涕涕或者是杀生办酒席等等），只要一心念佛。"说完，就端坐往生。没有一句话说到家里事。这天早晨，还有人见到绚堂在施粥的地方往来检察巡视。

清朝姚生，长洲县的差役。家里穷，下聘而未娶的妻子去世了，以后不再娶妻。他把衙门里的差事让给别人做，寺院里的事则尽心竭力地做。他做人很正直，能当面指出别人的过失。夜晚安定时，一定坐着持佛号一万声，从无间断。20多岁时，生病去世。当时是端坐走的，香气满屋，顶门灼热。

清朝宋宝官，华亭人。家里穷，卖酱为生。侍奉母亲很孝顺，奉养饮食，从不推给兄弟做。听人说净土法

门，就坚信遵行。有一天告诉母亲说：“母亲有哥哥在，我要西归了。”就念佛坐着往生了。当时是嘉庆十六年。

清朝陈德心，苏州的农夫。夏天纳凉的时候，偶尔经过村里的学校，见到《敬信录》这本书，就求学校的老师给他讲解，听后有所醒悟，沿街收拾字纸。当时彭二林居士听到这事，把他招入文星阁，劝他修念佛三昧。德心向来不识字，他奉持彭居士的教导，静心虔诚念佛，以后渐渐地能识字写字了。

不久，为苏州妙济堂管理放生、掩埋等事。每次见到骷髅，他总是生感叹，觉悟世间无常。这世间没什么意思，因缘法根本不可靠的，最后人就是变成一具尸体、一个骷髅架子。所以这个人生，围着身体做是没有意义的。他从此觉悟了世间无常，虚幻不实，念佛就更加精勤（因为要给自己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）。而且终身不娶妻。他把这些世间事看破了，不再搅和世俗当中的事。什么娶妻、成家、生子，然后世间享受，功名利禄，这些统统都是空花泡影，所以一心西归。

69岁时，身体像平常一样健康。忽然预知时至，就到处跟亲友道别。到了往生的日子，自己在堂中寂静无声，闭门很久。有同事推门来看，见到他的桌案上供着

一尊佛，双烛辉煌，香烟满室，德心已经朝西坐化了。当时是嘉庆十八年八月十五日。

清朝东门乞丐，住在松江明星桥一间破屋里。每天他到集市门口诵一卷《心经》，乞讨一钱。人家给他，就连声感谢。呵斥他，也不介意。只要每天讨到的钱，够这一天的饭吃，就不再讨，回来关上门念佛。

蔡西斋方伯觉得很奇异，就亲自给他送钱米，想给他修修房子，乞丐推辞。西斋说："我所送给你的都是清净的钱财，没有什么欺诈偷盗等不正当的来源。"乞丐说："我向来知道你操守严洁，我是害怕被衣食房屋转移我一向的志愿。"最后不得以，请求蔡公同意，以所赠的钱米斋僧。于是带着所送之物，去东禅寺供僧，自己还是回来住在破屋里，念佛如故。嘉庆年间，无病坐脱，乡里人发心把他葬在桃华庵的后面。

清朝痴头道士，直隶人，非常愚笨。父母死了没饭吃，整天就躺在破屋里，不晓得怎么来谋生。有人给他钱，他也算不来多少。

当时京邑的陈道人收他为徒弟，叫他每天扫地拣柴，晚上就做功课，念几百阿弥陀佛名号，并且礼拜阿

弥陀佛，以一炷香为时限。这个王痴头念佛不成声调。每每昏沉想睡觉时，道人用长竿打他，说:“你这么愚昧，还不知道精进啊!”这样过了3年。

一天晚上，呵呵大笑，道人又打他。痴头说:“今天打我不得了。”问他缘故，说:“师父你枯坐了18年，不知道修法。如果能像我老实礼念，早就生西方见佛了。”道人觉得奇怪，也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。第二天，王痴头登上陡峭的山崖，朝西方合掌，就站立而化。火化得到二粒舍利。

清朝周耀发，是苏州的唱戏的艺人。给人家演戏剧，不唱淫辞，有空就默默地念佛。家里从不宰杀。

到晚年，念佛礼拜，更加精进恭敬，他的额头间都有一个叩拜的印子。而且逢人就劝，当时艺人当中，也有些为他所感动而发心念佛的。

66岁，示现生病，卧床一个多月，念佛不断。一天，忽然让妻子扶起，说:“我要走了，给我取洗肠水来。”妻子不晓得什么是洗肠水，说:“就是净水。”然后喝了一杯水，肚子里滃然做响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让家人念佛，端坐向西方，才跟着念了几声，双手合掌就往生了。过了一个时辰，鼻涕下垂，有一尺长，很久才消失。这事

是在道光六年十一月。

清朝瞿晋槐，常熟人。向来不信佛，认为求生西方是大愚痴的事。道光十七年三月，得了咯血病，渐渐病重，医药无效。忽然梦到神告诉他："你的病，只有姓孙的能治。"醒来想起亲戚朋友里有一位孙旃林，就请来诊脉。旃林说："病得很深，投药不过只是尽尽人事。你能够念佛回向，就是妙方，不然不是我能治的。"于是晋槐就持佛名了。忽然对家人说："我现在戒杀，给我买生命施放。"又说："我现在觉悟了，要去和尚那里受戒，来忏除宿业。"但这都是他自言自语，从来没人给他说过戒杀放生、受戒等事。

到了临终前两天，把家事嘱咐给母亲，料理了一些积蓄和债务，好像是要远行的样子。到了四月十四日，勉力起来，靠着桌子。忽然抬头，像有所见，急忙称："阿弥陀佛!"连唱了十余声，头一低，就走了。

清朝孙松亭，钱塘人。向来崇奉斗君。道光十七年秋天，病重，见到金盖车马来接他，对人说："我跟随去了。"他最小的弟弟又村劝阻他说："这是鬼神趣，不是很好的地方，不能跟着去。"很久他说："这些东西都

消失了，我的归宿在哪里呀？”又村以净土法门劝导，当时他很振奋，想要诵佛名，但是舌头已经坚硬、生涩，格格念不出六字的佛名。又村帮助他念，才朗然出声。念到千余声就往生了。

清朝陈画叟，绍兴人。因为他善于绘画，远游到贵州一带，在那里成家了。长斋奉佛，有几十年。他家邻居有位善女人，是他一向所佩服的，有疑问就去咨询，习以为常。

道光十九年夏天，60多岁，忽然厌弃斋素，到吃饭时就饭量减少，而且渐渐地表现在外面。儿子、媳妇就把他平时佩服的这位善女人请来，劝勉他。这才惭愧，呵责自己说：“我被这个舌头耽误了。”对家人说：“以后吃饭不要再问我，随缘而已，有什么好挑选的！”从此，还是像以前一样。

有一天，忽然叫家人在寝室里设祭祀，儿子媳妇觉得奇怪，他说：“我是要西归了，跟祖上告别，没有别的原因。”问他的日期，他说三天之内。这样就依从他而办。到期，早晨沐浴、穿衣、戴冠，朝向西方，结跏趺坐，烧完香，朗诵了佛号，看着儿子媳妇说：“我还有嘱咐，你们可以请邻居善女人来。”家人假装答应，

没有去。老人看看太阳的影子，叹息说：“因缘如此啊！我也不想久住了。”就合掌往生了。

清朝丁童子，常熟人，住在梅里镇。7岁的时候，听到父母念佛，也每天早上念佛。不久，有点小病。早晨卧床，忽然快速起来说：“今天还没有作功课念佛，耽误大啦！”于是就盥洗、漱口、礼拜之后，然后再睡下。

到夜晚告诉母亲说：“我要随佛去西方了，母亲不要惊讶。”这样连连称佛名，很久，昏蹶过去。母亲出于意外，还希望他能够醒来。听到喉咙里有声音，好像是有话说，叫他不应。忽然大声称“大慈大悲”四字，就这样断气了。

第二天入殓，全身都冷，只有顶部还温热。

清朝黄氏女，名峻，不清楚她的生处。从小失去父亲，跟随祖母礼佛诵经。14岁，受陆某的婚聘，才五天就生病，病情加剧，就决心出家。让人扶起，向佛礼拜，忏悔宿业。

夫婿听到，来看望，家人想把他引到床前，黄峻摇手制止。到天黑，请僧人受戒完毕，大声叫陆某说：“从

今以后，婚姻断绝，你不要再挂念。你也急早回头，不要久久地迷失。”就让僧人剃发。他的夫婿答应了。合掌感谢三次，突然坐脱，过了一个时辰身体不倒。

第二天，家人给她换衣，身体发出异香，眉目脸颊间红光显赫。

清朝王荆石女，江苏太仓人，许配给徐景韶。17岁，忽然持长斋受戒，早晚拜观世音菩萨。后来，景韶生病死去，在听到报丧的这一天，就穿布衣草鞋，另外建一间房，勤修了5年。一天，对家人告别，预定重九日要走。到期，左手结印，站立往生。

清朝陆氏，太仓人。大西关外，张季思的妻子。17岁就长斋念佛，而且诵《金刚经》、大悲咒，回向西方。见人杀生就发愿救度。

康熙四十二年九月，于室中看见轿、船往西而去，而抬轿子和驾船的都是僧人。不到三天，安然念佛而去。当时是九月二十六日。

清朝兵家妇，松江有一个当兵人家的媳妇，不知姓名。寡居，没有子女，住在普照寺的南边。性格很直，

见到妇女有过错就当面指责，所以妇女们都很怕她、敬她。

她每天有固定日课，早起诵《金刚经》几卷完毕，就开始经营纺织、资生等的事情，到了夜晚就关门念佛，一直到年老时都不厌倦。

一天，有位德行高深的老僧经过她的门口，妇女合掌问："我听说金刚不坏身，诵这本《金刚经》肉身也能不坏，是不是这样？"僧人说："是的。"妇女随着就坐脱了。当时夏天很炎热，她家穷，不能敛尸，三天尸体不腐烂，异香充满屋中。提督杨公捷的夫人亲自去看，就在当地建坐化庵，给她身体装金，到今天还保存。

后来有一位镇江的妇女，随着丈夫因做官而到松江城。年轻时丈夫就死了，她立誓守贞，就在这座庵里清修，以念佛为功课，50年脚不出门。到了灾荒年间，煮草作为食物。妇女们想周济她，如果是不善的人布施，一毫也不接受。先后收了几个徒弟，但都忍不住这种苦，一个个都离开了。

50岁的时候，跟平时相契的某个斋婆说："我已经归向佛门，不能不听戒律。"就和她一起去大雄山，礼溪谷和尚，受了戒法。回来，行持更加努力。将近90岁，念佛吉祥而逝。这是乾隆年间的事。

清朝费孺人，世代住在吴江，就是彭二林居士的妻子。平常从不骂人，有不如意的事只是默默不言语。先前在家时，庶祖母王氏喜欢做佛事，孺人心里仰慕。于是奉持斋戒，出嫁后也不废弃。

嫁给彭居士五、六年，连生两女。后来居士修西方净业，每每说出苦的法要。孺人因此就屏绝荤腥，独宿在小园里，每天和两个女儿讲读大乘经，回向净土。

乾隆五十五年秋天，发了肺病，呕血，身体衰损，不如平时。就到文星阁请祥峰和尚受居士女戒，礼诵更加虔诚。平生偶尔有积蓄就用来做佛事。到这时，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，嘱咐居士到云栖寺建水陆大斋，愿与一切有情同生净土。开经这一天，家里人都闻到异香。

不久，病危，卧床五天，每天向着西方祝祷说："阿弥陀佛，要来接我！"居士从杭州回来，策励说："你资粮已具，撒手就走，不要留恋这个残生。"孺人说："我哪里留恋哪！只怕不能快去！"当天过了半夜，忽然大声唱佛名，约有十声，一会儿就往生了，当时是九月初八。

去世后几年，普门大士降临乩坛，主持扶乩的黄敬

敷叩问孺人的生处。大士指示说："一念能回向，送心先到西，功修久已积，终不退菩提。现生懈慢国，将来可登九品。"（一念心能够回转过来向往西方，就是把心送到西方。久已积累功行，一到极乐，终究不退菩提。现在生在懈慢国——边地，将来可登九品。）

清朝许节妇，太仓钱家的女儿。20岁嫁给太学生许照，6年后守寡。乾隆三十七年，官府上报，以节妇名表彰。节妇从小信仰净土法门。母亲得病危急时，在佛前祈祷，每天诵佛名一千声，母亲的病不久就自愈了。

在她守寡后，奉佛更加虔诚，时常取出自己的积蓄救济贫苦，而且放生，惠及飞禽牲畜。每天诵《金刚经》回向生西。到晚年，断荤6年。要走的前半个月，梦到观世音菩萨现身接引。到时，叫侍者焚香，合掌念西方佛名，结跏趺坐化去。当时是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四，时年72岁。

清朝宋孺人，长洲人。嫁给太学生顾文耀，事奉婆婆很恭敬。她婆婆向来信奉观世音菩萨。等到去世后，留给她一尊宋代的观世音菩萨瓷像。孺人每天虔诚供奉，将近10多年。

后来，她儿子晋芳梦到两位大士，身上穿着破衲衣，好像有所乞求。天亮，遇到一个船夫，带着两轴画卷来出售，一幅画卷是旧时刻印的吴道子所画的僧像观音（即现出家相的观音像），一尊是刺绣的送子观音像。立即付钱，请下了这两幅大士像，嘱咐工匠把圣像装修一新，送到当地的月声庵里贮藏。

过了一年，晋芳又梦到两位大士说要出门了，就急忙去看，发现两尊像都收藏在墙壁间很久了。就取回家来，挂在清净的屋里。孺人每天侍奉在观音像前，念西方佛号和各种经咒，瞻仰礼拜，没有一天空过。

有一天，屋里砖面上忽然现了僧相大士，像吴道子画的大士像。过后八天，又现出一尊送子观音像，善财龙女先后迸出。于是就在砖面上照着显现的圣像雕刻下来，其圣像的金容光彩明亮。从此屏绝荤腥，一心修净业。

孺人晚年得了麻痹症，但还是每天由人扶着下床，功课念诵不间断。后来她发热病越来越重，卧病半个月。临终的时候，训勉子女们各自要守本分，让大家同念佛名，不要啼哭。这样就合掌到顶上，念诵平常所修的咒语。忽然闻到异香充满房间，安然而逝。当时是乾隆五十七年五月，时年54岁。

清朝郑氏，松江人。嫁给吴家，年轻守寡，从此立志守贞。另外建了一间清净的屋子，闭门诵经、念佛几十年。

到了嘉庆初年，79岁，庭院前的石头上忽然生了两朵大莲花。刚好她舅舅蔡鸿业司寇，作官回家，见了觉得很稀奇，就写了文章，镌刻在石头上记录此事。

这年腊月，她对家人说:“我要西归了。”过了十天，无病而逝。

清朝百不管老媪，杭州人。曾经向孝慈庵的道源和尚请问:“修什么法门，一生决定能出苦海？”和尚说:“不超过念佛。但念佛不难，难在持久；持久不难，难在一心。你如果能一切不管，专心持名，至诚发愿往生，临终佛来接引，你就出苦海了!”老人欢喜拜谢。回来就把家事委托给儿子、媳妇等，自己另外辟了一间净室供佛，在里面修持。

一年多，又问和尚说:“自从蒙师父开示，弟子舍弃家务，专门念佛。自问，也可说是长久不懈怠。但是苦于很难得一心。师父还有什么教导我的？”和尚说:“你虽然抛掉了家务，但是对于儿孙眷属不是没有牵挂

的，这就是你的爱根没有拔除。怎么能一心呢？你现在加一把功，先把爱根拔掉，把一切放下，然后就能得一心。”老人感叹说：“师父说得是，我虽然身体不管，但不能心里不管。从此，我真要百不管啦！”于是更加精进，爱心偶尔蒙动，就默持“百不管”三个字来驱除。有时别人问她家事，她也以这“百不管”来回绝。于是“百不管”的名字就传扬于亲友朋党之间。

这样又过了一年，一天，到庙里拜谢说：“师父没有骗我，弟子马上就西归了！”几天后，无病而逝。这是嘉庆初年的事。

清朝陆氏，娄县人。嫁给周家，中年吃素，受五戒。遇到西禅寺僧人迈春，开示她念佛法门，就依教行持，30年不厌倦。丈夫死了，在女婿袁退庵家住。

嘉庆十一年，有点小病，一心念佛，期望往生净土。临终，右胁而卧，如入禅定。屋里异香，一直传到中堂。到入殓时还有余香。

清朝吴氏，苏州元和人。嫁给张家，中年信佛，皈依画禅寺的道林和尚，吃素戒杀，专心修净业。后来因为梦里见到观世音菩萨，叫她跪着念佛。于是，每次念

佛一定跪着，等到烧完香才起来，从来没有懈怠过。

晚年有小病，叫儿子眉山请几位僧人念佛。到第三天，说：“我见到空中有两位和尚招手。”僧人说：“这就是二大士，应当一心向往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已经吉祥往生。眉山也因为母亲的教导，从此长斋奉佛。

清朝沈媪，吴江黎里人。嫁给陈士坊为妻，生了两个孩子。25岁，修念佛三昧。40岁断绝荤腥、屏除家务，很精勤地做放生等各种功德。后来小儿子死了，不久又守寡，她就更加精进用功。每天诵《普贤行愿品》一卷、大悲咒五十遍、佛号三万声作为功课。

到了晚年，跟孩子迁居到城里住，自己另外辟了一间静室，从来不出门。就在里面吃饭、睡觉，专一栖心于净土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
75岁的时候，生病一直不好，但是念佛不断。临终叫眷属扶她起来，要来热水，洗了身体，再换了衣服，结跏趺坐，朝西方合掌往生。不久在小桌子上现出莲花，莲花的影像一直不灭。这是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事。

清朝王氏，金山县人。嫁给张家，她侍奉父母公婆

都很用心，曾经两次割手臂的肉来治疗父母公婆的病。

丈夫去世后，她就立志守贞，家里规矩非常严格。每次人家死人请道士招魂，她就心里害怕，就问人："怎么能免这事（生死的事）？"有人就告诉她："修念佛法门。"她就从此发心吃素，礼拜念诵不间断。她教儿子媳妇，合家信佛，努力地做放生、掩埋尸体等善事。

后来得了脾病，她就在参一和尚前求授居士女戒。经过一年，病情加重，但是她往生西方的行愿更加诚恳。临终，诵《阿弥陀经》，接着称佛号，过了一个时辰就往生了。遗嘱不迎眚神，不以荤酒祭祀。儿子媳妇都依从。

清朝倪妪，嘉善人。住在北港村。皈依佛门，吃素念佛。村里以前有观音像，倪氏早晚一定去虔诚礼拜。每次供佛斋僧都亲自去做。

嘉庆二十二年九月，好几次见到菩萨现相，随着示现生病，对儿子说："我几次见菩萨唤我去，一定是要去了。"儿子说："既然菩萨降临，应当准备斋食供养。我亲自到城里去买蔬菜供奉，怎么样？"她说："也好，怕是来不及了。"儿子就去了。等到回来，她已经结跏趺坐走了，念珠还在手上。

清朝潘氏，娄县人。嫁给孙某，生了四个女儿，叫智求、智禅、福庵、德庵，都奉佛、受居士女戒，劝母亲发心。

嘉庆二十三年，潘氏79岁了，当时赶上西林寺传戒，四个女儿又劝母亲受戒。她卧病在床，不能去，就叫女儿代求戒，当时传戒师赐给她的法名为“印莲”。她知道后，就断绝肉食，一心希求往生。

这年冬天，南禅寺举办佛七，四个女儿都去参加念佛。到第六天，潘氏叫她们赶紧回来，说：“赶快烧香，佛来了！”就吉祥往生了。

清朝汝氏，吴江黎里人。嫁给王枚为继室，夫妇相敬如宾，50多年，没生子女。为人很安静、厚道，平常就只是做念佛这件事。

嘉庆二十四年二月初三，病危，对家人说：“大士来了，我要走了。”就合掌，垂下眼睑，诵着大悲咒。不久，闻到栴檀香充满一屋。去世后，慈容含笑，脸色变得年轻，当时82岁。

清朝祁氏，江苏兴化人。嫁给同乡的王生，还不到

40岁，就慨然厌弃浊世，誓愿求生安养，每天诵佛名三万声。依溪谷和尚皈依，不久受居士女戒。

89岁，有点小病。这年三月初八，告诉亲近的人说："我十六日要西归了。"有人说："十六是红沙日，不吉利。"祁氏说："我是修行人，不依世俗的忌讳，有什么不吉利？虽然如此，但是不要让世俗人议论我，退他的善心。我就十四日走吧！怎么样？"到了十四日，早起，披着缦衣，称佛名就往生了。这是嘉庆年间的事。

清朝王氏，鄞县东乡树桥人。生来就不吃荤，从小皈依三宝，法名"净隆"。出嫁后，信向念佛法门。她丈夫性情暴烈，时常辱骂她，她也只是忍受而已。60多岁时，更加精进。一天夜晚，房屋被邻居放火，不久扑灭了。后来去宝林佛会，有僧人问："如果当时你被烧，怎么样？"说："这个身体可厌，被烧就趁此机会往生。"过了一年，她的邻居又放火，房屋又被烧，她竟然不避开，只是缓声地念佛，当时有朗朗的木鱼声。火光中，隔河的人家起先见到有火焰浓烟障蔽她的屋子，忽然有一道金光，直冲云霄，仿佛见到王氏现身。火灭了，家人去看，见她的遗骨就好像在地上结跏趺坐的样子。

又有鄞县下殷的张氏，和王氏礼拜同一个师父，法名“净音”。她信向念佛，但是丈夫不理解，也跟王氏有点相似。虽然感受百般折磨，但是不退道心。后来得了瘫症，卧病几年，念佛不间断。临终时，合掌往生，异香满室，经过数刻才消失。

又有鄞县定桥的陈氏，也和王氏同一个师父，法名“净瑞”。为人朴实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坚信不疑。常常自己说:“我决定能生净土!”临终，欢喜端坐，念佛往生。

清朝朱氏，法名妙圆，就是节妇妙德的姑母。嫁给许蔗如。道光元年，丈夫去世，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，就把家产分掉。

她的第三个女儿，法名“立修”，很小就许配给徐家，还没成婚丈夫就死了。后来，立修还是嫁入徐姓的家门，为死去的丈夫坚守贞节，并常常住在母亲的家里，设立佛堂，母女同修。除早晚念佛做功课外，每天各有一时礼《大悲忏》和《净土忏》，诵三卷《金刚经》，其它时间念佛，不谈杂事。遇到有放生、救济贫苦等善事，都尽心尽力地做。

道光九年七月，妙德先去世，出现了往生的瑞相。

朱氏说:“我在世也不久了，我也想去!”到了八月二十九日夜晚，叫女儿来说:“刚才听到钟声，已经是夜里三点了。今天我精神稍疲惫，不能进佛堂礼拜念诵。你可以大声念佛，我听你的声音可以观想。”等到立修作完早课，给她进药糜，她说:“吃这个有什么用? 我没有其它事，只等佛来接我就走了。”她的小儿子哭着说:“儿等没有报母恩，全赖母亲的教导，怎么忍心这么快就舍儿等而去呢? ”她笑着说:“我儿女虽然多，但修净业，对于这个红尘的事一点都不牵挂，已经很久了。”然后叫他请几位僧人，轮流念佛。僧人来了，她用净水盥漱、沐浴，从未时到亥时（下午1点至晚上11点），跟随大家默念。忽然睁开眼说:“接引佛来了，你们快烧香顶礼!”就含笑垂目往生。

当时窗户外忽然有一道白光，徐徐地往西而去。人们都以此为奇异。时年59岁。

清朝罗氏，宁波慈溪人。几十年持长斋，礼拜、念佛没有一天空过。嘉庆初年，跟随丈夫姚惠成迁居到杭州北新关，以卖烟筒为业。做生意空暇的时候，勉励丈夫念佛。惠成也就由此持长斋。

道光九年三月初四黎明时，对丈夫说:“你可以进

城招女婿来给我念佛。”她女婿张怀静向来拜吴允升为师，信佛很恭敬。惠成去招女婿，恰好因为有事耽搁。到了中午，罗氏说：“我不能等女婿了。”就准备好热水，洗漱沐浴后，结跏趺坐念佛。太阳快西斜，安然化去，脸上有笑容，当时78岁。

清朝王氏女，常熟人。向来持白衣咒和观音名号。20多岁得病，很危急。一天，告诉母亲说：“我命里本该是八月里离世，因为疾苦缠身，等不了。我在菩萨前祷告，已经答应提前一个月接我啦！”母亲不信。

到时，早晨起来，脸上有喜色，说：“菩萨来啦！”她母亲认为是不是有鬼作祟，就拿着刀在前面挥。女儿夺着刀告诉说：“嘻，菩萨呀！赶快拜，还不会怪罪你！”母亲听了就拜菩萨，起来再看女儿，已经合掌往生了。

清朝吴婆，苏州人。从小坚信佛法。70多岁持斋念佛，有多年了。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夜里，忽然通了宿命，知道她的长子前世是出家僧人，次子已经和她三世作母子，所说的话都很特殊奇异。然后说：“我现在回西方，永远超脱尘世了！”就朝西合掌而化。

三编　往生比丘

清朝静海法师，浙江太平县人，姓朱。小时候父母就去世了，伯父没有孩子，想以他为子嗣，让他料理家业。他平时在市场上，心里郁郁不乐，对世间事没有很大兴趣。有一次读到《三国演义》，忽然生大感悟。他认为像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这样的人是世间一流的人物，也是功业未成身先死。像我们连古人的千分、万分之一都做不到，想在世间建立功名不是很难嘛！一念间，他就领悟了出世的因缘。（这也是他有善根，他见到像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是人中的豪杰，做人做到这种地步，又如何呢？最终关羽败走麦城被孙权杀了，张飞也被人杀了，诸葛亮也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。这说明有漏的世间毕竟是苦的本性，人身很渺小，几十年就死去，能完成什么呢？只是人的妄想很大！再说，即使世间功业做得伟大，但毕竟没有超出轮回，死后一样要弃舍。而且世间功业都是暂时性的，最终都败坏无余。所以他就对世间生厌离，想到出家解决生死问题。）

18岁时，礼天台济舟大师披剃为僧。过了三年在国清寺受戒，之后就住进了禅堂。33岁听说灵鹫寺讲经，来到苏州。随后在苏州木渎的一座山上闭关三年。

以后又因为苏州宝莲寺的能诠师往生，讣书敦请督促他去，诸山的尊宿也强迫他去，这样他就主持宝莲寺方丈席。

以前，这寺院遭到兵火只剩下遗迹，是能诠师在这里兴建了地藏殿和观音殿。**静海**继承能诠师，精勤地做了很多兴建道场的事。而他自己内在明了佛法的理观，苦行超过旁人（所以住持道场一定要有道德、要有修行，内在如果没有佛法的修行就很困难，而且造业很多。但他是真正的修行人，因为要兴建道场就是给三宝办事，都是为三宝、为众生作服务的，不是光指挥别人，是要以身率众，所以要有很强的毅力、要有吃苦耐劳的心）。他以他的诚心感得佛力加被，很多善信都皈投仰靠、全力协助，于是将寺院大殿、寮房次第落成。寺院建成之后，他修持更加努力，每天诵《法华经》全部，回向净土，30年不懈怠。

光绪壬寅年六月十五圆寂。提前几个月，梦见一个世界清净犹如琉璃，自己处在里面光明无量，于是晓得不久于人世。曾经把此事告诉给弟子。在他圆寂时，在禅床上结跏趺坐，集合四众宣说涅槃。然后跟大众诀别说："一超直入，决定往生，勉旃同学，努力精进。"说完，念佛圆寂。世寿63岁，僧腊45岁。

清朝上仁法师，湖南衡州人。父亲学儒，早年去世。上仁幼年时，聪颖敏捷，读书一目数行。15岁时，因为写文章在同辈中居于前列，当时老师对他抱有很大期望。过了两年，他在雁峰寺学习，曾写《金刚经》，写到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”时，忽然生起出世的心。

咸丰七年，母亲给他成家，他就偷偷走到南峰寺，跟随普照禅师剃度，取名为“上仁”。第二年，在福严寺翠庭上人座下得戒，听说祝圣量禅师的法席很盛，他就去接受心印。又过了一年，拜谒法云禅师，深入教义，同时对儒书也从此贯通。好学的人很喜欢跟他一起交游。他勇于上进，于是避居在南岳的己恭岩，和澹云师互相策励进修。

同治改元年，在南北方遍参丛林，以后返回福严寺精研三藏。光绪二年秋天，在南岳祝圣寺建立精舍，勤苦恳切地隐密修行。时间久了，对于内外典籍一一融会贯通，地方名人多数与他交游。

南岳大善寺是一座古刹，很早就卖给了邻边的人。上仁法师把它赎回来在此安居，仿照彻悟禅师的遗规。当时十方来参学的人很多，寺院不能容纳。

上仁法师戒律精严，对于性相二宗非常明了、贯通。他以天台教观作为学者最初的前导，以弥陀净土作为此身究竟的指归。最初他每天念佛六万，时间久了，就不必刻意记数，不念而自念，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（也就是功夫到达纯熟时，不必要刻意去提，静坐也好、做事也好，心里自己会念佛）。壬寅春天，把寺院的事务交付给上首，而且说："我要生西了。"

冬天举行佛七，共14天。定中见到七宝池、八功德水。不久，有点小病，谢绝医药一心念佛，让徒弟们轮流念佛来帮助。十二月初一断绝食物，不久断绝饮水，虽然常常吉祥卧，但白天必定坐起来念佛。有一天看见阿弥陀佛，白毫光炯炯，就向西端坐，让人把棉袄脱下。别人说："天冷不要脱吧！"他说："我要把这破衣服扔掉，换珍妙的衣服！（意思是要把娑婆世界这个苦恼的身子扔掉，换上净土清虚、微妙的莲花化身。）"这样说了之后，又徐徐地问："什么叫解脱？"左右的人都不契会，答不出。上仁笑着说："不如学斋公斋婆，老实念佛去！"当时助念的木鱼声敲得很急，他让停止敲木鱼，只要共同念"南无阿弥陀佛"，念到一百五、六十声，合掌圆寂。几个小时后，头顶还温热，身体柔软。世寿64岁，僧腊45年。

清朝香灯僧，不清楚他的生处和名字。清朝光绪年间，在普陀山佛顶山的大悲楼里管香灯。不论闲忙，念佛都不间断。所得的供养全部供众结缘。

这香灯师以前跟同寺院的一个行堂僧关系很好。有一天忽然对行堂僧说：“明天早上，上完了殿，我就要西归，烦劳老兄一助。我临走时请敲大钟三声。”行堂僧答应了。到时候忘了，吃完粥才想起来，赶到香灯师这里。香灯师说：“我等师兄很久了，怎么才来？你见到这里有好多佛菩萨吗？”然后就端坐念佛往生了。

清朝慧达法师，苏州人。因为生大病，病好之后，夫妻俩都感觉幻化的身体很危脆，就相继出家。妻子出家为尼，公公婆婆自己建家庵给她居住，并且分一些田产资助供养她。

慧达受具足戒后，在天台山精修了几年，返回苏州住在关帝庙。从此专门以净土作为自行化他的要门。当时王普愿太史皈依慧达法师。这位太史临终时请慧达开示。慧达策励他一心念佛，果然走的时候神志清醒，说是看到了佛菩萨，空中还有幢幡来迎接。当时异香满室，很欢喜地道谢之后，就这样走了。

慧达晚年专修净土，念佛不间断。光绪末年预先说出自己往生的时间。到期，弟子好几十人，集合来请法师长久住世、化导众生。慧达说：“臭皮囊是不坚固的，念佛是稳固的。”就念佛安然化去。

清朝良修法师，浙江镇海人。年轻时在镇江信局工作。他平时和金陵宝华山九莲峰茅篷的从乾和尚交往很好。

有一天，他厌患这世间无常、没有实义，就挑着行李上山，求从乾和尚剃度。受了具足戒之后，一心念佛，决志求生净土。后来他师父从乾和尚主持慈溪金仙寺，良修也跟着到了宁波。当地有一位叶鸣年居士，很欢喜他的道行，另外建了一座小庙，有五间房，让他住。凡是日常所需，都是叶居士供给的。

良修师住在这座小庙里多年，屋子里没有多余的东西，只有一堆草灰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有人来了就稍微接待说两句，身边只有一个老佣人平时帮他做一点事。

到了宣统初年，有一天良修师奔到叶家请假，说：“我要走了，承蒙你照顾，我生西之后再来报答。”叶居士就留他吃午饭，告别之后回到庙里。

第二天吃完早饭，对平常帮忙做事的老人说：“午

饭你自己吃吧，我不用了。”老人认为他有什么事要外出。等到中午还是照常做饭。饭熟了，请他吃午饭，连续叫他也不应，只见屋门半开。推门进去，见到良修师右手拿着念珠放在胸前，左手袖子垂下，叫他没有反应，推他也不动（他是站着走的）。

老人急忙跑去报告叶居士说：“良修师走了！”叶居士听到之后，就叫几个人跟着到庙里，只见良修师站在屋里巍然不动，真是稀有罕见的事。揭开他左边的袖子，看到手里有东西。拿出来一数，是三十元银币。再见他手指里有灰，才知道他屋里那堆灰是他平时蓄藏财产的厨柜。他为什么要储存三十元呢？他是怕自己往生后麻烦别人，因为处理后事要花钱，所以他用心深远而且良善啊！像他这样一生信愿，绵密修持，预知时至，最终屹然立化，往生的品位一定很高，没有功夫是做不到立化的。

清朝普真法师，浙江瑞安人。小时候喜欢念佛，有超出尘俗的志向。19岁时在青田县的金田寺披剃出家。受具足戒之后，听说玉峰大师弘扬净土，就去亲近玉峰大师。从此持名更加恳切，屡屡废寝忘食，50年如一日。

后来住在温州头陀寺，一意西驰。

宣统元年秋天，偶然得了感冒。到十月初二，更加严重。有位僧人请一尊佛像让他观。普真瞻仰佛像，欢喜心越来越增加，念佛的声音也越来越大。到了申刻就往生了。气绝之后，还能见到他的手在不停地转念珠，一直转到一炷香烧完为止。大家见了颇多感触启发。这都是稀有的事，只有在修行人身上才能发生，人都断气了，手还在不断地转念珠，转了一、两个小时！

清朝静禅法师，湖南宝庆人。生性喜欢孤独，不愿与人在一起。而且平常很少见到他说话，很少见到他有笑容。但是也不忤逆人。常常喜欢坐禅，对心地法门颇有悟入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，返回湖南，在南岳祝圣寺管理打扫的事。除了打扫之外，就喜欢打坐。

宣统三年秋天，忽然得病，有人劝他看医生，他只是笑笑不回答。等到疾病一天比一天重，他就沐浴换好衣服，到知客师那里说："我要走了，请备龛等待。"知客就给他备龛。不到半个月，又告诉同参说："我今天要去了，为什么不念佛助我往生？"同参说："你平时修禅，怎么死的时候反而念佛？"静禅说："念佛有什么过失？念佛怎么会障禅定呢？"这样同参就邀了十来

个人助念。

静禅端坐在龛里。香赞唱完后，头微微低下，同参呵斥说：“生平用功得不得力就在此时。头为什么低？”静禅说：“嗯！”然后头正了。念《阿弥陀经》念到“无量诸天大众俱”的时候，眼睛又渐渐闭了。旁边人说：“静禅师走了。”忽然他睁开眼说：“还没走！”念到“阿弥陀佛成佛以来，于今十劫”时，眼睛忽然一张，现出微笑的相，就安然长逝了。

停龛三天，面貌如生，头不歪、不低垂。当时来看的人很多，都赞美他的道行，就是最破坏佛法的耶教徒也说“这个和尚倒也奇怪”。过了七天焚化，到他寮房里看，只有一领破纳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（所以能舍下世间才能成就佛法，既要世间法又要佛法是无法两全其美的。一定要把世间看淡，佛法才修得成。）

民国德堂法师，湖南清泉刘家的子弟。小时候聪明，抱着出世的志向，平时对**观世音菩萨**很崇敬，常常礼拜，而且喜欢盘腿打坐。

光绪丙申年，23岁时，在南兵磨镜台出家，是海岸长老座下的徒孙。不久到了上林寺受具足戒，很快又遇到默庵法师讲《楞严经》和《净土生无生论》。他在祝

圣寺奋志研究，平时谢绝外缘，独居好几年，对三藏的奥义没有不契悟的。尤其对于律学最为善巧。

乙巳年，他来到浙江，在阿育王寺礼拜佛舍利。然后又到天童寺礼拜密云祖师塔。当时的寄禅头陀跟他一遇就很相契，传他为法嗣。

丁未春天，再去阿育王寺礼舍利塔，因为他的心至诚，感得舍利放光，照耀身心。后来因为清朝被推翻了，民国建立，时代有很大的变革，湖南的禅德再三写信请他回来，教育后进，宣扬佛法。这时德堂就慨然归来，以生平自己所领会的、所修行的佛法，尽力阐扬、发挥，引导后学。他每天上课后，就行法华三昧一遍，念佛不懈怠。

不久生了点小病，见到空中有化佛来迎接，空中梵音不断。临圆寂时对大家说："人命无常，光阴迅速，你们要翘心净土，早日得到不退，我在浊世的因缘已经尽了，莲花净土的因缘已经成熟，我不能和你们在这里长游了。"这样就面西端坐而逝，世寿39岁。僧腊18年。

民国本泉法师，自己号栖莲，表明生净土的愿，就是把自己的身心栖止在莲花里。最初他也学经忏，后来得迹端老人开示才痛改前非，于是就到处参访。后来主

持龙华寺、兵林寺，中兴天台的华顶寺，晚年重建瑞安的仙岩寺。善于书法，常常给人写佛号，写一笔念一声佛。虽然在四方奔走，但是他常常心里默持佛号。把化缘得到的钱用来兴建各种功德，都作为净土资粮。

民国二年，示现有小病。五月十三，则愿法师等来看望他，见他谈说好像没病，而本泉自己说："我恐怕难再住世了。"就叫侍者取来日历，他选择一个吉日归西，他说："我是在卯时生的，在卯时死不也很好嘛!"他就选择十八日卯时诀别。

到时，他还在跟当时的很多工人结账，则愿法师等说："他表现跟平常一样，怎么可能现在马上走呢，我们先回去吧!"等到他们刚出山门不远，寺里和尚就追出来大声说："老和尚生西了！请大家快点返回!"等到返回，见到他的眼睛已经凝然不动，口里还在念佛，大家齐声助念，忽然之间与世长辞了。

他确实功夫很好，都拿着日历选日子时辰，就是随便哪个时辰都可以走。到了这一天，一点病没有，照常办理，就好比我们在一个地方住旅馆，选好下午三点钟坐车走，三点之前还可以照样做事、吃饭、上街买东西，这就很自在。不像一般人到死的时候被小鬼勒着脖子走，这是两回事。

民国常慧法师，安徽霍山人，在九华山净度寺出家，光绪元年冬天，在本山的甘露寺受戒。民国十七年四月初九，来到常州天宁寺，进念佛堂，归心净土（就是从此他下了决定的志愿，这个心就是归向净土。所以修净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决定的志向，如果立了决定求往生的志愿，一生努力的方向就是净土，念念都是求生净土，任何功德都回向往生净土）。从此就刻苦精勤，15年如一日。

后来因为年岁大了，就迁住在寺院后面的普同塔院。此时他仍然一意苦行，院里有很多闭关精修的僧人。常慧师就发愿为他们护关，也经过了很多期。每天读诵《法华经》，因为见到药王菩萨焚身，他就有焚身救世间的心念。

民国到来时，他很感慨，认为世人的道德一天比一天沦丧。就想实行焚身供养的志愿，来护卫佛法、挽救人心。但是被大家劝阻，没能实现。

民国三年阴历四月十七日半夜，他在塔院门外东墙的旁边，自己准备了很多柴炭，没让人知道。这些柴炭堆成一个小座位，他端坐在上面，一举火，焚化了，时年69岁。

寺院里听说塔院那边起火了。大家都一起去看，只见常慧师仍然合掌端坐在火光当中。当时已经烧了一大半，最奇特的是袈裟已经烧成灰了，扣袈裟的铜钩还悬在肩下面不掉。这证明他端坐在上面没有丝毫移动。树旁边设了一张香案，香炉里的香还没烧完。可以想见他是在从容礼佛之后举火烧身的。当时见到的人无不发心敬礼。

民国今彩法师，江西雩都人。他宿世有善根，很小就吃素。到30岁后，对于三界火宅很生厌离，就在福建长汀的报恩寺出家。受具足戒之后，专志苦行。他在赣州光孝寺管理香灯，以虔诚恭敬之心，做事非常认真，极其洁净。见到的人都赞叹他做事的诚心。他爱惜常住的物品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，平时以礼拜、念诵作为修持,时间没有一点浪费。所以大家很钦佩他的修行。

以后他想专修净业，就搬到宁都深山一间石屋子里，找了些松枝来当座位，又聚了一些草作为垫子，种红薯作为食物，补纳衣作为衣服。这样的苦行别人很难做到，他的心情却非常快乐，以道为乐。久而久之，有人来拜访，供养银钱，他不接受。如果给他破衣服和粗的饮食，他就接受。

几年后又去莲花山，自己用木板在寺院中间的走廊

下隔了一间小房子住。大众尊敬他的道行，任随他怎么做。他整天闭门诵经念佛。除了早、中两餐，敲木鱼的声音朗朗不间断（这间小房子里除了吃饭的时间整天都是木鱼声）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
这样出家在家对他生信心的人很多，每每有诚心供养衣服、鞋子等，他推却不了，随着就供佛、供僧，为施主作功德。身上只留了十元钱，作为自己命终焚化的费用。他是这样子甘于清苦，世间法都解脱了，没有任何耽著。

凡是来拜访的，无论出家、在家，都为他们开示："娑婆世界很浊恶、极乐世界很清净，你们要赶紧求出离，这是人身重要的事。但是必须要明白因果，在世间要行善、要谨守戒律、诵经念佛，里面的心和外面做的要一致。修道要始终不变，才能得真实利益。"从来没有一句说到世间享乐的事。

民国七年戊午，74岁，十月初，显示有点小病。到了初四断绝饮食，照常念诵，一直到深夜才休息。初五清晨，大家没见他起来，去叩门看望。里面没声音，进去一看，已经端坐化去，左手还拿着引罄，就像平时念佛那样，头稍微有点垂，脸上带着笑容，跟生前无异。大众看了赞叹不已。

民国戒然法师，顺天宛平人。他家就住在黄教、黑教两座寺院之间。小时候不认识字，听到喇嘛诵经，好像有所领会。29岁请求母亲在弥陀寺出家。过了一年又在拈花寺受戒。不久又到了红螺山资福寺研习教理和念佛，在这里又呆了7年。

因为他听讲“唯识”领会不了，念佛又不得力，自恨根性迟钝，如果不修苦行，恐怕就要空过这一生了！所以就立志拜香朝山，三步一拜，朝峨眉、九华、普陀、天童、天目等处。经过两年，再由金山回到北方看望母亲，再到五台山。后来他常常在金山寺、高旻寺磨炼身心。

民国戊午正月，由金山起单到上海，住在玉佛寺。当时有位程雪楼居士来拜访，两人谈得很欢喜。庚申二月，程居士生病，戒然去看他说：“你生病了吗？”程居士回答说：“病得很苦啊！”戒然说：“要去就去，苦由他苦。”

三月二十九日晚上，程居士又来玉佛寺拜访，两个人还是谈得很高兴。临告别时，对程居士说：“明天是初一，努力念佛。”

第二天，戒然早上起来晒衣服，忽然对同单的僧人说：“我要告假。”又说：“今天晚上我不能做事，烦劳

你代我做一下。”

等到中午过堂完毕，他进屋关门，搭好衣掐着念珠，端坐着往生了。程居士听到消息来看他，只见他衣服、鞋子很整洁，端坐在单上。他前几天曾经取过单银三圆，自己做了新衣服、新裤子。前一天下午，预先沐浴更衣，到这时毫无病苦，安然坐化。世寿60岁，僧腊31年。

民国静亮法师，年轻时务农。40多岁出家，住在温州头陀山妙智寺。20多年管理罗汉楼的香灯事务。为人沉默寡言，整天念佛、礼《华严经》。除了破衣、瓦钵之外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常年不用一分钱。所得的供养都积攒起来，用来念普佛，回向有情共同往生极乐世界。

民国九年十月，有点小病，说要西归。别人见他行动跟平时一样，不是很相信。几天之后，他不想吃东西，只念“阿弥陀佛接引”六个字，果然正念往生。

殡殓之后，要出龛，大众举念《阿弥陀经》，忽然在龛的旁边放出三道白光，直上屋顶，在空中变成一颗大星，后面跟随有两颗小星向西方飞驰。

民国正诚法师，江西弋阳人。家里穷，很早就有出家的心。西天目山的化主满觉师教他念佛求生西方，他

听后就谛信不疑，所以常常念佛。

他母亲的一位亲属贫穷、年老没有依靠，正诚父子就做点小买卖来奉养他。他每每对孩子说："等到丧葬完毕，我们可以一起出家。"果然到了68岁，料理这位亲属的丧事周妥之后，就带着孩子到铅山县峰顶山出家，孩子做他徒弟，法名"明智"。

正诚出家之后，修持更加努力。房里有竹做和木做的两个座子，夏天坐在竹座上，冬天坐在木座上。在山13年，从没有躺下来睡过。他念佛一定很高声音，常常念到通身流汗才停止。旁边的人嫌他声音太大，每次呵斥他："你念佛怎么这么大声！"同戒的人常常劝他小声点，免得遭人讨厌。正诚也含笑称是。到念的时候，还是高声。因为他的心很诚，念佛心专了，念的时候只知道有佛可念，没别的念头，也不知道声音是大是小，声音是否会扰乱别人。

寺院旁边有一间静室，近年来古华法师住在里面。正诚常常走到静室旁边的大松树下念佛，或者对着山尖静坐，每每见到有佛像立在山尖顶上，曾经两次叫古华师来看，古师见不到。

民国壬戌年六月初三，他亲自到县里买了一方白布，请人做个袋子，说死后装灵骨用。然后说了四句偈，

请古师写在袋子上。别人见他没有病，天又很热，就说："这事不急，慢慢做吧！"他自知时至，所以就催着赶紧做。果然到了初四，他就端坐念佛走了。这个袋子临化时才做好，古师也忘了他说了哪四句偈，所以没给他写上。

初七荼毗时，照例每一年这时候要翻藏经，来的人很多。大家围着化身窑。当火化时，有人见到火光像莲花的形状；有人见到金色晃耀；有人见到火焰是绿色的花。大家都叹为稀有，各各念经、念佛、礼拜。这也是末世僧伽稀有的事。

民国传性法师，四川三台县人，在峨眉山金顶出家。民国五年冬天，在宝光寺受具足戒。十一年游方到嘉兴栖真寺，十二年朝五台山，等他返回，仍然到栖真寺，住念佛堂精修净业。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早上，念佛坐化。

先前一个月，他向知客师说要远行，知客师问他哪里去，他说有去处。知客师开玩笑说："能去西方净土是最好了！"传性说："是啊。"

等这一天（四月十八日）做完早课，他先在佛前顶礼，然后到方丈室向莲仁和尚告假，顶礼长跪求开示。和尚觉得奇怪，问他什么缘故。传性说："机缘已熟，

不能不去。”和尚就答应了他，而且告诉他说：“努力念佛，一定能满愿。往生西方，见阿弥陀佛！”他就叩谢站起，直接回到堂中盘腿念佛。等大家见到他头上热气蒸发、全身汗下、面色不同，急忙近前去看时，已经悄然坐化。

民国澄松法师，少年时孤苦贫穷，他就到四川绵阳白衣庵，很长时间在庙里做工。庙主见他诚恳朴实，就收他做徒弟，教他念佛。澄松也就依教奉行。

师父过世之后，他更加节俭清苦，所积的一点钱都用在庙上。母亲老来贫穷，他就把母亲迎养在庙里，死后以礼安葬。

澄松师为人厚道，见到别人孤苦贫穷，都很生愍怜心，常常救济。晚年修持更加努力，常常彻夜打坐念佛。

民国十五年正月初，有点小病。忽然半夜自己说“佛来接我了”。叫徒众顶礼，香花供养。连续三个夜晚都是如此。于是吉祥而逝。

民国戒心法师，山东黄县人。少年时希慕佛法，怀着出世的志向，曾经在牛庄经商。念佛吃素，苦修了好多年。凡是遇到善事，都努力地去做。57岁时，在海城

祥云寺出家。民国十一年冬天，在北平善果寺得戒。从此更加精勤念佛，昼夜不懈。凡是见到亲友都劝他们念佛，不谈世间的事。

十三年春天，营口楞严寺开始建筑，戒心发心担任建筑的任务，不辞劳苦。十五年冬天，生了咳嗽的病，自己知道病苦无不是宿业，就在阿弥陀佛生日这一天燃臂香四十八炷，在释迦佛成道日又燃香四十八炷。虽然他咳嗽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但念佛从来不间断。十二日早晨起来对大家说："昨天晚上，我见到西方净土的胜境和西方三圣的金容，我想因缘已满，就要往生了。"

当时有位王星桥是当地的名医，也是戒心的好友，这天晚上梦到有人告诉说："戒心师马上就往生了，你要快去助念。"王星桥在梦里随着就来看望，对戒心师说："近来我诊你的脉，十五日前应当没什么问题，怎么去得这么快呢？"戒心说："往生哪里是诊脉能断定的呢？西方三圣已经告诉我归期，你扶我出去，看看时辰到了没有。"等他走出来，向着西方大笑说："我生净土，受殊胜安乐，你抬眼看看！"王医师抬头一看，果然见到殊胜的境界现在远处，西方三圣远远地在空中站立。王医师说："佛既然来接了，怎么距离很远呢？"左边有人说："师父是带业往生，所以佛还没接近到眼

前。”王醒来，就把这事到处告诉同人。大家都认为是戒心往生的预兆。

十三日早饭完毕，他把自己所有的几枚纸币拿来添佛前的灯油，并发愿：“以此光明照破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的黑暗。”说完，又诵七遍《阿弥陀经》。晚上对他俗家的孩子永润和朋友陆炳南等说：“我往生净土之后，分身再来娑婆，度脱无量众生。”话才说完，就结跏趺坐合掌念佛，安然坐化。世寿63岁。

民国德智法师，湖北人。平时以打鱼为生。将近60岁时，想到自己造的杀业太重，难逃果报，不向三宝前忏悔是解救不了的。

民国元年，去普陀佛顶山出家。受具足戒后，虽然有人谈到参禅，他稍微参究过一些，但自己知道障深根钝，难得受用。后来听到印光大师提倡净土，他就去参拜请示，一听就信受。从此专门从事礼拜、诵念，十几年如一日。

他性格很刚直，生活崇尚简朴，重视戒行，对名利看得很淡。对有道行的僧人特别恭敬，不论是年龄僧腊大小，常常敬礼请示。自己毫无积蓄，后来因为同门僧有人说，身后的柴火钱不要拖累别人，一再地责令他要

积累一点。这样他才把三十元左右的钱存放在库房里，其他不肯多积钱。

民国丙寅秋天，他得了痢疾病。有人用酒浸无花果，说这样能治。他说："宁死也不敢破酒戒。"戊辰秋天又病得很重，换到如意寮里住。因为大小便不能自理，常常污秽床铺。他平时做人很好，跟大家结欢喜缘，所以在重病时就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香灯师帮他料理，给他洗干净。等到他临终前三四天，病就减轻了，神志转为清爽，不再污秽。

因为他肯修持，大家欢喜恭敬他，所以当时如意寮楼上有几位阅藏的僧人知道他快临终，常常提醒他要一心念佛、一心期盼佛接引生西，这样来提起他的正念。德智听了，也认为确实是如此。临终前四、五个小时，几位阅藏僧专门来给他助念，而且以接引佛像让他观念，勉励他说："你决定往生西方。"他很欢喜，说："是的。大家都要生到西方去！"最初他是跟着念，后来只见他口里动，辗转翻了几次身就右胁卧，右手自己放好，左手是助念僧帮他放在上面，成一个吉祥卧，然后就不再转动，口里仍然做念佛的样子，渐渐安然化去。

当时是午后两三点钟，过了几个小时，全身都冷了，头顶还是热的。到晚上八点钟入龛，全身柔软，他的面

貌平时憔悴黝黑，圆寂后反而显得光明润泽，带着笑容，全身很干净，比生前还好看。

民国宗律法师，四川人。生下来聪明异常，宿世就具有善根。幼年在贵州某寺院出家。民国十三年，跟随度厄法师听《楞严经》《起信论》等。不久随着度师到金陵普照庵，入了资生莲社，专门修净行，以净土为归（就是他定了一生的归宿是西方净土。所以人有了目标，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奋发努力）。他每天六时礼拜持念，非常勤苦、恳切、专一。

民国十六年，他返回贵州，看到当地佛门腐败，就起来振兴当地的佛法。十七年夏天，在山东某寺院讲《地藏经》，圆满完成。偶然感得一点小病，这时念佛比平常更加恳切（这就是人有往生的心，越是困难，越是遭到病苦、厄难，求生净土的心就越恳切）。来问病的人，他一定劝导人家切实念佛。

八月十二日，见阿弥陀佛放大光明，照触身体，佛拈金莲花给他，招手让他去。十五日早晨沐浴更衣，面向西方拈香礼拜，然后说："等尘空师兄明天来，我再去。"

十六日，尘空师果然来了，他正在搭衣，高声念佛，

欢喜地说:“师弟往生的时间到了,等师兄很长时间了。”说完还是高声念佛。到晚上九点钟结跏趺坐，手结弥陀印而往生。当时异香一天不散。得了几颗坚固子，光明莹彻。

民国空三法师，辽宁海城人。平时做陶器为业，喜欢布施。营口楞严寺的修建，凡是砖瓦这一类的建材都是由他资助的。两年多，寺院落成，自己想人生就是一场梦，所以就在本县的镇河寺，礼脱尘师落发出家。受戒之后，在千山龙泉寺阅藏，而且精修净业，昼夜精勤念佛（他的出家心很真实，所以受戒之后一方面是阅藏经，同时修净业，昼夜辛勤念佛，可见他真正立下了志愿）。

民国十八年，听说谛闲法师到哈尔滨极乐寺传戒，就从远道来极乐寺,自己请求担任照应新戒子汤药的职务（学佛法就是福慧双修,福和慧圆满,佛法就会成就。他自己有主动的心，要求多做苦役、多做利他。多做就会培植很深的福德,这是必须的。而且只有在利他当中、在做事当中才能磨掉自私自利的心）。

当时正值夏天，热气蒸腾，得病的人十有三、四。空三师称药、量水,从早到晚不休息。怜悯别人的痛苦,

几乎想用自己的身体来代受。

有一天，有点儿小病，他对如光师说："弟子不久要生西方，求师父慈悲赐给一个清净处所，好图个方便。"如光答应了，问他什么时候走，他说不出十天。大家不信。第二天早晨，就移居在寺院东边一间清净房屋里，如光师也嘱咐他要好好养病。空三师说："今天就要往生了，我没有静养的时间。所愿的就是把我的遗体快速火化，我就满足了。"如师答应了他。

空三结跏趺坐，闭上双眼，合着掌念佛不断。当时出家在家有八十多人，共同念佛，助他往生。如光师请空三师留个偈子。空三说："能说不能行，终是假智慧。"（这道出了他一生修行的心得，光是嘴巴说而不做，那是假的智慧。所以要能说又能行，才是真智慧。）说完端坐而化。当时是五月十三。过了两天才入龛，但他端坐就跟在生时一样，旁边没有苍蝇蚊虫，而且时时闻到异香。荼毗时大家都闻到栴檀香。

民国金浊法师。台州人，8岁在台州东门外的延寿寺剃度。后来在国清寺受戒。最初师父教他诵大悲咒和观音圣号。以后他每天诵大悲咒四十九遍，其余时间专

门持观音圣号，从不间断。

生平视名利如泡影(就是看名利像影子一样没有任何实义)，而且各种习气嗜好，都净除干净。平常给人治病，应手就好，也不收报酬。人家问他有什么神妙的法子，怎么这么灵验。他说:“我只是念观世音菩萨。”

民国十七年，他住在小庙里时，遇到盗匪来抢劫。他除了一件破衲衣，什么都没有。盗匪就气恼，用枪打他，右额中了两弹，右手臂中了一弹。但他没有死，不久就好了，脑门上、手臂上都有明显的枪痕。这大概是多生业债重报轻受了。

十八年夏天，到宁波阿育王寺，因为没有衣单（就是没有衣服、棉被等)，讨单的时候没有批准。这样他就静坐了半天，毫无怨言。当时就送他到养心堂暂住。

到了八月份，管堂师来催单。金浊说:“我住时间不长，我要往生西方，请您老慈悲。”到了十月十九，跟大家说:“三天之内脱离苦海往生西方，奉劝同参老实念佛，或念菩萨。一心称名决定往生，佛不打妄语。”又说:“观世音菩萨手持银台，时时现在我的眼前。”大家认为他是说假话吧。

二十一日中午前，他搭衣持具到各个殿堂礼佛，而且到管堂师那里汇报说:“下午一点我要生西了。”大家

还是认为他在说妄语。早晨九点过堂，仍然吃两碗饭，饭量没有减少，跟同寮的人说："常住的规矩，人死了要送入山，抬尸体要用四角钱。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双鞋送给你，你帮我付吧！"中午十一点，他上了厕所，回寮房朝西方坐着。到下午一点，果然安然坐化。

民国古虚大师（谛闲大师），他是浙江黄岩人，宿世就有智慧。20岁时，到临海县白云山出家。过了两年，在天台国清寺受戒。从此冬参夏学，精进不已。他到各位尊宿前去请教、亲近，尤其跟敏曦法师最相应。参与《法华经》的讲席，经还没讲完，他就已经领得三谛三观的妙旨。在覆讲小座时，大众震惊，敏曦法师惊叹为法门龙象！

28岁，在杭州六通寺，开演《法华经》，讲到"开佛知见"时忽然入定。很久，出定了。从此辩才无碍，回答辩难、解释疑惑就像从瓶里泻水一样滔滔不绝，或卷或舒随意自在（这就是展开来讲、收摄起来，都随心所欲）。从此他就以弘法利生为己任。

又考虑到慧多定少难免障道，所以又在慈溪圣果庵闭关，精研大乘经。三年后出关，受上海龙华寺祈请，再讲《法华经》。讲完又去金山寺参究，再回国清寺修

观，造诣日益深厚。在迹端融祖前得法，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。

从此终生演讲，到处有人迎请，开法会时都是几千人。几十年来讲演一直不间断，尤其自己的修行不论寒暑都不间断。每天持《金刚经》《圆觉经》《观经》《行愿品》等，并且念佛一万多作为常课，初一、十五加诵《梵网经》。

这期间，中兴温州头陀寺、天台万年寺、宁波观宗寺、杭州梵天寺等，都是为了培养僧才，建立道场使大家能住下来安心办道。自己常住的寺院是宁波观宗寺。

著述很多，都妙契佛心，能相应群机。一生修行的宗旨是教阐天台、行专净土（在教法上弘扬天台，行持上专一在净土）。所以凡是讲经，都一一指归念佛。自身无论行持、见解，都超胜独妙，所以为四众弟子所钦仰、崇敬，人们称他为中兴天台教的祖师。对于公益慈善事业也无不慷慨资助成就。

民国二十年春夏之间，在上海玉佛寺讲《楞严经》。又应无锡居士迎请，讲解省庵大师《劝发菩提心文》。当时因为年纪大，天又热，又过于劳累，讲完后就生病。回宁波后，精神日益疲乏，就息下心来修养，决心以净土为归。虽然没有痛苦，但是吃的饮食越来越少，身体

也越来越虚弱。

二十一年夏天，把观宗寺的一切事务交付妥当，让门人宝静法师等继续弘扬住持。

到七月初二中午前，忽然向着西方合掌，很久后说："佛来接引了，老人从此与诸位辞别。"不久，让侍者用香汤沐浴、换衣服，接着让寺院大众集合在大殿念佛，又让人扶着走，在龛中结跏趺坐。午后一点三刻，在大众念佛声中含笑往生。当时面色光洁，头顶暖气长时不散。世寿75岁，僧腊55年。

民国省元法师，山东蓬莱人。少年时入县学，当时朋友死了，他给料理丧事，就觉得人命无常，起了出世想（就是觉得人命无常，想要了生死）。这样他就从海上渡船到了辽宁和高丽等地寻访善知识。到处遍访后，仍然回到辽阳千山中会寺，礼思公禅师剃度出家。以后又在天津海当寺受戒。之后出关回到寺院，到处礼禅师圣地、拜谒善知识。随后到上方山静住，又移居到云梯庵静住苦修，对禅宗大旨颇有领略。

一九零零年庚子变乱时，很多难民集中在山里，省元让他们一心念佛，当时都很安全。

过了几年来北京。民国戊午年，与拈花寺的全朗和

尚见面，一见就很投合。民国九年，移居在拈花寺，全朗和尚答应终身供养他，所以他就闭了两次关，历经九年时间。出关后，四众弟子都来求开示，省元说："文字般若、口头三昧都不中用的。只有四威仪中单提一句阿弥陀佛，时时觉照、字字分明地念去，加上真信切愿，决定求生西方，自然能得真实受用。"这是他用功的心得。

从此，他自行化他，一律以净土为归。全朗和尚也对他恭敬有加。等到量源和尚继住法席，对他的礼遇更加隆重。因此，他常常对人说："我在拈花寺，人、地、饭三缘具足。也许将来就是在这个地方生西方了。"

当时有位霞光法师，在省元后两年来的寺院。他们志同道合，同修净业，而且约定互相送往生。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，省元行动照常，只是饮食稍有减少、体力渐渐微弱，仍然精勤念佛。

这一天，霞光法师对他开玩笑说："往生了吗？"省元说："我往生了，你来送我吗？"霞光说："一定亲自来送！"当时的量源和尚见到他表现疲倦，就请医生来给他诊治，没什么效果。还想再请医生，省元说："时间到了，用医生干什么！"到了二十六日，他常常问时间。有人领会他的心意，说省元师会在晚上十二点往生。

到了晚上，霞光法师说:“这是最重要的时刻，请提起精神念佛!”省元说:“老僧最爱念佛!”当时出家在家很多人在为他助念。一会儿，他就起来结跏趺坐。霞光问:“心里明白吗? ”他说:“怎么不明白!”接着抬头看着西方好几次，大家还是为他助念，他就这样含笑走了。当时是二十七日子时，世寿72岁，僧腊37年。霞光师果然亲自送他往生。

圆寂之后，房屋里充满异香，十多天不消散。有些不念佛的人说:“你们是拿香水假装的!”才说完，香气更加浓郁，不是寻常的香气可比。这样让阐提也无法诽谤议论，知道确实是往生了西方。

荼毗后三天，大家都来捡舍利，屈映光是他的皈依弟子，知道省元法师修持真实，一定会有舍利。他是这一天后到的，就问:“见到舍利了吗? ”大家说:“没见到!”屈居士顶礼完毕，舍利顿时出现，五色灿烂，多到一千多颗，大家都得到了。十天过后，屈居士等几个人又到荼毗的地方，又各捡到了几颗舍利。

民国持心法师，浙江鄞县人。民国五年，41岁时，在普陀山白华庵出家。第二年在本山普济寺受具足戒，后来在佛顶山阅藏楼恭阅大藏经。

不久又在白华庵后山建了一所茅棚作为修行之处，茅棚里供奉西方三圣像。他修行非常恭敬，每次入佛殿一定换干净鞋子，饮食前必定先供养佛，每天诵一部《法华经》，早晚念佛回向，求生西方，即使严寒酷暑从不间断，10年如一日。后来因为这地方被盗，就回庙里住了闲寮。

民国二十一年夏天，自己知道不久于人世，就把平时的积蓄拿出来，在普济寺助装佛像、设千僧斋供众以及做各种善事，全部用光，只剩一百多元作为料理后事之用。

到了秋天，稍微有点咳嗽，这病缠绵在身很久不愈，自知往生的时间将至。十月二十六日，带着衣具，亲自到法雨寺库房，对都监然祥师请假，说自己明天一定往生，请他代为起龛、入塔等等。所剩的一百多元钱都交给徒弟料理。别人见他没什么重病，都不怎么相信。第二天黎明，果然安详端坐，**念佛**而逝。时年57岁。

往生比丘尼

民国如智法师，姓王，她是陕西长安县以东宛平人，秉性清净、坚贞。幼年时不吃荤，喜欢听念经声和佛号。见到堂姐出家了，住山苦修，常常生起见贤思齐之心。

父母很疼爱她，所以她平常不敢说要出家，只是随着姐姐在山里住，帮姐姐背柴、打水，吃的是蔬食菜羹，仍然怡然自得。

18岁，生病垂危，医药无效，奄奄一息。昏迷当中，只是叫着要剃发求戒，没有别的话。她父母心疼女儿，这时就观想在佛前允许她出家，病就慢慢好了。

21岁，在姐姐师从的同保老和尚前剃发。这一年冬天求戒，然后礼拜、忏悔、学戒，非常精勤恳切，但身体虚弱经不起劳累和用心，老病又发作。病中勉励受了沙弥尼戒。戒师怜悯她，让她回寺调养，以后病好了再来受戒。

她回到寺院，病加重，已经不可治了。此时她仍然念佛不断。（她在生命垂危时一心系念西方，以西方为归。）

这一天，忽然睁开眼睛，望着空中合掌，高声称念观世音菩萨，念了三声，作三礼拜的样子，就这样忽然去世。当时是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七日。

民国如觉法师，台州人。她有三个哥哥、一个姐姐。后来她三哥和二哥都出家了，如觉和姐姐心里很羡慕，于是就在清朝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同时剃度出家，当

时姐姐22岁，她20岁。受具足戒之后，姐妹俩一起闭关三年，又一起到各名山去进香。一年后回来，又共同闭关九年。出关后修行更努力，每天一定礼佛一千拜，念佛不计其数。见人就劝导念佛，说“多念一句佛，就少说一句话、少生一个恶念”。徒弟们经她们的感化、教诲、训导，都修持很努力。

民国十一年六月初三，早课完毕，如觉忽然觉得胸部和腹部涨闷。徒弟们赶忙让她吃药，没有效果。第二天稍微好一点，起床照常做功课。吃完饭，身体突然发寒，就蒙着被子睡，还是不出汗。初六日，身体已经非常疲乏，只是神志很清醒，把徒弟们召到床前念佛。到了傍晚，眼睛慢慢闭上，手脚也冰凉了。床前的徒弟都在哭，她又张开眼睛，微笑着对大家说：“生何喜，死何悲，你们哭干什么（她有修行，生死之际能自在，所以教导大家：这世间，生有什么好欢喜呢？还是轮回。死又有什么好悲伤呢？凡是生就有死，哭有什么用呢）？我现在去了，你们相处要比以前更和好，修持要更加不松懈。生死事大，时间有限，千万不要耽误了。你们既然已经以女子身、现尼僧相、得尼僧的名，不可以认为这不是殊胜因缘，无量幸福。所以必须时时警惕策励自己，保持这比丘尼的人格，做一个有名有实的尼

僧。”说完就安然去世，相状极为安详，顶门直到第二天中午还是温热。世寿57岁，戒腊38年。

民国莲贞法师，丹徒赵家的女儿。清朝光绪二十五年秋天，夜晚逃到某寺院，投靠圆信比丘尼剃发。圆师怜悯地答应了，就给她剃度，当时17岁。现了出家相后，她修持非常勤奋、坚定（人最初出家时都有一番好心，都想好好修行，但时间一久往往就变了，如果能够保持当初出家的这番心，那就会成就道业）。每天一定诵《阿弥陀经》四十九遍、念佛号几万声，即使生病也不间断。

受戒之后，她回到家先看父母。父母很高兴，强迫她蓄发还俗，她宁死也不肯答应。住了一个月之后，就回到庙里，从此修行更加殷重、虔诚。

民国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晚上，烧了地藏香后，忽然感觉头疼，就睡下了。早晨起来，徒弟悦禅端来粥。莲贞说：“不需要，可以给我准备水，我要洗个澡。”洗完又剃发，取来干净衣服和袈裟等，都穿好、披好。

当时大家听到消息都赶来，莲贞师合掌向着圆信师点了三次头，说：“师父，我走了！”又向大家点头告别，说完就闭上眼睛往生了。这是民国十一年八月初一下午三点的事。

民国了定法师，安徽崔家的女儿。从小跟父亲离开家乡到江苏一带做官，嫁给黄家。当时牵涉到一些嫌疑的事，离婚回来。他父亲很正直严厉，要把她处死（从上下文看，好像是男女之事）。母亲偷偷地把她放走。

她离开家，不晓得到哪里去，漫无目的地到处走。途中遇到了青莲庵的德惠比丘尼，忽然生了感悟，就跟随而行。等到庙里，哭着把自己的事跟德惠尼师表白，坚定地请求出家。德师可怜她，就收留了她。最初没给她剃发，在庙里住了几个月，功课已经熟了，屡屡请德师求剃度出家。德师见她很诚心，而且又年轻、美貌，如果不剃度，常常住在庙里，恐怕多有不方便。因此为她剃度，成了正式的出家相，取法名为“了定”。她皮肤白皙，就自己把皮肤晒黑，想毁了容貌而谨慎修行。

受戒之后，闭关三年。她在关房的墙壁上帖了两张大纸，一张上写着：“汝是什么人？答曰：我是一个尼僧。”另一张写着：“做尼僧应该怎样？答曰：做尼僧应息妄念佛。”每每生妄念及念佛疲倦时，就读这两张纸上的字，心便安定，念佛更加有精神。

这样德师也很器重她，说：“人谁没有过失呢？有过失能改正，那也就是无过。”又说：“人人能像这样立志，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僧尼。少年男女出家最初难免

生妄想，但自己能设法克制加上警惕，时间久了,妄念自然止息。妄念止息，破戒坏法之事，自然不会发生，修学也自然勤奋。”了定说:“如果天下做师父的，人人能像师父这样善于教诲引导感化，那不论什么人出家，也一定能持戒修行。所以世上破戒毁法的也有一半是师父的过失（就是没有常常提醒、常常教诲、引导)。”

后来了定尼师，对她的徒弟恩德有加、启发她们，常常这样好心利益徒弟，结果师徒之间就像母女一样，心非常相契。而且她平常教导徒弟很严格、很恳切，也很有方法，所以徒弟们都精勤、坚定地持戒念佛。

了定晚年专修净土。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，没有病就示现圆寂，有很多瑞相。世寿76岁，僧腊56年。

民国果仁法师，彭泽陶家的女儿，嫁给宗家。清朝光绪三十二年，到本地净土庵出家，礼圣宗法师为师。民国元年，落发为尼。

最初她学一点导引术。民国九年春天，刘契净居士等在庙里设了佛学会，她因此听到了念佛求生净土的简妙法门，顿时发起信心，把以前盲修瞎炼的外道法尽情抛弃，然后就孜孜不倦地念佛，又学《金刚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、大悲咒，作为早晚功课。

民国十三年冬天，有一点咳嗽的病。她徒弟常参在

十二月初八，梦见四个童子在前面手执幢幡，后面四个人扛着一顶轿子，说是来接当家师去西方。

乙丑年四月二十日，果仁自己梦到一个僧人，左手捧着莲花钵，右手垂下膝盖，对他说："你将在六月初五登上莲花座。"第二天告诉了常参，接着取了钥匙等交给她，嘱咐说："我能够生西方，亲自得受佛的明诲，这是我最安慰的。你好好侍奉师公，撑持法门，要严谨守护皈依戒，念经礼佛，就像我在世时一样，不可以乱来。"

临终前七天，又让徒弟跟山下人家告别。刘契净居士因为她还没有受大戒，就请城隍庙的比丘悟道师为她说三坛戒法，以及为她制备衣具。

六月初三晚上，常参又梦到一个僧人，有一丈多高，披着红袈裟，胸前斜挂着一条带子，上面写着："南无西方接引阿弥陀佛"，头戴莲花瓣帽，帽顶上现着一朵白莲花，一尊佛在上面跏趺而坐，口里称"请当家师一起去"。

过后两天，也就是果仁预告往生的日期，悟道师和刘契净等都来助念。午饭之后，果仁对大家说："天气太热，请各自回家洗澡。我在晚上戌时（晚7～9点）要走，洗完澡再来也不晚。"大家就离去了。

到时候再来，见到果仁已经结跏趺坐，念了几声佛就圆寂了。第二天入龛，面貌如生。她的遗嘱是要把骨灰散在地上，跟蚂蚁等结众生缘。

民国圣道法师，彭泽人，宗家的女儿，嫁给陶家。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在本地净土庵出家。民国九年，刘契净居士在庙里创办佛学会，圣道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

民国十五年八月间，梦到一个人来庙里，向着她合掌说："我要接你去西方。"然后给她一封信，嘱咐不要丢掉。

十月间又梦到朝南海。船走了几天，过完了海登上山，见到山岭旁边有个妇女，两只手上现的都是眼睛，光明闪烁就像电光一样。圣道问："这是什么山？"说："是灵山。"圣道就脱帽下拜。妇女赞叹："你念佛虔诚，我来带你生西方。现在你就回去。"手引着她起来。忽然醒过来，帽子已经脱在了枕头边。

第二天，她就告诉徒孙常参说："我在明年正月十三日要走。"然后很周到地安排了后事。

十二月除夕，常参梦到圣道上殿拜佛，拜完说："我走了。"这时庙门外人声鼎沸，都说来迎老和尚。到了民国十六年正月十三日，早课做完，圣道对常参说："今

天有佛事，你要早点做饭。”自己进房印了往生纸钱。

午饭供养后，快要吃完饭时，手忽然冷得缩起来，说要走了，手中的饭碗忽然旋转往上腾，就像花的样子，一直升到一人高。圣道笑着说：“好看哪！”大约一刻钟，碗才降在座前熏笼的梁上，端正地放着。碗里的饭一粒都没掉出来，真是不可思议！到了时辰，圣道师果然安详而逝。

民国大悟法师，姓袁，江苏南通人。幼年时许配给邵家。还没有嫁，丈夫就去世了。她发誓不再嫁人，到县城西边的大悲庵出家为尼。从此立志向念佛，求生净土。

她常常说：“佛法很广大，只有净土最契合时机。拜佛坐香等都是帮助消业障，使得自己容易成就净业。”出家之后，她努力地担任各种苦行，提水、舂米、烧火、做饭，什么事都进进出出一个人做（她是发了真实的心，也就样样都能做）。早晚做净土功课，一天比一天虔诚、恳切。

最初剃度时，她才22岁。她许配的丈夫家执著世间的成见，千方百计要阻挠她，但她志愿很坚定，终于满了自己的愿。当时所住的庙已荒废败坏，她就募款修建、

严饰，开辟了佛堂，又种了很多菜，资助大家清修。见到别人有苦，就随缘跟他说法，人们常常被她感动。

晚年时，因为身体精力逐渐衰退，就急着把普陀和九华两处圣地朝完，也感得一些瑞相。

民国十六年二月，有点小病，病里留下一偈："世间万缘都放下，唯有念佛是真心，一念超出娑婆苦，贪瞋痴爱都除尽。寸丝不挂光明台，参透法身脱苦轮，得满极乐清净愿，再入娑婆度众生。"到十八日，见到佛放光来接引，安然化去。世寿73岁。二十八日阇维，得五粒舍利。

民国宏源法师，在南京慧月居剃度，发心很早。平生喜欢念佛，精勤地拜佛。对师父很恭敬，和大家也相处得很好，对每个人都是温和、诚恳。少言寡语。律己很严，待人宽厚。自己平时生活非常简单。上殿念佛，领导大众，争先恐后，早如是、晚如是。从寒天到暑天，从不间断，几十年如一日。（她这一生就是这样修行度过的。）

民国十九年得病，请医生来调理没有效果。卧床几个月，当时身体消瘦，而且浮肿，饮食日益减少。问病的人来了，只是点头不多说话，只管加紧念佛。后来有

多天不吃饭，仍然念佛不断。

临终前几天，有几次曾亲自见到了阿弥陀佛，更闻到了异香满室，而且有莲花现在床前。在她奄奄一息时，舌根还能微微转动，随着木鱼引磬的声音念佛。到了冬月二十八日，正念分明而逝。

往生居士

清朝高士桢，钱塘人。他祖先住在山阴梅里，所以自号为“梅溪道人”。51岁生病时入了冥府，在地狱里游观。有冥府官员嘱咐他说：“你现在回去，要一心念佛，一心行善，决定能出苦。”高士桢记住了。三天后苏醒，病也好了。从此发心念佛、修各种善法回向西方，而且也转而把这件事教导别人。

这样经过25年。到了75岁，临终前三天，自己预知时至说：“现在我离苦恼了，奉劝世人及早修持，免得后悔。”这样安然而化。当时是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。

清朝沈载元，自号“可僧”。吴江人，中年经商。60多岁就不做了，潜心净业，长斋念佛作功课，每天念一万多佛。他性情很仁慈、宽恕，自己有多余的都拿来

救济穷人和放生。

嘉庆十六年秋天，有一位僧人忽然来了，直接奔向他的住房，稍微谈了几句，他就了达话里的玄义。僧人嘱咐他:“来日你临终时要告诫眷属不要哭。”说完走了。沈载元很感动，就在门外烧香、顶礼，表达敬意。

这年冬天他生病了，但念佛声不离口。已经不吃不喝七天了，到了十二月六日早晨，让人点四十八对蜡烛，佛堂里设好香案。他洗好了澡、换上了衣服，端坐合掌朗诵佛号，叫眷属一起助念。很快，鼻子的气像烟一样，声音渐渐低下来，就这样走了。世寿72岁。等大殓时，面貌像生前一样。

清朝王际良，金山县人。50岁时皈依三宝，念佛放生。他的志向很坚定，行持这些善行从不厌倦。这一年二月初，有病，拒绝医药，日夜持名，口里绝不谈家里的事，只是说:“十五日我要走。”到这一天果然如此。前两天他要念珠，等他走后，手里还捻着念珠没有脱开。

清朝曹居士，不清楚他的生处。平时持斋、精进念佛，有好多年。道光二十年冬天生小病，一天他孩子早上来看望他，见他神色不同往日。他指着空中说:“你

见到佛菩萨了吗？我没想到持名的功德能够这样！你作证，我跟佛回西方去了！”说完就走了。

清朝丁世济，元和县的县学生。50岁时皈依杯渡海公，法名“广如”。从此精修净业，10年精进不倦。

道光二十五年冬天，他生了病，每天晚上一定念佛一千声、《阿弥陀经》三卷、《西方发愿文》一遍。

一天晚上，诵到“净光照我”这一句时，忽然微笑说：“我现在见到佛的净光了！”

十一月十三日半夜，眷属们围绕床前。忽然闻到异香从空中飘来，逐渐香气充满房间。大家都感到奇异。第二天，他要来笔写了偈子，但字迹模糊，只认得最后一句，有“我便回家见佛”六个字。到了晚上合掌念佛而逝。时年61岁。

清朝钱文彬，苏州长洲人。每天早晨起来，默修十念法。平时做很多善事，做了也不宣扬。曾经出一千金放很多鱼鸟。向来有咯血病。41岁时，病情加剧，皈依在经茂公。

生病时喜欢听念佛的声音。临终前一天，延请灵鹫福海和尚到床前，然后供佛设置法座，受菩萨戒。又延

请几位僧人轮流念佛。第二天晡时（下午3～5点），急着叫人扶他起来，眼睛看着佛像而往生。当时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。

清朝邱逢泰，长洲秀才。少年时有咯血病。这一年夏天病情大作，忽然对佛法生了信心。请了在经茂公在床前给他念佛。

病好之后，他不出门，遍阅各种净土经典。道光二十九年夏天，疾病又发作，念佛不断，结跏趺坐合掌往生。他父亲一向行善修净业，不久也是念佛走的。

清朝钱文灿，他是前面传记中钱文彬的弟弟。20岁时遇到吴宗魏指示他修净业，然后皈依见心和尚。他在灵鹫义公前受菩萨戒，长斋念佛20多年。曾经印《念佛警策》广为布施。

灵鹫寺募款修建丈六高的西方三圣像，缺乏资金，钱文灿慷慨赞成。虞山有座古庙，募款修建西方三圣像，则由钱文灿独自担任。天台国清寺铸造铜钟，也多半依赖他的财力。每一年都照例放生、救济贫苦。

道光三十年夏天，他下痢疾，让人去虞山请莲友张元祺来助念。他对张说：“我和你生死之交，现在病情

危急，请你帮助。”张元祺说：“好。”这样每天跟着他在一起念佛。每当昏沉想睡时，张元祺就策励他。后来元祺想回家，文灿说：“我这四天中可以没问题，过了四天就不能等了。”

元祺按他的话，四天后又来了，这时他昏沉更加严重，元祺就以上面闻启初的传记跟他细讲（闻启初在临终时也是昏沉迷乱，这时也是得人策励，然后提起正念才往生的）。这样讲了之后，钱文灿涕泪交流，就猛厉念佛，从未时到亥时，神识顿然清醒，长夜都不疲倦。天快亮时，手作莲花状给张看，然后右胁而逝。当时是七月初四。遗嘱中说丧事不用荤酒。世寿43岁。

清朝谢春华，杭州钱塘人。他禀性温和正直，与人无争。侍奉父母非常孝顺，从来没有触怒父母的容颜。凡是善行都努力相助，但是不知道吃素念佛。

光绪十年，忽染上蛊胀病，当时不论是医药、祷告都没有效果，就在床上呻吟等死。他有个表弟朱金伯居士，信佛很久，也参访善知识。有一天来对春华说：“我看哥哥的病苦肯定是宿业，如果不立大誓愿念佛忏悔，恐怕难以消除！”春华点点头，就发愿：终生戒杀放生，至诚一心念佛。发愿之后，朱又教他一起念阿弥陀佛，

以四十九天为期。

这天晚上，梦到有僧人给他一粒药丸，让他吞下。醒过来就觉得腹中响动，连续排泄几次，当时身体就很安定。不到三天病就全好了。从此信心恳切，念佛不间断，凡是有念佛法会都去参与。

光绪十五年夏季初，偶尔染上小病，很少进食，念佛更加恳切。到四月二十六日，梦见西方三圣，知道是往生的相兆，就普告亲友说："我要生净土。"对姚明斋居士说："二十八日我要去西方，你可以来助念。"姚说："二十八日没空来。"又说："那二十九日可以吗？"说："二十九日也没空。"又说："这样的话，那就定在五月初一去，怎么样？"他说："初一要来送。"

到了时间，他洗澡更衣，朝西端坐，对子女说："你们如果有孝心，就念佛帮助我，千万不要哭。"随后善友都来了，共同念佛大约半支香，他就举手合掌谢谢大家。然后眼睛向上看着虚空，好像有所见。合掌向着虚空，含笑走了。走后好几天异香不散。

清朝胡亦薛，浙江泰顺人。当地有华严寺的彻权大师，专心于净土，老实念佛。亦薛30岁时皈依彻权师。白天回家干农活，晚上就入寺院念佛。

到了35岁，有病，对妻子说：“我要到庙里养病。”从此就拼命念佛，有半个月的时间，自己知道决定往生西方，这样就放下万缘，不谈世间事。临终的时候，大约在下午，叫妻子请师父和僧人们一起帮助念佛，自己也高声念，越念越响，声音震动了房上的瓦和墙壁。后来师父们让他自己念，他虽然断气了，但念佛的声音一直往空中走，一直念了五六十声，声音越来越远、越来越低（这真是稀有的事，所以净土法门确实不可思议）。

清朝周励之，常熟人，出身名门望族，但没有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。17岁时，听到隔壁的和尚讲净土要义，就从这一年起吃斋念佛，不退不断。等到71岁，六月十八日，忽然对家人说：“明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，可以先给我请香烛预备后事，大士已经亲自为我指示归家的日子，我要在明天早上去净土了。”家人不相信。到时候，他就沐浴、烧香、礼佛，端坐着走了，异香围绕屋子十多天。这是清朝宣统年间的事。

清朝甘露寺里有个给寺院作工的人，向来不识字，但他做工非常勤恳老实，而且虔诚地念阿弥陀佛。

宣统三年，忽然有一天，自己穿着海青礼佛，依次

向和尚、师父们顶礼，拜完后说：“我要跟和尚和各位师父永别了!”随后自己坐在缸里，很快断气了。

寺院的人就把这口缸封好抬到后山。过了两天，大家闻到一股异香，不知道从哪里传来，一天比一天浓郁。有个和尚寻着香气找到后山的缸旁边，才知道香是从缸里发出的。就邀寺院的大众，打开缸盖，香气更加浓烈，见到他的遗体跟生前一样，面容有光彩，证明他是念佛往生的。一时感动了很多人。

民国沈善长，浙江海盐人。生下来父亲就死了，他侍奉母亲很孝顺。一生乐善好施，喜欢念佛，持戒很严谨。他和舅舅吾芝眉先生共同参究大乘佛法，阐明显发净土要义。

民国元年秋天，有病，家人给他找医生，善长推却了，看着旁边的人说：“这四大色身本不是我所有，用医生干什么？我唯愿回向菩提，远离尘垢，能得解脱，归于真如，尽除一切障碍，面见阿弥陀佛，我的愿就已满足。”九月三十日，病更严重，凡是来问病的人都为他念佛，屋子里佛声不断。善长也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快要命终时，忽然对左右说：“五色莲花现在我眼前。”就这样走了。当时神色不变，异香满室。世寿25岁。

民国贺国昌，江西萍乡人。他祖父和父亲做官时都以廉洁著称，贺国昌以知县数次升官，做到了江西民政长。到民国二年秋天，因为参预讨袁世凯的事件，他们这些官就逃避到湖南南岳某寺院避难，名字也改成“衡樵”，每天持准提咒、楞严咒。

民国四年春天，得到有力量的人为他谋一块地修道。当年夏天又有县令诬陷他们，他就进京城表白，这样就解了冤狱。

有罗杰居士，跟国昌是遇难后相识的，所以彼此乐于交往。见到他吃素修禅，怡然自得。有一天定中听到有人叫寥空子，有一句说“寥空识得来生路，又作人寰二次看。”听到这一句以后，他就专修净土，每天诵《华严经》两卷、念佛两万声、礼佛一百拜，写了持斋、念佛、观心、简出四条语录用来警策。

民国八年春天，回到故乡。适逢大旱灾，贺国昌祈祷后立即下起雨来，水深达数尺。又建立道场超拔祖先，常常在虚空中见到诸佛菩萨圣像。又为当时南北战争死亡的人超度，在施食时大家一同见到佛身从空中涌出，这时无数鬼魂都向佛作礼，朝着西方消失。

一天，要回京城，快启程时，暗示不会再回来了，

告诫家人在他往生后不要杀生祭祀。

到了京城就示现有病，大家延请医生，他推却说："我的心很安适，对生死清清楚楚，哪里用药？"念佛拜佛还跟平时一样。从此开眼闭眼就说："我见佛菩萨现广大身，遍满虚空，散开来则有无量的化身像。"之后病就一下子减轻了，念佛更加精勤。临命终时，眷属们都围绕站立，他看了一圈，然后就吉祥而逝。

当他最初发菩提心时，就见到莲花充满虚空，花上各坐着一个人，只有一朵花上没有人。国昌问是什么原因，旁边有人告诉他："这朵莲花是留待你坐的！"才回京城，他女儿就梦到他坐在莲花上向西方去了。

国昌虽然是居士，但持戒特别严谨，快圆寂时，他的弟子彭宪等请求教言，他告诉说："我们夙业深重，如果想要断生死根株，求生净土，发愿要真实、忏悔要恳切、持戒最要精密。如果能三业清净，许你立即就见佛陀。"又说："戒是无上菩提、万善的根本，是正法的根本，戒就是你们的大师，身口意三门要谨慎地护持，不要有违犯，这就是学佛的入处。"所以他平常在道业上就是如此兢兢业业地行持。

民国李荩臣，湖北夏口人。他在江西做官很久，平

时想长生不老，修炼丹术。到了50多岁，反而因为炼丹导致得了蛊胀病。平日和一位居士很要好。有一天居士来看他，李荩臣痛哭求救，居士就给他讲念佛求生净土的妙法，让人把他的卧室收拾干净，悬一幅阿弥陀佛接引像，让李荩臣口念着佛号、眼睛观着佛像，一心求佛接引往生。李荩臣深信受持，居士也帮助他念五百声佛号。李荩臣当时就很心安，恐惧害怕的心和身上的痛苦都消除了，这时居士才告别而去。

后来李荩臣念了几天佛，就预知时至，告诉家人说："有金色的阿弥陀佛答应明天接我走，我已经得到这好处，你们千万不要悲伤哭泣，须要念佛助我生西。"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安详念佛，闭上眼睛就走了。

民国方海生童子，是香港方养秋居士的孩子。养秋素来行善，最近更加倾心于净土。海生7岁就跟着父母侨居在香港，常常效仿父亲礼佛、念佛，还能诵"准提咒"和"华严破地狱偈"。又能跟亲近的人转述西方净土的景象，对人家说："要念佛，念佛能生极乐世界。"

民国九年二月十九日，忽然染病，他父亲在旁边时时念佛给他听，他就能随着声音念。又在闭眼时诵准提咒，语音琅琅不漏一字。父亲把他抱到佛前，他见到佛

像就大声念阿弥陀佛，念到几十遍，声音洪亮，胜过不生病时。

到二十一日下午，童子忽然下床走路。父亲扶着说："去哪里？"他说："拜佛去！"当时声音已经不很清楚，但还能拈香拜佛。

夜里十点钟，他妹妹的乳母正念佛祈祷海生病好，忽然觉得墙壁全空了，光明像月轮，五色的金光灿烂明朗。有一人抱着海生从她头顶上往西方飞去。她正想着、怀疑着，忽然之间如梦醒来。不多久，海生气息就断绝了。

还没断气时，手脚冰冷，眼睛还看着父母。父亲就督促带领家人帮助他念佛，又给他说净土景象，指示他往西方去。海生断气后手脚反而温暖，面色像生时一样，很久才冷，额头是最后冷的。

生病前一天，他的母亲在梦中忽然见到一座佛殿，非常宏伟壮观，发出金色的光明，在正中很深的地方有一朵大莲花，有金色的佛坐在上面，远远看去只能看到佛的脚。

海生宿根深厚，所以7岁就知道念佛，而且得到父亲的帮助，使得他临终正念现前，有各种瑞相。

与此同时，有一位谭乐桥，是南海人。他客居在香

港做生意，性情很朴实、虔诚，很信因果，和方养秋有交情。方养秋引导他念佛求往生，而且送给他一本《西归直指》，谭乐桥就生起坚定的信心，对于念佛欢喜行持，从不厌倦。

有一天染病很重，自己知道起不来了。于是连夜回乡，途中一直念佛不断。到了家里病苦好像没了，就对妻子说："我要生净土，不必请医生，可以帮我念佛。"他妻子向来信佛，就按他说的去做。到了临终时，他还能起身步行，不久叫妻子给他换新衣服，就念佛吉祥地走了。当时面容就像生前一样。

民国徐雷，浙江乐清人。他是当兵出身的人，喜欢喝酒，而且喜欢冶游（冶游就是嫖娼）。杀生食肉、饮酒玩乐，没有一日间断。

民国庚申年元旦的晚上，梦见一个人，手、脚都被绑在四根短柱子上，两个鬼卒用桩子舂他的背，惨不忍睹。徐雷走近一看，是自己的身体。这样惊吓中，仿佛手脚四肢都被捆绑，背上受到很猛的冲击，他在痛苦中大声哀号。微微地听到空中有念佛的声音，他就随口附和。顿时醒来，背上还在痛。因此生起大恐惧心，回忆平时所作的这些杀生、邪淫的恶行，悔恨交集。接着突

然说："我听说学佛可以了生死，脱离地狱之苦！"从此他就痛改前非，每天诵《华严经普贤行愿品》，不断地念阿弥陀佛。后来病得很严重，还是努力地诵经。虚空中常有白光，如圆镜的形状。

一天晚上，对妻子说："明天佛菩萨来接我，屋里要打扫干净，准备烧香。"第二天洗好澡、穿好衣服、戴好帽子，端坐着念佛就走了。所以，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不舍一人，造罪的人忏悔回心，佛同样摄受。

民国周乃勋，浙江嘉善人。父亲憩南性情很淳朴、厚道，喜欢布施。50岁还没有儿子，就在杭州天竺山祈祷佛菩萨而生了他。不久父亲过世，亲戚们欺负他们孤儿寡母，后来就搬迁到西塘住。幼年时很聪明，跟着姐夫周文楷学习，所学的书一看就能背出来。17岁补博士弟子员。当时作文的声誉传于浙江中部。

清朝末年废弃科举，他就入了上海理科专修学校，学习理化博物的学问。毕业后先后任中小学的教师。当时有学生制作动物标本时不慎，把自己的命给送了。他就深有感慨，知道因果报应真实不虚，这样就发悲愿、吃长斋、皈依三宝。因为母命不可违，他勉强应浙江第二中学校长的聘请，在中学里担任学监的职务，但念佛

不断。他知道当时的范古农居士对佛法教理研究很精深，就常常跟范居士往来研究，净业也就更加精进。在休息时，常常跟学生们讲佛学，想用佛法来化导青年。他侍奉母亲很孝顺，大家都以孝子来看待他。

有一天在学校，心想母亲生病很久不愈，就早晨起来烧香，刺指血，写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，而且写了“愿同念佛人，共生极乐国，见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”这二十个字。这一天接到家信，说母亲当天就能起床。所以孝可格天（有孝心就能感应），的确如此。

民国九年冬天，他因为脑部有病回家，十二月十七日，坦然化去。当时全身都冷了，只有顶上还是热的。时年37岁。

民国张荣深，广东澄海人，少年时很侠义，经常结党寻仇，强横暴戾的行为，令乡里的人很苦恼。后来听到净土法门就专心地念佛，改变了以往的行为，成了善人。他拿出向来蓄积的刀剑全部销毁，说:“这些东西，不能给人拿去杀人了。”然后化导家人，让他们都吃素念佛，遇到人就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。

民国九年得了病，知道起不来。他有个老母亲，70多岁，而且有弱妻幼子，又有寡嫂，一家人都靠他生活。

见他不行了，大家都有些忧心恐惧。荣深自己也很苦恼，有些怀疑怎么办。后来他跟母亲告别，自己说：“一心专注向往西方”，就放下了世俗念头。

民国十年正月初八，病情加重。弥留之际忽然坐起来，用力地唱念“金色相好”这首念佛偈。求净水，喝了半杯，说：“佛来接我！”就走了。

民国张文甫，江苏崇明人。妻子很早去世，儿媳妇后来也死了，他儿子就到上海去摇船，很少回家。

张文甫白天出去给人做工，早晚诵经念佛，初一、十五礼念更加勤奋，整个通宵不睡觉。平常生活勤俭，吃苦耐劳，所以领居都很称赞他。遇到有年老、贫穷的人和乞丐，他都倾囊相助，常常自己忍着饥饿把饭让给别人吃，这样习以为常。

民国某年七月十七日起床，稍微不舒服，就对邻居说：“诸菩萨已经给我指示，到二十三日午时我要西归。”他请邻居催他儿子回来，随着买了一口缸准备后事。从此就不再进食，只喝清水，但神志很清爽，像没病一样。

等他儿子隔日回家，他嘱咐好一切。寿衣、海青早就准备好了。到二十三日早上大概九点到十一点，叫儿子和邻居朋友帮他穿衣服。事先坐在缸里，气还没断。

到十二点果然坐化，到晚上封缸时，顶门还是热的，面貌如生。时年64岁。

民国丁菉馨，浙江嵊县人，以教书为业。屡屡考试也没考中。人还是蛮诚恳老实，有客人来拜见时，他都格外礼貌恭敬，人家都笑他迂腐，他也不计较。平常自己很节俭，就是一粒米一寸丝也不随便丢弃。

民国十年，他在张德威家里教书。张给他讲净土法门，他就回答:“我心里喜欢专修，不喜欢兼修。我有个儿子才10几岁，等他结婚之后，再修也不晚。”张说:“一口气不来就是后世啦!我们都是因为‘因循’两字，所以受千生万劫无量的苦恼。幸遇如来大法，哪里可以再耽误呢？！”他虽然点头，但也没有做到。

冬季的一天，马契慈来访。晚饭后，两个人谈论娑婆的苦、西方的乐。马就勉励他不要再迷在世间幻境中，要早办净土资粮。他听了很欢喜，在谈话之后，就持了两千多佛名。从此每天念《阿弥陀经》一遍、佛名一万多声，心心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、极乐世界。平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离这句佛号，哪怕是在患难当中也不松懈。

过了几个月，梦到一位神给他一张红色的名片，一

尺多长，上面写有“明年闰五月生西”的字样。他就把这事告诉给张居士，张说：“这应该是你用心过切所致。”

第二年六月，他从新塘庄辞了教书的职务回家，有点小病。临终对家人说：“我身体颇有光明，恐怕要走了，你们扶我起来。”起来结跏趺坐，又说：“你们念佛帮我，不要哭，哭了恐怕扰乱正念。我死后，顶端温热就是生西。”说到这儿，气就断了，没有一句话说到家里的事，也毫无痛苦。他是中午前走的，傍晚头顶还温热。当时48岁。

民国周明谦，是周学熙的第五个孩子。幼年时随侍父亲在官邸，性情很孝顺，天资聪明，博通经史，对佛典也很精通。

15岁时，祖父去世，当时隆冬严寒，他日夜焚香，随着僧侣虔诚诵经给祖父修福。到出葬时，已经得了病，还在大风口步行十多里送祖父的灵车。回来就卧病在床，自己知道病好不了了。

等到过了年，母亲带他进北京看医生。他听说拈花寺方丈梵行高洁，就去皈依，取法名为“显御”。病中还读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等。

到了秋天，病情加重，他怕伤父母的心，坚持请求

进医院。过了一天，他哥哥志俊来看他，因为哥哥一向不信净土法门，他就对哥哥说:“修净土决定生西方，哥哥要诚信不疑，弟弟已经亲自蒙佛接引了。”这样就合掌，高声连称了几声佛号，就含笑走了。他哥哥看呆了，也生起信心。当时是民国十一年七月初八。

民国钟子良，浙江人。他是做医药行业的，本来信道教。42岁时，有福济寺的慧生师送他《龙舒净土文》。他看了就生起坚信，每天诵《金刚经》《阿弥陀经》等，念佛回向，求生西方。

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早晨，知道往生的时间已到，嘱咐家里人:“我要洗身换衣，帮我一起念佛。”吃了晚饭，嘱咐儿女点香、点蜡烛、念佛，没有一点痛苦，戌时（晚上7～9点）往生。当时69岁。

民国陈德，广东澄海人。小时候跟孩童们一起游戏时，见到昆虫，一定把它放了，心里才欢喜。一向体质瘦弱，喜欢学天文、地理、科学、哲学各种学问，尤其对历史、算术有心得。平时力行《功过格》，印《阿弥陀经》等及一些有效药方流通于世。中年时肺病更严重。

晚年听到净土法门就信受奉行，闭门不出，自己吃

素、诵经、拜佛，10年如一日。

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，感冒，卧病不起。二十八日晚上，自己说："阿弥陀佛和诸大菩萨，接引我西归了。"二十九日，四众围绕，他自己端坐化去。当时闻到异香，时年62岁。

民国柳步瀛，苏州洞庭山人。性格非常诚恳老实，他曾经在胶济铁路干事10多年。德日战争暴发后，他就辞职回到上海。

民国八年，管理罗店邮局，生了一次病，几乎快死去。就辞职回到上海养病。这时有机会与老友欧阳石芝来往，因而听到净土法门，对于净土很崇信，而且努力行持。

民国十年春天开始持戒，吃长斋念佛。当时厦门路能仁寺正好组织莲社海会，作为同修念佛的处所，柳步瀛也参与发起。每逢法会期间，他到得最早，不论风雨寒暑，从不间断。等到净业社在爱文义路成立，社里讲经念佛，有很多莲友集聚，他也每天都到场。

谛闲法师来上海讲经，他请求受三皈五戒，取法名为"显渠"。民国十一年秋天，妻子去世。厌世的心更重，求生西方的心也更切。平常有痰喘病，冬天发作春

天就好。

民国十二年到了春季，天还很寒冷，所以这次得病很久也没好。但他奔走在两社间，诵经念佛毫无疲倦。有一天忽然对大家说："我身上病苦拖累很久，有幸的是我快离苦了，近日须要请各位帮我一下。"大家答应，并勉励他放下万缘一心念佛。

二月初八清晨，他就去莲社，自己独自坐着念佛，整日不断，社友们租车催他回去。第二天晚上，社友中有人来看望他，见他起坐、谈笑都很正常，也就很安慰，没有料想到他就快往生了，所以大家也就很高兴地告辞回去。

柳步瀛就在床头跏趺而坐，闭眼念佛，大概一个小时。忽然问儿子说："刚才是哪个给我茶喝？"儿子说："没有啊！"他又说："你赶快去能仁寺请大家来，我要走了。"儿子说："现在是半夜，大家都散了，怎么办？"他说："那就赶快烧香！"说完，念佛更急。一会儿，张开眼往四边看看，说："怎么来这么多和尚？"说完，合掌没有声音。大家近前去听，已经没有呼吸。这样就高声念佛送他。当时是二月初十子时，时年59岁。

民国周廷弼，江苏无锡人。他禀性很慈祥，处事精

明果断。几十年来，自己经商时，对下属工人非常照顾，自己有财富就救济贫苦、危难，做了很多感人的事。他在上海经营锡金公所用来救济同乡，在家乡设置义田、庄屋施舍给同族没有田地、没有房屋的人。而且救济监狱里蒙冤的囚犯，出巨款赈济灾民。总之是乐善好施、仗义疏财。做什么事都发自于天性、发自于善心，这都是宿世有善根的表现。

等他崇信佛法后，做的利人之事就更多。民国癸亥春天，他在谛闲老法师前受了三皈依，奉行念佛法门。从此六字佛名不离于口，早上是阿弥陀佛、晚上是阿弥陀佛、穿衣时是阿弥陀佛、吃饭时是阿弥陀佛。到此，他深深地了知：红尘世间都空花，要赶紧谋一个根本的归宿。

等到秋天七月二十日，口念着弥陀，安详而逝。

民国王逢源，江苏无锡人。性格深厚圆融，不露锋芒，对于世间的人情事故很通达，办事也很老练。但他向来做人很简洁，不希求荣华富贵，唯一对慈善公益事业毅然勇为。因此，当时地方创办溥仁慈善会，推他为干事。这样他就常常和大家在一起，不拘成见。担任事务很正直，不顾劳苦、没有怨言。

辛酉春天，参霞上人和居士们在西林禅院结莲社，提倡净业。王逢源也欢喜参加，他信愿很真挚，早晚有空儿常常念佛。

民国十二年中秋前几天，脖子上生了毒疮，医治无效。十天之后，病情更加严重。二十七日晚上，一看脉象，已经病危。他还是端坐持念，念完了五寸多的香。第二天，神气安然，病好像没有了。此时预知时至，召来道友帮他念佛。

夜晚叫家人给他换衣服，扶他起来面向西方站着，然后掐珠念佛，非常从容。一会儿，又上床结跏趺坐，念佛不断。晚上大概一点之后，他看着儿子说："我往生西方极乐国去了。"说完，就安静地断气了，手指还是做掐珠的形状。全身都凉了，只有顶门暖热。当时民国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，时年56岁。

民国柴祖尧，浙江余姚人。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。他性格坦诚正直，一生没有大的善恶。

民国十一年，在居士林皈依谛闲法师后，每天诵一卷《阿弥陀经》、念佛若干声，没有一天间断过。

民国十二年去普陀山礼佛，遇到某法师开示，回上海念佛更加精进。九月二十六日下痢疾，肚子疼，吃药

几天就好了。十月初四早晨，他侄女婿李经纬来看他，见他脸色很好，而且问到谛闲老法师最近在哪里。李告诉他，在江苏如皋讲经。他听了很高兴。

下午两点左右，稍微感到呼吸有点急促，家人想给他另外请良医。他制止说："我已经定了，七点钟走。"当时听的人都不太相信。到了四点，他自己起来净身洗足，很快卧在床上静养，一直不停地念阿弥陀佛，只是声音很细。五点之后，不断地问时间。

到了七点，家属先后到了，他自己起来穿衣服，而且说："菩萨现前了，我要自己到屋外去礼拜！"他弟弟阻止说："我来代你拜！"他点头说好。不久坐着起来，略微嘱咐了一些家常话，心很清明。然后说："念佛决定生西，你们一定精进！不要徘徊！"又嘱咐说："千万不要哭，要帮我念佛。"说完，合掌念佛，安然而逝。时年61岁。

民国单德尊，浙江绍兴人，性情刚直、见义勇为，和骆季和居士是同学。他们离别之后，10多年没见面。民国十二年八月，他从青岛生病回来，病很严重，知道骆家是行医的，就叫人请骆季和来诊病。骆季和很快来了，病还可以治，调理了一个多月就好了。好了之后，

宿慧顿发，常常跟骆说这世间事都是虚幻，自己束缚于人事的苦恼。骆就趁机给他开示净土法门。他听了很高兴，而且心里有领会，请示修净土的课程和应读的经典，骆季和为他一一讲述。

后来他身体逐渐康健，就发心在家里设一间净室，供佛菩萨像，作为礼拜观行用。他女儿爱珠，才17岁，也每天欢喜地跟他一起作功课。

单德尊从事佛学之后，造诣逐渐深入，而且更加厌弃世间的事，想老来隐居。无奈，他担任的“青岛中国银行文书”这个职务，非他莫属，行长一再写信催促，在情义上不可推却，所以还是去了。

因为路途劳顿，到了青岛，他痼病更加严重。后来因为病重，就日夜兼程地回到家乡。

到了民国十三年四月初一，病势更加严重，自己知道好不了，很详细地处理完家事，嘱咐走后不要做法事，只要延请一位僧人在灵前常诵佛号，就满足了。家人悲伤哭泣，他说:“我的心正专注在西方，不要乱我的心。你们要一起念佛帮助我往生。我这次去了，直接到极乐世界，实际并没有死。你们不明白佛理，我也不能给你们细讲，但前天已经有菩萨来告诉我，这次去有我的位置。这种快乐胜过人间万万倍，我这是大庆幸，你们悲

伤干什么？”

家人准备给他换衣，他制止说：“我去的时间是初三未刻（下午1～3点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你们不要过于操心，只要为我念佛就好。”初二，他就叫人剃头、洗手洗脚，更换衣裤。到了初三快中午时，告诉家人：“时辰到了，快扶我结跏趺坐！”才到未刻，他就安详走了，遗体的温热一天不散。三日后大殓，容貌颜色不变，比生病时还温暖、红润。时年58岁。

民国冯日南，广东博罗人。冯达庵居士的父亲（冯达庵是东密大德）。晚年时老苦、病苦一起逼上身来，因此对娑婆的苦很厌离，发心念佛求生极乐国。从此，六字洪名，不论出声或默念从不间断。梦寐之际常见佛光。

民国十三年夏天，老病更重，起来、坐下都要人搀扶。秋天七月十五，病忽然好了，苦也顿时减了。十六日，看见空中有大莲花，绚丽无比。十七日夜晚，对家人说：“我净土资粮已经具足，明天走了。你们好自努力。”第二天中午，家人端上粥来，老人又说：“好好！吃了就回西方了！”到了下午申时（下午3～5点），感得西方三圣现前，急忙喊儿女礼拜。当时心神很清晰，连

连地持佛号，心越来越殷切，家人也轮番助念。到了傍晚快天黑时，气息逐渐细微，安然化去。

当时全身温暖异常，面带欢笑，看起来比平时还有光泽。几个小时后，身体渐渐冰凉，顶上还是腾腾热气。时年77岁。

民国杨莲航，浙江余姚人。家里很贫寒，幼年时经商，非常守规矩。民国十一年，听说同乡童觉航居士修净业，就屡屡前去请教，研究佛理。虽然他文学很浅，但对佛法的解悟超出一般。

民国十二年九月，莲社道友共同约好发菩提心，杨莲航也参与。民国十三年三月，因为生病私自破了杀生戒，逐渐就跟莲友们疏远了。到了七月，病情加重，莲友告诉他会死，他自己观察也好不了，这时候才警醒后悔。

初八，他自己努力地走到佛前，尽情发露、诚心忏悔，而且又坚持守五戒，发誓再不犯。从此放下万缘、扫除爱欲，一心默持佛号，等待临终佛来接引。

莲友们知道他念佛的功夫浅，所以临终前六天为他请人助念。到了最后两天，莲友们也亲自来助念。从十二日助念起，一直到十五日，他忽然觉得神气清爽，一

直到十七日都很正常。据他说，梦里见到光明，就像五六盏电灯那样亮。到了晚上去看，还很正常，认为时间还没有到。

莲友们高声助念，一直念到二更（晚上9～11点）。大家想回家，哪晓得此时为他助念已经得力。他听到大家要停念，就说:“我还没到西方啊，大家要通宵助念!”大家认为他话里面有深意，就又高声助念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就笑了，对大家说:“西方现在到了。呀，好莲花!呀，好大的七宝池！好光明!”叮嘱大家高声助念，不可以断。

前面他的身体疆卧不动，这时，头、手都很灵活，大声说:“好莲花！好宝池!”喜出望外的样子。这样一个小时，就闭口不言，手脚也不动了。只是仰卧，两眼专注地看着床前的佛像，渐渐见到他的眼珠模糊了，呼吸渐渐短促，直到十八日早上五点才断呼吸。

这一夜，莲友只有四个人，通宵高声助念，而且时时策励。念到他断气后一个半小时，又换所请的人再念，一直到他身体冷了为止，不叫他家人哭泣。

他命终后，到十点钟，其他地方都冷却了，只有顶门还温热。他的往生，全靠道友助念的力量。当时是民国十三年七月十八日，时年30岁。

民国王景枬，湖南武冈人。从小很聪明，科举时代，以写应试的文章而出名，跟他一起交往的人大多很有文采。因为他屡次都没考中，后来就隐居讲学。他人品很好，从来不讲乡里的是非，所以人们都称赞他德行高尚。性情很沉厚，有人讽刺侮辱时，他反而说："有容德乃大，哪里值得计较呢！"

民国七、八年间，有亲友提倡佛学，王景枬听了就生觉悟，大喜过望，而且说："从前我读书都是糟粕，现在才在你这里得了安身立命的法，你利益我实在很大呀！"从此就在家里安立了佛像，早晚持《金刚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大悲咒》等，还修十念法作为常课。白天没事时就看经。有时候遇到乡里的斋公斋婆，就为他们赞叹演说念佛法门，指示他们怎么取舍。也每每以念佛戒杀等劝告同人。

中年丧妻，后来屡次续娶，又屡次丧妻，晚年生活很艰难，但是他的心处之安然。即使很忙，也从来不改念佛的常课。

民国十三年秋天八月初，他病了很久。十月初旬才渐渐好转，中旬又发病。当时治疗没什么效果，每天只是念佛。

到十一月初六夜晚，精神跟平常一样，忽然说"少

陪”，又嘱咐儿女辈说：“我走的时候不要悲伤哭泣，只要念佛助我。”第二天辰时（早上7～9点），果然合掌念佛走了。家人也遵从他的遗嘱，竭力念佛帮他往生。

民国岳泰元，承事父母很孝顺，平时喜欢行善、仗义疏财。天性很忠厚，没有厚薄轻疏的想法。他儿子步云对佛法有正信，因此劝父母一起吃素念佛、求生西方，而且讲解一些浅显易懂的净土书。

岳泰元年老的时候，双目失明，因为他信佛念佛，双眼又复明。这时再看佛书，才知道自心本具佛性，只是被惑业障蔽不得受用而已。幸而有这仗佛慈力的净土法门，使我等少善根、劣机众生即生就能横超三界，生于九莲，这是何等幸运哪！他这样明白之后，从此心心念念希求这一生能生到净土。

到了民国某年七月初，有点小病。初八早起，念佛完毕，嘱咐步云说：“赶快准备衣服棺材，我要走了。”等衣棺备齐，他就沐浴穿好衣服，躺在床上。步云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哭，不要让父亲失去正念，而且共同念佛来帮助往生。又劝他父亲：“随我念佛的声音，你心里念！”当时虽然听不到他父亲念佛的声音，但是他的口在动，很久口才停止，这是已经走了。走的时候脸上带

着笑容，而且屋子里飘着异香。三天后入大殓，面貌跟活着时一样。

民国沈筱荃，江苏如皋人。平时作功课很严格，而且行住坐卧不离佛号。身体向来很弱，常常卧病在床。每病一次，就必定告诉人家说："又加了一鞭。"

后来他发哮喘病，很厉害，医药无效，自己知道好不了，念佛就更加努力。病到第三天半夜，忽然听到空中有音乐声，他对妻子说："我要到好地方去了，我们后会有期，你不要作无利益的悲痛。只是我断气后，身体还没冷透时千万不要搬动，这最后一关是最重要的。"而且拱手说："拜托！拜托！"他妻子说："我一定按你说的做，只是你见到西方三圣来迎接时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来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更加精进。"筱荃说："我的舌头已经硬了，到时候恐怕不能说话。"

到了天亮，李苦实居士来看望，见到他时时呈昏迷的相，因此跟他妻子在旁边竭力地助念。中午之后，他忽然向人要东西，声音很低只在喉中，听不出说什么。李居士就以接引佛像给他看，他点头，喜形于色。晚上情况非常危急，气息奄奄，只剩嘴唇还在不断地动。李居士靠近去听，一声一声都是佛号。

很久，忽然起来，面向西方端坐。睁开眼睛向上看，左手臂举起来很高，放下后，两手又微微一举，好像捧东西的样子，这样就含着笑容走了。大家就更加高声念佛，大概两个小时才停止。当时手脚都柔软，只是顶上温热。第二天晚上入殓，脸色就跟活着一样。

民国刘春才，他天性很孝顺，幼年时父亲去世，孝养母亲出于至诚。他不识字，只是一辈子做竹工。

得到好食物，自己不吃，一定要拿回来献给母亲。凡是时新的东西，一定竭力买回来奉养母亲，40多年如一日。母亲生病，他就不做工，侍奉在旁边，食不甘味、衣不解带。

中年时妻子死了，没有儿子，也不再娶。有人劝他还是再娶一个，他谢绝说："我的收入养母亲都恐怕不够，哪里忍心再娶个妻子来夺走母亲的食物呢？"这样说着就流泪。

母亲去世，他把母亲的像挂在墙上，进来、出去都一定要叫一声"母亲"，就像母亲在生时一样。他的孝冠一直戴了九年才脱掉，拜母亲的墓，每个月必定一次。

而且他乐善不倦，沿街叫卖自己做好的竹器，还兼拾街上的字纸。冬天就在街上扫雪，夏天就捐钱施茶。

虽然他很穷，家里连隔夜的粮都没有，但母亲过世之后，遇到有人来求助，他都是有什么就给什么，面无难色。

当时同乡人李时新专修净土，和刘春才是莫逆之交。捐款在后乐园的旁边，建社公祠让他住。这以后，也即晚年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早晚念佛，专修净业。

民国乙丑年，73岁，正月下旬有点小病。二月十五之后不吃饭，只是喝点开水，有十多天。三月初二晚上，梦见五百位僧人来接他，而且预知初五辰刻归西。后来果然在这一天辰时，结跏趺坐念佛走了。

民国绍英，辽宁人。年轻时讲学宋代心学，后来由陆、王之学转而学佛。他为人很沉静平和，对于清朝很尽忠，是当时内务府大臣，晚年遇到世局大变，心力交瘁，因此天天念佛不断。

民国十四年，因为胸膈有病不吃饭，卧病两个月，只是喝一点浆水。当时他处理家事神志清明，临终前几天叫家人请来佛像，他在对面床上模仿着打手印，向着西方而睡。

到闰四月初十，简单说了一下后事，就盥洗沐浴、换衣服，再合掌念佛。晚上说:“佛和圣众都来了。”告诫家人:“要退开，不要误了我的大事。”这以后他的气

息微弱，到了半夜就走了。

民国王燕济，浙江镇海人。他是农民，性情朴实，没什么嗜好。民国十二年春天，77岁，他堂侄王春生虔修净业。燕济有一天到春生的佛堂里默念佛号，忽然听到琉璃灯有爆发的声音。一看，灯上现出金色的佛身，因此心里很惊喜，而且对佛法深信不疑。每天到他的佛堂里念两万佛，才两个月竟然能一心不乱、现前三昧。夜晚常常觉得一片光明，所以他的念佛就更加恳切。不久，得了脚肿、眼痛、气喘等很多病，就在家念佛，增加到三万声。

民国十三年冬天，双目失明，功课就稍微停了。民国十四年春天，眼睛复明，他就感到这是佛的加被，虽然脚肿、气喘的病变得更重，但是净土功课更加严谨。

这一年闰四月十五，梦见庄严楼阁，门都锁着。他就敲门铃，进去了，顿时见大光明，整个地面宽广没有边际，其中有数位顶上放毫光跏趺而坐的人，非常像西方三圣等的圣像。

第二天早晨，召来堂侄说："我梦游圣地，庄严灿烂，不是言语可以形容。我的志向决定了，希望各自奋发努力。"从此他日夜持名，只是喘病痛到极点时，稍

微歇下来一下。

这个月二十九日，梦见两个人引他到一个水池，让他沐浴。第二天早上见到一个老人，随着两个童子，持着蜡烛来迎接。到了午时，屋子里异香充满。五月初一，告诉家人说：“我要拜佛去了。”到晚上戌时（晚7～9点），在念佛中往生。过了三天入殓，顶上还温热。

民国汤居士，不知道他的名字。他是汉口商场督办汤芗铭的父亲。民国十四年初秋的时候，得了痢疾病，很快就治好了。十多天来，并无痛苦。自己知道快要命终了，就强迫第五个儿子持斋念佛，再三叮嘱杀生有罪。

从七月初八开始，一心念佛。一勺水都不能进口，但心非常清明，像平常一样。初九夜晚，请来二十多位居士助念，昼夜不断。等到十三日，手结弥陀印往生。第二天晚上入殓，脸上带着笑容，而且发着金光。

民国童养正，浙江余姚人。他天赋聪明，才思敏捷，20岁进入县学。民国初年，两次被选为省议员。凡是关于地方兴利除弊的事，常常有所建议，必定要把这建议上达到官厅并且执行才罢休。

不久，他因劳累而得病，因此返回乡里养病。这期

间，关门谢客，研究丹诀，想求一个长生的法子。忽然一天夜里，梦见有人指示他读《楞严经》。当时佛法还没普及，到处找才求到。他很快地把经诵完，恍然如梦觉醒。又得到一本《决定生西日课》，读了才知道净土法门圆融、顿超、三根普被，于是广请净土教典和大乘经论，悉心研读。学习之后更加深信因果，悲喜交集，感叹地说："人身难得今已得，佛道难闻今已闻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？"

从此他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下决心要生极乐世界。而且到处劝知己同发菩提心、修持净业。又创办莲社作为礼佛、念佛、研究、修持佛法的处所。

民国十三年春天，又建阿弥陀佛院，颇具规模。民国十四年六月，生病，病情严重，就召来社友，从早到晚轮流助念。有时候稍微有些疲倦，就嘱咐社友给他诵《往生正信偈》等来提醒自己，丝毫不谈家务世间之事。病中时时以"莲池在前，镬汤在后，不生佛国，便堕三途"四句话策励自己（意思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前面就是净土的莲池，后面就是地狱的镬汤，此刻不生佛国就堕三恶道。这样来策励自己）。所以虽然在病中很痛，但一句佛号从未丢失。

到了八月初一未时（下午1～3点），他叫家属都离

开，向莲社的道友说："时间到了，加紧助念。"然后翻身右胁而卧，这样安然去世。呼吸断后，嘴唇还在微微地动，等到嘴唇不动，还能听到轻微念佛声有一分多钟（因为他念力坚固，即使断气了嘴唇还能动，即使嘴唇不动了还能听到一分多钟的念佛声）。往生时39岁。

民国江邦济，安徽婺源江湾人，是江易园居士的父亲。邦济禀性仁慈孝顺，年幼丧父，母亲詹氏抚养这个孤儿非常严格，时时有责备，他都欢笑承顺。他很好学，对经史之类的学问都有广博的通达，教学生时诲人不倦。又很宽容，喜欢帮助人，乐于施舍。

晚年，由于儿子江易园学佛，江邦济也生了很深的信心向往佛法。他读到净土经论后，尤其赞叹《龙舒净土文》，每每对人说："守住这一篇就足够了。"

到民国乙丑年，有一天早起，下床跌倒，被痰塞住昏迷过去。家人给他灌进宣窍豁痰汤——一种能够疏通穴道去痰的汤药。很快他就出声答应，手脚也能移动。他自己说只要痰开了，没别的病。当时家人一起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祈求救护他。没想到他年事已高、时间已到，所以半夜里痰声越来越猛烈，大家知道已经救不了了。

江易园当时就在父亲耳边劝父亲把心转向西方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请求后，又附在他耳边朗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这样请求、朗诵有三四次，江邦济也再再地点头答应。家人都大声念佛。经过一个时辰左右，就安然去世，如入禅定。当时75岁。

民国郑伯仪，浙江嘉兴人。少年时读书，就学之后，不久即休学。民国十二年，在他堂兄棐谌前请问佛法。堂兄给他《安士全书》《印光法师文钞》等书，而且引他入了嘉兴佛学会，跟随大众礼拜念佛。

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，得了痢疾病，很长时间不好，自己知道起不来，因此很详细地嘱咐好了家事。

到十一月初六早晨，对他妻子说：“我从今天开始不再说世间的事了。我求生西方，阿弥陀佛已经命观世音、大势至二菩萨来接引我。我临终时，你要带着儿女焚香念佛，帮助我往生，千万不要哭。而且首先延请比丘到我床前来念佛。”初九就请来接兴师等助念。

到了初十夜晚，又对妻子说：“时间到了，给我烧香汤沐浴，打开窗户，我的神识要从顶上出来，大势至菩萨快要来了。”沐浴完毕，就合掌看着接兴师说：“谢谢师父念佛送我，请师父扶我起来坐。”这样接兴师就

扶着他的背，他妻子也压住悲痛让家属等击着引磬、手拿着香，跪念佛号。

郑伯仪又劝眷属："以后你们每天要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决定可以生西方。"然后就专注精神念佛。一会儿，声音低下来，快要走时嘴唇还不断地一张一合，须臾间就往生了。当时是十一日丑时（凌晨1～3点），48岁。隔日早晨身体冷了，头顶还温暖。

民国刘开难，字西樵，法名契净，江西彭泽人。在他才成年的时候，声誉已经传播于学校。父亲晓峰先生是在杨仁山居士那里得以进入佛法的堂奥，对《华严》《楞严》诸大乘经，都有很多的注疏。开难接近20岁时，暗自认为父亲是迷信分子。

民国建立之后，佛法的教化渐渐传播。他在病中做梦，有人请他读李长者的《华严合论》。他读了之后，惊叹法界如此弘大微妙、不可思议，从此才发心向往佛道，忏悔以前的过失，而且感叹自己听闻佛法时间晚了。

民国八年佛诞日，他开始供佛，早晚顶礼。第二年吃长斋，每天早上跪着读《佛遗教经》来对治自心。不久创办佛学会，星期日，领着大家拜佛、讲演经论，由此发心学佛的人很多。

民国十一年秋天，他朝普陀山，拜印光大师为师。亲近大师时，彼此非常契合。印光大师询问后，得知他还有老母，嘱咐他要劝母亲念佛、尽孝道。刘开难回来就把母亲接到城里，委婉地劝母亲要念佛生净土。母亲感动了，也每天念佛几百声。

到民国十二年十月，母亲临终时，刘开难带着大家助念，都闻到有两阵异香。走了之后面貌如生。

他曾经跟许止净居士说："我受师父的教诲如拨云见日，深深领会到念佛很切要，不可一日迟缓。"本地净土庙里的尼师果仁、圣道都是因刘开难居士的教诲而念佛求生净土，临终时都预知时至、瑞相显著，这两位的传记都在这本书里。

民国十四年秋天，生病。到十一月二十七日，梦到有人在窗外徘徊，问是谁，这人就把一张名片给他，名片上写着"西方极乐世界等候西樵先生"。当时家里人在佛前礼拜念佛都是为他求长寿，开难呵斥他们说："五浊恶世不能久留，何况加上病苦的折磨。我正以早日脱离为幸，你们怎么以爱我的心害我呢？从此你们回向一定要求佛早来接引，不可痴心地求我长寿。"后来不断地见到瑞相，念佛更加恳切。从此不论出声默念，昼夜都不间断。对来问病的人，从不回答，只是合个掌，然

后就念佛，其他什么也不说。

又在昏睡中，忽然有人引他入了冥府。有的说给他官职，还有的请他生天，他都严肃地拒绝说："我发愿求生净土，做官造业，生天福报尽了也是堕落，不是我的所愿。"

腊月初九早晨，他自己起来穿衣拜佛。很快对人说："我的业相已尽，幸好不被他们所转，你们要谨守念佛法门，不要迷惑。"

初十早晨告诉家人："明天未时我要走了。"在他临终前几个小时，说："这床后面很多居士，念佛程度很高，你们要礼敬啊！"他自己诵了两遍《普贤十愿文》，从此就默念不出声。果然到了未时（下午1～3点），安详地走了。过了四个小时，全身都冷了，顶门温热，如同生时。

民国刘翰廷，江西南昌人，清朝副榜。他禀性朴实诚恳，没有什么嗜好。晚年因为内弟包培斋等信佛，刘翰廷也深信，专修净土。每天早晚都有定课，几年来从无间断。

民国十四年腊月初，得了热病，在床上身心不安宁有半个月。十七日，朋友说用刮痧的方法，很有效果。

十八日，他自己说好了。十九日又病了，家里人请僧人早晚轮流念佛，帮助往生。二十日夜里三点，说:“佛和菩萨来接了。”自己下床跪了十五分钟之久。又对家人说:“佛已经走了。”五点钟要来檀香水洗手洗脸，到了五点半，端坐念佛而往生。当时聚集了很多出家在家人，都赞叹稀有。

民国沙元炳，江苏如皋人。品德、行持、文章、道义都足以作末世楷模。他求学很着重亲身实践，心里的志向就是要尽本分，不羡慕世间荣华。所以他入了翰林院之后，平常居家极为恭敬地奉养父母，希望尽儿子的职责。

最初也不晓得佛是什么人、经中有什么义，只是依循韩愈、欧阳修、程颐、朱熹的习气排斥佛法。国家改朝换代之后，心里很苦闷无聊，常常想着要超出这个世界。试着阅读佛经，见里面义理如此精深微妙、圆融超脱，才知道佛是大圣人，佛的教法有不可思议之事，禁不住喜极而悲，痛心几十年如此浅露、狭隘。从此潜心研究，受持读诵，所愿是亲证本有佛性，超出六道轮回。

民国十二年，60岁，厌世的心更切。当时谛闲法师来如皋讲《弥陀要解》，他也亲自参与法席，由此才知

道净土横超法门，是一切众生都能即生证入的妙道。从此专修净业以求往生。

民国十三年，读到《印光法师文钞》，非常景仰，想去拜见大师，但因生病没有实现。等他临终之前，跟朋友谈论，还以此为憾。

十四年秋天，他左腋下生了毒疮，然后吐血。到腊月十一，卧床不起，简单地嘱咐了家事。很后悔以前广福寺改为议会、迁移佛像时，他有赞成的过失，就命令儿子出三千金，在东门广慧庵改建佛殿来忏悔过去的罪业。又叫家里的眷属日夜轮班在床前念佛，就是到了临终时也要如此，不能事先洗换衣服和哭泣等，大殓时用布衣不用绸缎，丧事当中不论祀神、招待客人，都不能用酒肉。又叫家人请僧人助念，一定要在最后仗佛慈力往生西方。当时在他床前设立香案，供了阿弥陀佛接引像，他对着佛的慈容，口里念、心里忆，专精一致，其他事一概不谈。

二十四日夜晚，病情加重，僧侣都来助念。沙元炳正念分明，出声默念，都跟随着僧众，一直到二十六日下午酉时（下午5～7点），忽然去世。当时屋里充满异香，大家念佛更加猛烈，过了两小时，顶门还温热。

民国沈同文，江苏南通人，有一儿一女，等子女成家后，他就高兴地说："我儿女的事办完了，现在要赶紧办我自己的大事。"54岁时，他把家事全部交付给儿子，自己独自住在楼上，昼夜诵经。

民国十二年九月，因为有事去亲戚沙健庵家里，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自己做的发愿文，内容极为恳切。沙问他持什么经，他说："《金刚经》《高王经》《玉皇经》等等，无不诵持。"沙说："后面《高王》是伪经，可以不念了。《玉皇》是道家所说，我们学佛人不必读诵。你我年纪都大了，要办这生死大事，除开净土恐怕是来不及了！"然后就赠送他《弥陀要解》《小止观》和净土各种论典，沈同文欣然接受了。

过后两年，他又去沙家，自己说："常常见到佛菩萨充满虚空，又见五色莲花在左右涌现。时候到了，我一定往生。"沙说："你这不是妄语吧？如果真的有，也不要说。"沈同文笑而不答。

民国十五年正月十八，身体渐渐不舒服，日加憔悴。儿子劝他吃药，他说："我等佛来迎接，药能干什么？"就不吃药，但念佛不间断，而且告诫说："你们有眼耳鼻舌，要常常念佛。"其他没什么嘱咐。

三月初，赶上沈同文60大寿，他叫家人焚香念佛

不要间断，而且请其他道友来助念。

逝世这一天，自己说："佛来了，我的身体已经入了莲花座。"然后侧着身右胁而卧，口里喃喃，念佛更加急切，声音逐渐微弱下来。到他气息都没了的时候，嘴唇还在一张一合。当时是三月初六戌时（晚上7～9点），他留下遗嘱说大殓时用布衣。大殓时身体柔软，颜色比生前还好。

民国王桂祥，湖南湘乡人。他以船舶运输盐产为业，禀性好善乐施、长斋奉佛。他在船上设了一间小佛阁，礼拜诵念都有日课，20多年来从不间断。近年来，他才把开船的事交给两个儿子，自己就住在家里专心念佛。

民国十五年四月十八去世，78岁。之前半个月，自己说要在哪一天西归，叫人电召两个儿子回来。当时一个儿子在汉口、一个儿子在十二圩，都在得到电报后赶回来。王桂祥果然在预期的这一天端坐往生，他的遗嘱是七天后才入殓。长子道根也长斋念佛，每天和家人对着遗体念佛。到了第七天大殓，身体还柔软，面貌如生。

民国袁保治童子，是燕京袁尧年居士的儿子。他父亲是法律专家，对于经史很熟悉，擅长各地方言，又研

究佛学，而且对于佛法很坚信，行持很努力。母亲张氏出自名门，性情贤淑，知书达理，以严谨的仪范、良好的德行而著称。

袁保治是民国十二年七月初六，在北京寓所里出生的。他生下来才几个月，就非常聪明，不同于一般的孩子，能够叫父亲。每一次父亲出远门，他就绕着父亲的座位、床榻到处找，哭叫个不停。

不久，随着父亲做官，到了滨江，他的言语举动更是不同寻常。3岁的时候，母亲教他识字，一教就能记住，记到几百个字，屡次考问没有一个字出错。只是每次遇到“父、母”两字时，读完一定要把这两个字放在其他字上面。别人觉得奇怪，就问他，他说：“父母应当尊敬。”每次吃糕饼，上面印着‘张正裕记’这四个字，他就只留‘张’字不吃。别人叫他吃完，他说：“母亲的姓氏，不应当吃！” 他天性孝顺，竟然如是不可思议。

他父亲信佛，告诉他念佛能生极乐世界，以及佛国如何庄严，而且给他讲怎么修持的方法。他听了都能默默记在心里，而且很契合，尊崇独专净土法门，顶礼念佛不断。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心咒、西方三圣的名号和释迦佛的名号，声音清楚、明亮，念时不论声音表情都很

诚恳，早晚都不间断。整天拿着念珠念佛，即使睡眠也不放手。如果父母吃了饭没有立即去佛堂，就一定牵着父母的衣服坚决请求：“快去念佛！快去念佛！”

他父亲告诉他不应当杀生，畜生都害怕死，杀害畜生很不仁慈。从此，他每次吃饭时一定问：“这是杀生的食物吗？”告诉他是素食，才很欢喜的吃。即使见到蚂蚁蚊虫这些微小生命，都不忍心践踏。每次遇到残疾人、老人、乞丐，他就喜欢家里人对他们布施。而且喜欢看佛像。

民国十五年夏天，带他去极乐寺玩，他到处看佛像，似乎有感触。当时僧众在诵经，他更喜欢倾听，长时间流连不肯离开。他的小弟弟死了，人家问你弟弟哪里去了，他说：“去了极乐国。”然后又说：“保治也愿意去！”他祖父呵斥他：“说什么呀！”他又说：“不久就要去了！”哪里晓得他是清晰地预知时至。果然在六月二十六日晚上，偶尔得了呕吐症，始终不说话，只是连连说：“走了！走了……”家里人围在他旁边念佛，童子也合掌大叫说：“大声念佛！要多多念佛！”

第二天，他的气息微弱下来。看他的神色不同平常，家人就请佛像放在他前面。他微笑侧身向着佛躺卧，告诉他要念佛，他答应的声音很低很细。午后四点，就这

样安然往生了，顶部一直到夜里还温热，大家都闻到异香满室。当时才4岁。从此袁尧年信佛更加坚定，专修净土法门。

民国王贻善，浙江绍县人。秉性朴实忠厚，虔诚修持净土。家里事很早就委托给儿子们，然后就一心一意地向往西方，已经接近30年了。

民国十五年七月，卧病在床，最初也不介意。到了九月初五，病情加重，就嘱咐家人请助念团友八人在床前念佛，贻善也跟着念。他神志很清爽，应对就像常人，只是说："这次恐怕起不来了，但我绝不怕死，须烦劳诸君助念，帮助我快速往生，我就满足了！"

最初他在病中两次见到观世音菩萨，没有说。后来又见到，他就哀求菩萨早一天接引，菩萨安慰说："你可以往生，但功行还浅，生西后还须要加功努力，到时候我会来接你。"他又梦见青色莲花，很嫩很小，从此一心持名再不间断。

初十，病情转而加剧，夜里梦见金莲花很大，他心里很得安慰。到了半夜，好几次问："天亮了吗？"而且说："明天要往生了，怎么不请莲航居士来？我有话想跟他说。"第二天就以电话请莲航居士赶来，当时已

是午时，家人正围绕念佛。莲航靠近病床跟他说：“我来助念，你应当一心持名，正念往生。”他听到后虽然不能答应，还是再三点头。当时，家人已事先给他沐浴，穿着法衣而卧。大家都觉得他在密密地持着佛号，没有气喘的状况。

一会儿，单适之居士也来了，敲着引磬高声念佛。经过半个多小时，他的气息渐渐微弱，现出喜悦的神色。当时全家老小都围绕站立，拿着香一同念佛。又经过半小时，气息已无，如入禅定，安详往生。时年74岁。两小时后，顶部还温热。

民国吴钟镕，浙江永嘉人。为人孝友仁慈，志愿宏大，热心爱国。曾经东渡到日本求学。毕业后回国，历次担任军事要职。做官时廉洁开明宽容，所以人们都对他很爱戴。

因为感到国家日渐衰微，道德人心日益下降，他心里很是忧虑。后来遇到佛法就如饮甘露，顿时觉悟到争战不是办法，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就皈依三宝，潜心佛法。自己认为要救国救民除了佛法没有其他办法。

民国九年，北方五省有天灾，他和庄蕴宽等发起了佛教筹赈会，亲自放赈，救济了很多人。又设立收容所，

收留了难民五千多人，当时使老者安之、男读女织，而且引导他们念佛，人们都称他为“吴菩萨”。

民国十一年，在家乡创办莲池海会，因为仰慕宋朝文潞公的高风，想化导万人同归西方。因为他有这个大愿，所以随时随地——不论在寺庙、道观、学校、工厂、监狱、舞台乃至耶苏教堂、婚丧宴会上，他都一一观机设教、妙转法轮，就连对仆人、乞丐也是一律平等，告诉他们：“我们人苦极了，愿你也一样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，来脱离这世间的苦。”而且给他们钱，或者施舍他们食物，方便引导，这种事不胜枚举。凡是应远近邀请讲演的时候，都以五戒十善、念佛求生西方为归向。由于他的真诚感化，当时信受的人很多。

他自己的修行，最喜欢诵《普贤行愿品》，曾经作偈说：“我行普贤广大愿，尽未来际不退转，临终见佛坐宝莲，同往无量光佛刹。”此外，消灾免难、祈祷世界和平、护持佛法、安顿僧众、救济生命等凡是有利于人、物之事，都竭尽全力去做。多年以来兢兢业业，每天以研究经典、弘扬护持佛法为己任。

到了民国十五年，50岁，身体渐渐虚弱。这以后就抱病不起，自己写了一首《自警偈》说：“死去任他死去，决不随他流转，原来本无一物，直生西方乐国（身

体是有漏法，有生就有灭，它只是暂时借用的一个工具，所以它要死去就任它死去，但我的心不能随着它流转。世间的法，本来没有一物，所以我死后无牵无挂，直接就生西方佛国）。”于是与他的兄长告别，而且嘱咐请僧人来助念。临终前几天，见到观世音菩萨来了，就命家人礼拜。到十一月十二日子时，双手结印，安详往生。全身都冷了，顶部还温热。

民国赵尊仁，江苏如皋人。30多岁时，开始经商。他性情纯真，没有虚伪，做事果断、率真。近几年来，听到净土法门，生起很深的信心，每天都以念佛求生西方为重。后来，把商业都放下来，专门办慈善公益事业，极其认真。创办济生分会和佛经流通处，凡有善事都量力而为。该地方的路灯，他亲自早上收、晚上送，不以为劳苦，一方的人都佩服他的诚心。他以诚心感召，大家也以诚心相应，所以凡是他劝募善款时，都能随愿圆满。

民国十五年冬天，身体得了重病，还是支撑病体全力提倡佛七，祝祷世界和平。订在腊月初二起七，初八圆满。请掘港镇西方寺范成法师主七，当时入会念佛的有四十多人。赵尊仁虽然带着重病，但在法会中念佛精

进，就像没病一样。到初六下午七点钟，竟然念佛坐着往生了。当时与会大众更加恳切地念佛，助他往生。经过几小时，顶端还温热，容貌神色与在生时一样。

民国赖德祥，江西兴国人。秉性善良，少年时就吃素供佛，喜欢跟僧道往来。乡里有些善举，他都随力勇于去做，见到持戒的僧人就礼拜。

60多岁时，遇到一位僧人教他念佛，虽行持十念法，但不知道精进。晚年听到别人读《印光法师文钞》，虽然他识字不多，但最喜欢听别人讲说《文钞》。当他听到《文钞》中所说的虔诚恭敬和深信切愿力行的修行宗旨，就发了决定心，勇猛行持，专念佛名，以期在临终时正念往生。虽然他没出家，但一向喜欢僧制，所以事先就准备了龛，留待往生时做火葬用。

民国十五、六年期间，有点小病。临终前一天，梦见有僧人说："明天佛来接你。"到这一天，自己坐在龛中，安然念佛往生，面门有光泽。世寿70多岁。

民国赖祥麟，江西兴国人。他性格很朴实，终身务农，没有别的嗜好。60多岁时，唯一的儿子夭折，就领着守寡的媳妇和孙子，亲自种田谋生。因为深深厌离人

世间的烦恼苦痛，就常常想着出离。他一向与族侄孙赖禅融居士很要好，听他讲净土法门，就吃长斋念佛，立志求生西方。因平时喜欢喝酒，所以酒没有戒。居士就又为他讲说喝酒的过失，他很快就努力地戒酒。最初戒酒时，感觉四肢麻木疲倦，接着就身体健康、神志清明，更好念佛。

他行持念佛时间久了，越念越纯熟，虽然整天干活但念佛不会间断。邻居跟他见面时，都以“阿弥陀佛”来叫他，他也随声答应“阿弥陀佛”。

民国十八年八月间，显示有点小病，脚有点肿，行走不方便。临终前几小时，叫他孙子向着西方陈列香供。他说：“西方的境界很好，你看，好多莲花！我今天要去极乐世界了。”孙子说：“祖父的脚肿了，怎么能去？”祥麟说：“不是身去，是心去。”孙子就按他的吩咐去做。果然在这一天下午未时（下午1～3点），正当他孙子焚香时，他已经结跏趺坐朝西方，念佛走了。当时70多岁。

民国吴志福，向来尊崇儒佛二家，很努力地修净业，也热心于慈善事业，救济危难。几十年来，为远近的人所赞叹。

民国十八年初秋，有点小病，自己预知是要命终了，

就请僧人来念了三天经。到九月二十七日，亲自见到诸大菩萨现在虚空中，随着就叫孙子玉成在门前烧香上供，一面请亲友一齐代他高声念佛。到了申时（下午3～5点）安然化去。世寿71岁。

民国曹云荪，江西九江人。家里贫穷，平时经商，很喜欢布施，天性尤其孝顺。因为自己从小丧父，而且没有读书，就创办本族小学来继承父亲的志愿。母亲谭氏信佛，曾经发愿要朝普陀山、九华山，还没去成就命终了。

云荪为了却慈母的心愿，在光绪二十九年二月，代母亲朝九华山。接着去朝普陀山，在他到紫竹林时，见到母亲清晰地现在竹林里。他大叫着赶紧奔近，忽然之间母亲不见了，当时就悲伤痛哭。寺院的僧人觉得奇怪，就问他，知道这个事后，就说："这是观世音菩萨化现身形来安慰你的孝心。"

随后，朝礼洛迦山，在回来的航船上，见海面上现出千叶莲花，上面坐着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这时，他悲喜交集，从此在心里种下了很深的信根。

后来亲近印光大师，知道了念佛法门，就在九江庐山各寺院起念佛七，提倡净土。民国十四年夏天，捐出

住宅作念佛林。十八年夏天，结东林莲社，当时和住持僧立下规约，向十方公开，由云荪担任经费。到了冬天又建文殊阁，当时木料大都准备好了，忽然生了小病。

民国十九年春天，观世音菩萨圣诞日，集合居士们说："文殊菩萨答应再过三天来接我，祈求大家前来助念。"大家听了，都感到非常怀疑、惊讶。到了时间，他就叫儿子天樟拿水来沐浴，更换衣服，端身正坐，手按着念珠念佛。接着又说："我今天生西的时间到了，不能延误。我所创办的莲社和重建的文殊阁，你们要继承我的志向，不要懈怠。"说完就走了。当时是民国十九年的春分，时年63岁。

民国陈琴轩，浙江镇海人。以经商为业，在上海设立元益轮船公司。平时笃信佛法，性情很宽和，喜欢布施，凡有人来借钱都倾囊相助，没有吝惜。为了帮助人、救济人，常常自己借债也在所不惜。

有一天夜晚，梦到自己在一个大法会里。恍惚之间身体腾在空中，已经飞到了佛前，佛嘱咐他说："本来你还有10年寿命，但恐怕你被世间所迷，所以嘱咐你，须要更加精进。"琴轩听后，忽然醒来。从此用功更加恳切。白天没有时间，就在午夜继续念佛。

过了一年的夏天，显示有点小病，在舍报时说:“佛来接我了！”含笑而逝。当时是夏天，热气蒸腾。遗体放了几天没有腐烂，而且满屋异香，脸上现金色，神采就像活着一样，顶部热了三天。当时是民国十九年六月，40岁。

民国陈镜潭，上海曹行镇人。他以教学生读书作为生计。平时行为非常诚信笃实。民国十三年，乔恂如居士赠送他劝修净土的几种书籍，他读了就有感悟，从此发心吃素念佛。不久归依印光大师，法名“智镜”。从小就有小儿麻痹症，走路不方便，所以常常整天端坐。皈依之后，每天在馆里默默持弥陀名号。

庚午九月十九日，病情严重，善友们都集合在他家里，为他念佛助他往生，镜潭也跟着念。不久，喉咙里有痰声，再看他，已经走了。时年51岁。头顶最后冷。后来家人给他烧紫花的布衣裤。烧完之后，在灰上现出无数莲花。

民国叶久诚，浙江余姚人。很小就开始经商，父亲死后，回来管理家庭，大家都称赞他精明。最初，由于朋友何梅山赠送他《初机净业指南》，看完后，生起信

心，于是加入了余姚佛学会。时常受何居士等熏陶，信愿逐渐坚定。又听到静权法师等讲大乘经典，听后知道西方确实是有，厌离娑婆、欣求极乐之心就更加深切，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床，有固定的日课。对戒杀放生奉行尤其严谨。

民国十六年夏天，在宝静法师座下受三皈依。十九年，地藏菩萨生日，又受五戒。九月得痢疾，医治无效，他就另辟一间静室居住，念佛更加精进。

十九日夜晚，非常安静，忽然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。醒来光明还在眼前，有一段时间才隐没。隔了两夜又见到净土，但病情加剧，自己知道起不来了。照空等人去看他，久诚说："我每天只是求观世音菩萨加被，消除业障、成就净业。"过了几天，叫来两个儿子，吩咐完后事，又说："现在我要专门办我自己的事。"从此就邀请同行道友每天来助念，而且预先嘱咐他的妻子，临终时不要让儿子媳妇等靠近，妨碍他往生。

临终前一个晚上，何、李两位居士和助念的团友都来了。久诚仍然随大众默持佛号没有疲倦。一直念到上午七点，何居士见他脸色有点不同，就恳切地交代他："这时候要紧，正应当著力。"大家朗声宣唱佛号，久诚仍然跟着默念。大概几分钟，就断了气。当时是民国

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。时年55岁。

民国潘贞桂，山东济宁人。小时候很贫苦，他平时的行为不端正。民国九年、十年之间，潘对皂居士募建济南东关净居寺。这时潘贞桂听到了净土法门，就一心向往。又看到《初机净业指南》，从此戒杀吃长斋，凡是生命一概不伤害，遇到别人溺水自己就去救。向来酗酒，从此酒不入口。每天跪在佛前念圣号一炷香，习以为常。而且当时正赶上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所以每一次在念佛时都忏悔过去的过失，涕泪交流。

某年冬天，忽然染病。到了春天三月，病情严重，告诫家人："不要打扰我的正念。"有一天自己说，有两个童子现前，对他赞叹不已，而且用手摩顶。又一天，叫他妻子取来新的干净衣服穿上，以便见西方三圣。不一会儿说："三圣来了！"让妻子赶紧烧香，这样说了三次。又说："我决定生西方。"说完就逝世了，时年44岁。

民国朱烜奎，云南玉溪人。性格仁慈厚道，医术很好，而且善于书法。

民国十八年，皈依戒尘法师，戒杀吃素，专修净业。

二十年的秋天，初一的夜晚，梦见阿弥陀佛，高有十多丈，金色晃耀，放大光明，佛身的相好无与伦比，于是惊喜礼拜。不久又见到白衣大士提衣而过，没有说什么。他当时极为欢喜，就这样醒来。

不久，快到端阳节，感了伤寒，接着又变为痢疾。到他昏昧时，常常举起手作敲木鱼的样子，念佛不断。虽然病重，但心识很清明。临终之前，自己知道起不来了，就叫儿子去准备临终的东西。当时大约夜里十点多，自己结跏趺坐、掐着念珠随家属念佛。有亲友来问病，答应几声后，仍然念佛不断。后来，念佛的声音渐渐低微小声。念佛两声后，就往生了。全身冷却，顶门还温热。

第二天沐浴更衣，他的脖子不弯，全身柔软，脸色像活着一样。过了七天荼毗，没有一点秽气，龛虽然烧了，他还在端坐，整个脸部现黄金色。大家都见到一股白烟像莲花的形状，往西方飘去。当时是民国二十年五月。

民国沈荷生，浙江萧山人，是沈授人居士的儿子。授人夫妻俩多年奉佛。荷生在民国二十年某月患痢疾，生命垂危。有一天忽然起来结跏趺坐，好像没了病，对

父母说：“儿将生西了，父母好自修行，将来在莲池会上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我去了！”就合掌念佛往生。当时邻居见到一个僧人，用袈裟蒙着头出去了。

民国欧阳柱，广东新会人。少年时学儒，心中以变法图谋国家富强为志愿。后来见到清政府毫无纲纪，知道这事没有可为之处，从此就不闻政治，随杨仁山居士学佛，皈心净土。

他依照《观经》修第十三观，而且执持名号。在上海龙华镇建了一个小园，作为自己闭门修观的地方。时间久了，修观成就，开眼闭眼，净土的境界都明现在前。于是他极力提倡净土，与人谈话，必定说到净土。而且兴致高昂，击案高谈，那种欢喜之心溢于言表。他是想说，这世间出世间一切可喜的事，没有一样能够胜过净土，所以他往往能感动别人皈依净土。

他母亲朱太宜人，守寡居住了几十年，清贞苦节。晚年，欧阳柱时时以净土的利益劝导母亲，所以也感动母亲修持不间断。到了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时（上午7～9点），母亲在念佛中寂然而逝，有很多瑞相。

欧阳柱所写的《决定生西日课》流通很广。而且他为了推行素食、戒杀护生的目的，讲求蔬菜烹调的方法。

一定让素菜做得好吃，这样使人放下屠刀归于佛门。曾经和几个志同道和者在上海创设“功德林”蔬食处，当时中外人士有很多赞美。各大城市也都跟随而起，大家都纷纷效仿，设立很多素食处，于是就在全国兴起了素食的风气，所以他利生的功德很深。

民国二十一年正月初，显现有点小病。每天只是念佛，没有一句话谈到家事。有人问他家里怎么安排，他说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只有念佛生西是真实的事，世间事我一切不管。”到了十五日未时（下午1～3点）往生西方，世寿75岁。

临终很安详，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只是微微地动着嘴唇，默持佛号。一直到气断，嘴唇才不动。全身都冷了，顶门还温热。第二天换衣服，四肢柔软。第三天大殓，脸部黄润有光泽。第七天，在他常修净土的楼上忽然出现了像云朵一样的白烟，香气浓郁，缭绕在整个房间里。当时家里人实际没有烧香，但这个香气一直浓郁不散，经过一个时辰才散去。家人经过棺材旁边还闻到很浓烈的余香。

他的妻子往年曾经问他：“你整天孜孜不倦地修净土，有什么可以作证？”他说：“来日我走了，要放香给你闻。”他妻子认为是开玩笑，到这时果然应验。

民国任老，不清楚他的名字。他是杭州蓖桥银匠店任咬脐的父亲，为人很忠厚，遇到什么事能忍辱。常常拾字纸，不惜勤劳。后来他信了邻居钟大朗的劝导，每天念佛求生西方。到了民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，嘱咐妻子焚香念佛。在丑时（凌晨1～3点）往生。世寿80岁。

民国陈性良，安徽无为县人。他在商界、政界做了很久。中年得了一个儿子，叫天寿，很聪明，14岁就夭折了。自以为居心仁厚，怎么没有后代？所以就对因果报应等事完全不信。

他的继配夫人胡氏秉性很慈善，坚信佛法，知道他这种固执不可破，就自己秘密地修行。后来怀孕快要临产时，忽然生大病，很危急，二十九天当中不能说话、不能吃饭、不能翻身，身体热得像火，干瘦如柴。当时请了很多名医都束手无策，所以绝对没有生还的希望。

有一天晚上，梦到一位老妇持着很长枝干的莲花，从头到脚拂了一遍，说：“拂去业障，好生嘉儿。”一下子觉得身心清凉，就惊醒着起床了，成了好人。第二天生子，跟健壮妇女所生的一样。

陈性良这才知道佛慈广大，相信三世因果确实有理有事、真实不虚。从此，夫妻俩吃素念佛努力修持，凡是救济贫苦患难、斋僧、修寺院这一切善行，都尽力地去做。又知道胡氏病愈生子确实是观世音菩萨救护，所以他们常常去普陀山朝拜大士。当时夫妻俩一起皈依印光大师，陈性良法名“了圆”，胡氏法名“了常”。

民国初年，普陀山屡屡有难。比如说全山缺粮，又有政府想把普陀山作为安置德国华侨的地方等等，当时遭受很多法难。这时亏得性良从中维持（他是商政界的要人，很有力量）。又修多宝塔，创建道头牌坊等大工程，都是他一人财力经营，可以说是慷慨为善、勇以报答佛恩。

民国九年，他们夫妻、儿女五个人，共同在北京法源寺受菩萨戒。民国十二年春天，胡氏生病。在二月二十八日，正念佛的时候，见两个童子持着长幡，上面写着“西方接引”四个字。她得到这个预兆之后，就请四位僧人念佛二十八天，病就好了。

到四月初，又感觉身体不适，她知道归西的时间快要到了，就一心念佛求快速往生。初五，请了出家人和家属一起助念，昼夜佛声不断，她也跟着默念。初六中午之前，让家人准备沐浴，浴后穿上新衣，去佛堂烧香

礼拜，拜完就把床铺移向西方，专心念佛。到晚上亥时（晚9～11点），见到佛来了，自己就起来坐着，作合掌低头的样子，说："还有三千佛，念完了就走。"当时僧俗三十多人都大声地念佛，胡氏也高声地念佛，之后就往生了，脸上带着笑容，屋里有异香。第二天中午入殓，顶门还很温暖，四肢柔软，还有香气。

再说陈性良的妾，沙氏。她17岁嫁给性良，渐渐受到熏陶，也对佛法生起了正信。她也皈依印光大师，法名叫"了慈"，受了五戒，长斋念佛。后来生病很长时间不好，一直卧床两年，但她的信向更加坚定（所以，人有苦难反而对佛法生信，坚定地求生西方）。

民国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是佛涅槃的日子，家人聚在一起拜大悲忏。当时过了中午，服侍她的人给她进大悲水。了慈拿着碗，手在打抖，自己说见到水散作光明，照着她的头和手臂。

当时陈性良在旁边代她持着碗，了慈看到他的手持着莲花。她想：恐怕时间已经到了。就赶紧请僧人进房来助念，了慈就在床上作礼，说："见到观世音菩萨来了"。性良就劝她："你要一心专求菩萨摄受你往生！"了慈自己祈愿说："我生病苦到了极点，愿早生净土！我因为生病，受这样重的苦，愿一切世人都脱离病苦！"

到了下午两点钟，说：“菩萨又来了！”当时就请僧人出去，她要沐浴换衣服。当她刚换好上衣，又说：“佛已经从远处来了，佛垂手接引我，前面有韦驮金刚跟随。”她来不及换完衣服，就又请僧人赶紧进房助念。这时了慈就合掌结跏趺坐，连称“阿弥陀佛”。接着说：“我去了！”就这样安然坐逝，手还在合掌没有放下，大家都闻到了异香。第二天中午，顶门犹热，脸色光泽就像活着时一样。

陈性良因为见到妻妾都得到了念佛往生的实效，所以他的信心更加坚定。他首先在天津自己的住宅建立居士林，志在提倡净土，不收林费。民国二十年冬天，有病，就请千福寺的僧人每天在房间里助念，以求常常闻到佛号成就正念。到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中午，说见到了莲华和佛菩萨。大家知道往生时间已到，更加努力精诚地念佛。午后两点，他就端坐念佛而逝。

徐蔚如居士向来跟他合得来，而且是当时居士林的林长。夜晚回家听到别人报告，就邀道友一起去吊祭。当时已经八点钟，仍然见到他端坐，面貌如生，而且手持着念珠，全身柔软。（所以他们这一家确实是净土眷属，都一起往生西方了。）

民国江庵南，安徽婺源人。晚年江易园居士劝导他看净土经典，于是他就对净土生了信心，并发起行持。他领着两个小孙子每天早上诵经念佛。

到民国二十一年三月，背上长了瘤子，自己知道好不了，念佛更加努力。他虽然病得很重，但心一直都系在佛上，所以不觉得苦。等他病势沉重时，亲眼见到了极乐世界，所以努力地支撑起来。写了一封信寄给江易园，信上说："弟病重，三月二十五日寅时（早晨3～5点），雷雨过后，天亮得犹如白昼，忽然现出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，只见光明无边无际，里面有七宝庄严，宝树宝塔无所不有！佛在空中端坐，命弟上前拜见，等我走到佛前，佛又远去，声音听不清晰，不久景象消散。所以，我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有的。"

从此他念佛更加精勤，预先命令家人临终不能哭泣，要等遗体冷透之后再殓。到了四月二十二日，念佛而逝。家人按他的嘱咐，念佛治丧。

民国江任铨，安徽婺源人。年少时品德很端正严谨，教授学生，很精勤称职。晚年听到江易园居士提倡佛法、阐扬净土，他最先起信心，而且礼拜念诵尤其努力。民国二十年生病。二十一年春天，病情更重，但念佛照常，

没有痛苦呻吟的状态。

到四月二十三日，忽然死了，家人急忙请几个莲友来助念。后来又苏醒，对家人说:“我以宿业去见了阎王，阎王说:‘你要堕饿鬼道，因为皈依三宝、念佛和家人助念的力量，所以在七天中了却了多生的业障，现在就放你回去。’”第二天早上，他叫二儿子念佛，又叫妻子合掌对坐，缓缓地说:“西方接引圣众已经到了，我要走了。”就端坐而化。

民国李国泉童子，四川绵阳李西庚的孩子。童子读书的根性很钝，只是每天早晚见到父亲念佛诵经比较注意，既没禁止他、也没教他，他只是听着父亲念诵，慢慢就能背诵大悲咒了。后来每天中午放学回家，就一定要拜佛、结跏趺坐，诵三遍大悲咒、念许多声佛，这样作为习惯。

民国二十一年，常常跟着祖父出外游玩，每次都问:“从这里到昆仑山、到极乐世界各有多少路程？”又有一天，他以大乘经中的话，问他父亲。

到了五月初二，忽然得了寒热头痛的病，医药无效。十二日，他想吃新鲜的莲子。十三日早晨，同族有个女人送来莲花和莲房各三个用来供佛。童子在床上知道

了，就要来莲子吃。十八、十九日，肚子一天比一天痛，屡次要父亲念咒加持的大悲水给他喝，喝了就能立即止痛片刻。

这天夜晚，他父亲念大悲咒，两遍还没念完，忽然在他身前现出一团红光，像斗笠那么大，照着帐的顶端。一下子，童子昏睡中说，“睡得很安稳”。他父亲就退下来睡在另一张床上。这时梦见有穿古装戴着头盔的三个人站在孩子床前，一会儿听到他大叫肚子痛。惊醒起来看，孩子神色已经大变，心还明了。就催着家人赶紧转绕在旁边念佛。

等到天亮，童子努力地起来结跏趺坐，合掌大叫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当时喉咙有痰响，就气绝而亡。半日后，额头还是温热，脸部现红光。当时是热天，隔日掩棺时，也没有臭气。七月初二，随世俗的习惯要除灾殃。这一天半夜，遥闻有天乐之声。天亮了去看，各处烧的灰都现莲花。

民国赵可，江西南城人，清朝的秀才。他性格很侠义、很重承诺。民国七年被选为省议员，指陈利病，在当时很有声誉。

民国十五年，47岁，立志学佛，苦于没有书籍可看。

当时赶上同乡黄晓浦居士从南昌回来躲避兵乱，带着十多种大乘经论和净土的书，供给他看。从此他就谢绝外缘闭门念佛。每天念六千声佛，功课完毕，很虔诚地阅读《金刚》《法华》《楞严》《华严》等大乘经，读了之后竟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第二年创建“广度寺”，集合出家在家结社念佛。

50岁时，发愿吃长斋，以求决定往生。民国二十年秋天，生病几乎死去，家人围绕在身边，请他开斋以保存生命，他不为所动。民国二十一年秋天又病了，到七月十八巳时（早上9～11点），出家在家的道友先后来了，共同助他往生。有一位邱滨渔居士说：“尘仇（赵可的号叫“尘仇”）心不要乱！”他高声答应：“我不乱！”一刹那间，双手结印，很欢喜地就往生了。

民国陈益卿，浙江永嘉人。性情刚直，勤俭持家，对于佛法向来没有信心。他有二儿二女，二女儿皈依三宝。陈益卿见到女儿吃素念佛，很不以为然。后来听吴璧华居士宣讲佛法，生了信心。之后朝普陀山，皈依印光大师，而且在山受了五戒。

回家之后一概不问家事。每天去水月庵诵《金刚经》

二十卷，等到诵满了一藏[1]，就放下身心，一心念佛。每每说“西方如此胜妙，如果不极力求生，到时后悔就晚了!”

民国二十一年春天，他常常到庆福寺念佛堂念佛，得到寂山法师极力开导，念佛更加努力。到六月间，对寂师说:“我本年会生西方的!”等到七月底，稍微感觉身体不舒服，精神疲倦。八月初，卧病不起。到初八，口水也干了，难于发出声音，但还是时时默念佛号不倦怠。初十早晨，忽然见到阿弥陀佛放光。他就起来坐，眼观口念，双手合掌。在巳时（早上9～11点）就化去了，到下午申时（下午3～5点），顶门还温热，面貌如生。时年66岁。

民国朱兆法，浙江义乌人。少年时在学校里很有声誉，品学兼优。因为家里贫穷，因此以教书为业。60岁后，耳朵患有重听的疾病，才开始发心学佛，但家境更加艰难，每每代人诵经来维持生计，有空就自己念佛。

民国二十一年夏天，忽然双目失明。他妻子老早就失明了，也是修净土。朱兆法知道这是宿业现行，所以更加精勤地念佛，想求得早日往生净土。

[1]藏：是计数单位，一藏是 5048 卷。

到了九月初一，忽然告诉妻子说:“阿弥陀佛约好重阳前接我生西，你应当及早助我念佛，来结殊胜净土因缘。”妻子恐怕他说的不是实话，就禁止他说话。朱兆法也后悔自己说出去了，用手打自己的脸警戒。

到了初三，又劝妻子:“要加功念佛，两年后我跟阿弥陀佛来接你，我近日就要走了，到时千万不要哭。”嘱咐完毕，就跟妻子一起进佛堂照常作功课念诵。到了初四午时，吃完粥说:“以后不再吃了。”就急忙走到佛前礼拜，再结跏趺坐念佛。念佛的声调很清晰、朗润，身体很安详。到未时（下午1～3点）合掌含笑，安然而去。大殓时顶门还温热。

民国陆鸿逵，广东潮安人。家里很贫穷，在商铺里做工。年老无子，境况更加困难。有亲友给他粮食，教他念佛求生净土，陆鸿逵听了就信受奉行，立了定课，早晚精勤地修净业，10年如一日。

民国二十一年冬天，72岁，得了胃病，还是念佛不断。一天夜晚，二更时刻（晚上9～11点），忽然坐起来，叫妻子助念、拜佛，自己左手结印、右手抚摩胸，然后合掌，高声念佛一声就走了。当时手脚柔软，脸上光泽、神色欢喜。半日后入殓，额头还很温热。

民国金荣轩，安徽庐江人。由于经商亏本，心情很抑郁，导致发疯。虽然他神经错乱，但最喜欢进寺院烧香拜佛，很虔诚。后来有一位信佛的女士王今梵，知道他是宿业所感，就教他念佛法门，让他念佛忏悔，求生西方。金荣轩听了很高兴，从此长斋念佛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洗漱完毕，就合掌向着西方高声念佛，其他时间也常常念佛。人家问他念佛干什么，他反问人："为什么不念佛？"每次见到一群孩子时，他就教人家念佛。当时街上的人都笑他是疯子，金荣轩也笑街上的人是疯子。

民国二十一年秋天，卧病不起，只喝白水，还是念佛不断。到了冬天某一天，忽然说："我要走了，急急归根。"家人认为他又发病了。只有徐子瑶居士说："所谓的归根，是返本还源、叶落归根的意思，你是不是想皈依三宝往生西方？"金荣轩听了说："好"。就请济林法师给他授三皈依，法名叫"今洁"。这以前他已经气息奄奄，到受皈依时，忽然精神振作，让他自己称法名，他都能朗朗应答。

皈依过后的第三天，酉时（晚上5～7点），忽然对妻子说："我去了，你们快念佛！"全家都同声助念，

荣轩就合掌端坐，面向西方安详而逝。时年41岁。第二天入殓，面貌如生。

他妻子因此信佛吃素，每天率领子女念佛，给荣轩回向，地方上的人也多生起信心。

民国林鸿猷，福州人。天性对父母孝顺、对兄弟友爱，而且聪明过人，读书时就品学兼优，很擅长英语。后来他历次担任海关的职务，做事非常精勤谨慎，恪尽职守。他信奉佛法，皈依印光大师，长斋念佛，因为在政界很久，做事认真，积劳成疾。

到了民国二十二年正月，病情加重，幸好有莲友常来助念，使得佛号不断。到二月初六，八点钟左右，自己知道时辰已到，叫人扶着起来，端身正坐，静静地听大家念佛的声音，自己也随着念，眼睛注视着床前供的佛像。到了九点钟，就安然坐逝，时年45岁。（后来卓智立又来信说，有这样一件事：林鸿猷的念佛好友李炳珍，当时还不知道林已经去世。他在琼州海关二月十三日夜晚，忽然梦见林穿着僧人的衣服来说："我已经西归了。"说完隐没不见，他就忽然醒来。）

往生女人

元朝念佛婆子，不知道姓名。元朝至顺元年，浙江西部连年发生饥馑，当时在杭州，饿死的尸体一具叠着一具，官府命令管理街道的官员，请人抬着尸体扔到六和塔后面的大坑里。当时有个婆婆二十天尸体不腐，每天这具尸体都自然处在众尸体的上面。大家看了觉得很奇怪，就去搜查她的身体。结果在怀里有一个小袋子，里面储存着“念阿弥陀佛图”三幅。这事传到了官府，给她买棺材装殓。最后焚化的时候，烟焰当中现出佛菩萨的像，光明显耀。因此发心念佛的人极多。

清朝杨氏，她是清朝乾隆年间，袁子才祖母柴太夫人的外祖母。老人家没有儿子，依靠女儿洪夫人（即柴太夫人的生母）住。平时自己住在楼上，30 年脚没踩过地。虔诚地供奉观世音菩萨，诵经、念佛日夜不断。性格非常仁慈，如果听到楼下有用鞭子打仆女的声音，她心里就很不安，吃不下饭。有仆女上楼，她一定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仆女吃。

97 岁时，临终前三天，要盆洗脚，婢女就把一向用的木盆端上来，老夫人说：“不可以，我这次去要踩

莲花，所以要用洗脸的铜盆。”洗脚之后，很快闻到栴檀妙香旋绕在空中。杨氏结跏趺坐走了。三天三夜异香不散。

清朝张氏，金山人。嫁给王生。她丈夫的大姑姑王氏修净业往生。其事迹见于净土圣贤录续编。张氏从小就相信净土，为人淡泊质朴。她一向多病，但念佛不间断，受了三皈五戒，不愿成家。无奈小时候已经许配给人家，所以就在嘉庆二十年嫁人了。

一年多后，她回娘家看望母亲，当时病发得很重，请了出家在家人一起同声念佛。不久，喘气很急促，叫人扶起来，面朝西方端坐，诵《阿弥陀经》和佛号，眼睛亮亮地向上注视，脸上含着笑容。一会儿，闭上眼睛就走了。

清朝林节母（节母是过去对守节妇女的尊称），她是广东潮阳林之琦的妻子。之琦家里穷，读书很刻苦，但是不得志，心情郁闷，导致生病死掉。节母正有身孕，过了一个月生下儿子，叫“道逊”。

节母性情贤淑，她自己家很富有，常常给她很多资产，所以她的日子过得还比较安定。她平时对公婆很孝

顺，妯娌之间也很和睦，而且她守志抚养孤儿。家里世代供奉观世音菩萨，节母礼拜尤其虔诚。

后来有一次手触到了芒刺，疼痛难忍，医药无效。一天晚上，忽然梦到菩萨给她抚摸，然后给她一个豆子吃，尝起来味道很美。等到醒来，病一下子没有了。从此她吃素念佛，每天坚持做功课，修行了 15 年。

临终时，还嘱咐她的儿子媳妇说："我们家世代都要虔诚奉佛。"先一个月，她叫一个妇女给她裁衣服、裙子，像佛制那样的款式。时间到了，就念佛坐着走了，世寿 65 岁。走了之后，她儿子做梦随着一个青衣人在海上航行，到了一个地方，殿宇辉煌，有人说："你母优婆夷，往生极乐国。"当时是嘉庆道光年间。

清朝丁氏，金山人，就是前面张氏的嫂嫂。她丈夫的大姑姑王氏劝她念佛，她们同一天受三皈五戒。王氏先往生，丁氏见她临终正念分明，所以更加感动奋发，自己按时作功课，回向西方。平常做功德，戒杀、放生都是按照王氏的做法。她有个女儿嫁到太原，生病了，就教她念佛，后来也很安详地往生了。

过了一年，丁氏生病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非常艰难。到临终的一刻，她努力地支撑起来，朝着西方端坐，叫

家人诵《阿弥陀经》和佛号。才念到一百多声，看她若有所视，别人问：“见到佛菩萨没有？”她头微微一点，一会儿没了气息。当时是道光八年五月初九。

清朝邵媪，常熟邵子寅的母亲，平时信奉佛法。道光十八年十一月，有点小病，忽然对子寅说：“你明天接妹妹回来。”子寅应声答应，但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。第二天妹妹回来了，邵媪说：“我今天想走，所以叫你来，了却母女的一场因缘。”女儿一听就哭，老媪笑笑说：“死生一幻相也（死生只是虚幻的相）！”说了之后，就跟她谈一些其他事，到了中午说：“时辰到了。”子寅问母亲哪里去，老媪用手指着空中说：“佛来了！”就这样走了。

清朝陆孺人，苏州包心愚的妻子。她侍奉婆婆很孝顺，婆婆病的时候，她曾经几个月不解衣带的侍奉。心愚一向勇于为善，凡是造桥、修路、施舍衣服、放生等善事，恒时都牵挂在心上。陆孺人一定尽力赞助成就。她小时候曾经渡海朝礼普陀。中年以后就不再出门。早晨起来诵经、念咒、念佛，40 年不间断。

道光二十七年四月初，有点病，告诉孩子和媳妇说：

“我夜里梦到穿着古代衣服、头冠的三个人来找我，说我念佛的心至诚，让我当天就见佛。”初八凌晨，她就朝着西方念佛走了，时年 85 岁。

清朝钱氏，苏州人。小时候端庄文静，嫁给顾家。后来因为怀孕，生病很危急，整个半身都凉了，神识昏乱。有一个近亲来看她，劝她丈夫发誓戒杀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来救妻子。这样做了之后，三天流汗，疾病一下子没有了。从此，钱氏归心于净业，每夜焚香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即使严寒酷暑也不间断。

道光二十八年冬天，得了咯血病，病情日益严重。一直拖到二十九年，十月初八，忽然说：“苦海茫茫，三天就可以出了。”果然到了初十早上，她叫人在床右边设立香案，说：“我今天决定往生。”口中仍念着观音菩萨。一会儿，忽然改称“阿弥陀佛”。到了下午三、四点钟，声音渐渐轻微，向着西方吉祥而化，第二天天明，顶部还温热，时年 29 岁。

清朝易特墨太夫人，满洲正红旗人。生性勤俭仁慈，她对亲戚同乡都照顾得很周到，而且在家相夫教子，孜孜不倦。故依太守勒通阿札、分转拉芬阿(满族的名字)，

两位做官政绩卓著，都是秉承母亲的慈训。

太夫人中年吃素，潜心净业，每天的定课是念佛两万声，20 多年不间断。

光绪元年，62 岁，突然在十一月十五之后精神不爽，告诉家人说："我见到了好几尊佛像，好多童男童女手里执着幢幡来接我。我自己定了时间，二十七日午时往生西方。"这样就把所存的衣服、首饰分送给媳妇女儿等人，而且嘱咐说："你们自己修身以及在世间待人处事，都要以给人方便为本。"其他没有什么话。到了时间，让合宅眷属环绕跪着念佛，她就合掌结跏趺坐，大声唱着佛号走了。

清朝姚嫂，四川绵阳人。丈夫很年轻就死了，后来她又嫁给姚雕匠。雕匠喜欢抽烟，而且非常懒惰。姚嫂自己去给别人家作佣人来谋生。雕匠经常来找她要钱，没有钱就打一顿，一定要得到钱才走。姚嫂只是忍泪给人家做工，从无怨言。

她吃长斋好几年，夜里静坐低声念佛，别人很少知道。后来在家有点小病，有一天在床上结跏趺坐，说听到音乐的声音，又见到很大的手掌上现着"阿弥陀佛"四个字，然后又说见到大莲花。这样边说边笑就走了，

当时是光绪初年。

清朝陆妪，苏州西城门外人，70 多岁，持斋念佛，光绪三年二月十二日，忽然自己洗澡、换衣服、梳好头，端坐着念佛。不久，听不到声音。到吃晚饭时再去看她，已经闭上眼睛走了。

清朝谭氏，湖北黄冈人。嫁给黄家，家里小康，但苦于没有子女。她听到观世音菩萨很灵验，就发愿诵经祈祷生子，不久连产了一儿二女。

有一天，恍然觉悟，说："生死事大，我怎么不求解脱呢？"这样她就受了菩萨戒，在自己住宅的楼上修饰一间佛堂，早晚礼拜，吃长素念佛，数十年如一日。

在她往生前几天，事先告诉家人说："我要在某天往生极乐世界，快点给我准备，到时不要哭。"到了这一天，熏香沐浴，换好新衣服，结着跏趺坐双手合掌，含着微笑走了。当时村里人都听到天乐鸣空，过了一段时间才消失，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事。往生时 70 岁。

清朝张贞女，号昙影道人，江苏常熟人。家里世代奉佛，贞女 13 岁起就皈依三宝，专心净土，而且读《华

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圆觉经》，常看《净土十要》。礼佛、念佛之余，手不释卷。16岁吃长斋，每天念佛三万声。

18岁得了咯血病。第二年六月，自己扶病受五戒。八月份病更重，请来佛像供在床前，燃臂香，努力地念佛，吉祥而逝。当时是光绪九年八月十三日。常州的李上善是策励贞女念佛的人。这天夜里，梦到贞女来辞别，说："蒙观世音菩萨接引，已经得了中品下生"。

清朝白氏，朱纯夫居士的外祖母。中年守寡。后来儿子媳妇相继过世，她觉得人生很苦，整天哭诉，两只眼睛都哭瞎了。对这世间没什么生趣，心灰意冷，就潜心修持净业，行住坐卧都努力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，不绝于口。

到了光绪某年，她66岁，八月间，忽然有点小病，急着催女儿回来。当时朱居士跟着母亲来看外婆，见到外婆端坐在床上好像没有病。老人说："我准备在二十六日寅时（早上3～5点）要生西，所以催你来。"她女儿答话时，悲悲啼啼，她就制止、安慰她。

到二十五日半夜，叫女儿给她洗澡换衣服，而且吃了饭，又洗脸洗手，这样才端坐在床上。当时亲戚来了二十多人，到了五更时，叫每个人手里拿着香，各自高

声地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白氏自己也跟着大声念。

天快亮时，好像飘来一阵香气，又仿佛有音乐声。这时白氏念佛的声音渐渐低了。不久就停止了，近前一看，已经往生。

清朝许太夫人，她是当时杭州工业学校校长许炳坤的母亲。一生专一念佛，随亲友指责讥笑，她都不管。后来生病时还是念佛，自己知道起不来了，就叫丈夫、儿子媳妇等过来，给他们嘱咐后事。平时她对丈夫、子女很爱念，到临终嘱咐后事之后，她就合掌念佛，一切都不顾了，没有一点留恋的心。当时她坐在帐子里，帐子后面很暗，有人坐在床边的帐子外，她说：“你们让开，佛来了！”这样就合掌念佛走了。当时是清朝光绪十八年。

清朝王母朱夫人，是浙江山阴王楚辰的妻子，也是心三、为广二位居士的母亲。26 岁嫁给王家，家里颇富有，坚信佛法。她自己建庙供奉观世音菩萨和天医神。而且布施救济穷人病人，又放生、惜字，各种善行无不提倡，尽力而为。虽然这些是王楚辰去做的，实际上是夫人在暗中相助。

王母自从嫁人之后，就开始吃素，穿的只是粗布衣服（她嫁的是富有家庭，自己却很勤俭）。平常白天纺织缝纫，晚上礼佛诵经，整年不出门，沉默寡言。亲戚们来了，嘘寒问暖之外，就是给他们谈因果。

等到王君过世，两个孩子还小，夫人就侍奉婆婆、抚养儿子。孝慈兼尽（对上尽孝、对下尽慈），备历艰辛。

她给孩子心三找了一个媳妇娄氏，还没娶进门，娄氏眼睛瞎了。亲戚们都劝退婚，夫人绝不听从，仍然把娄氏娶进来，而且嘱咐心三要好好照顾。

夫人最初默念《心经》，每天有定课。在她守寡独居之后，就一心念佛，以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宣统元年三月，她婆婆死了，是她亲手料理丧事，因为哀伤劳累过度，导致疾病。四十多天起不来，最后就这样走了。

在她临终前两天，嘱咐两个孩子给她准备寿衣棺材，说："我后天中午后要走。"而且告诫说："愿你们这一生一定要在品德上进步，成为一个完人。"到走的时候，身心非常安详舒泰。心三问母亲见到什么，母亲说："你不要打扰我的正念。"嘱咐他在房门上点灯笼，就这样安坐着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两手柔软。

民国沈氏，浙江宁波陈梅兰的祖母。丈夫死的时候才 21 岁，她守节抚养孤儿，吃长斋奉佛，平时持《大悲咒》《普门品》《心经》，而且念阿弥陀佛非常虔诚，即使睡觉也念念不忘。民国三年，70 岁，无病而化。

后来把她睡的枕席放在门外烧化，浓烟往上冲，上面现出一尊佛像，有一尺多高，端坐在莲台上，过了一个小时才消散。当时王鹤堂的母亲去助念，亲自见到这个景象。

民国李媪，是山东禹城李更轩的母亲，性情很安静，平常没有多少话，也不笑。她生活不讲究，衣服食物无论好坏从不挑拣。30 岁之后，长斋奉佛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儿子媳妇。除了亲戚姐妹们来，稍微闲聊寒暄之外，她就不断念阿弥陀佛。子孙都相继夭折，她也只是稍稍惋惜一下，心就不再牵在上面，仍然掐着念珠念阿弥陀佛。因此，别人都暗地里笑她，还有的人当面嘲讽她是很蠢的老太太，她也不生气。

有人问她念佛干什么，老媪说："我深深厌离这个娑婆世界，我愿临终往生西方，脱离轮回之苦。"

到她将近 100 岁时，还跟以前一样非常健朗。有一天晚饭后，照常礼拜念诵，忽然对孙媳妇说："今天晚

上有事要麻烦你，你可以晚一点睡。”孙媳妇心不在焉地答应她。等到深夜去看，她真的朝西方结跏趺坐走了。当时是民国三年八月初四。世寿 96 岁。

民国周氏，浙江象山石浦镇纪传长居士的母亲。中年死了丈夫，守节抚养孤儿，侍奉婆婆很孝顺。等到婆婆走了，痛哭悲伤，只剩下母子两人，形影相吊，备尝艰苦。这时感到娑婆世界很苦，就皈依三宝，吃长斋念佛求生西方（这是她备受辛苦后，觉悟到要生西方来出苦海）。早晚礼拜念诵，虔诚笃信，一直坚持不间断。虽然家里事很忙，仍然常常默持佛名不断。她这一生很不顺，家里很凄凉，但她还是节衣省食，减少自己的费用来施舍贫穷的人。佛前的香灯一直点到深夜都不息（她自己吃的用的都很少，在供养三宝、救济穷人上却从不吝惜）。

等到孩子传长长大成人，对母亲非常孝顺。传长经营有方，商业非常发达，后来家里一天比一天好了。家里富了，周氏更是本着悲愍心肠，到处做公益事业、广植善因。

民国三年十一月，卧病不起，到民国四年正月十三日去世。去世时心神清爽，整天面朝西方卧着，闭目念

佛。很多次见到有红灯光明，诸佛菩萨现金色之身从西方来。而且做梦见到的瑞相各种各样，家里人也时而闻到异香。

到她临终的时候，把儿孙叫来，嘱咐说：“时辰已到了，我就要往生西方，你们各自拿着香念佛，送我生西。不要哭。”说完就用清水漱了三次口，合掌举手，作拜佛的姿势。随后念了“南无阿弥陀佛”三声，自己把帽子脱下就走了，容色喜悦。直到下午五六点，全身都冷了，顶门还温热。

民国陈氏，安徽婺源县叶永昌的妻子。性情仁慈、慷慨大方，喜欢安静、整洁。

40 岁时，因为长子生病，在佛前祷告，自己发愿吃素。不久长子一病不起就死了。她对于无常的世间深生厌离，奉持斋戒，给丈夫买了一房妾，家事都托付给儿子媳妇。自己另外住在一间净室里，供奉观世音菩萨，早晚礼拜，虔诚地持念佛号，专修净业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她喜欢布施周济穷苦，有人来乞讨时，一定欢喜给予，而且劝人家念佛脱离苦海。

她是在民国五年十月份走的。走的这天晚上，对家里眷属说：“你们去睡吧！我要往生西方，你们也不要

惊怪。”说完后，还是念佛不断。

到了早晨，儿子们去看的时候，见她已经端坐，朝着西方安然走了。第二天入殓，焚化她洗完澡的毛巾时，从火里发起五色光，光中涌出莲花。旁边有两条龙围绕。见到的人都惊叹不已。她走的时候是 73 岁。

民国王婆，江苏邵伯符家庄人。家里很清贫，靠卖麻线度日子。没有别的长处，只知道念佛。

有一天忽然对人家说：“我见到持长幡的人来接我，我要跟大家永别了。”别人见她没有病，不相信。过了几小时，果然闭上眼睛端坐，安详念佛走了。

民国葛夫人，是长沙郑沅太史[2]的夫人。太史精研佛典，夫人生病不出门，也常常念佛。晚上在黑暗中端坐，常常见到白色光明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夫人虽然不问外面的事，但有什么事发生，她往往有预感。太史偶尔给她讲佛经的义理，她的领悟超出常人。民国八年，自己知道哪天要走，曾对太史说：“我们要小有分别了。”临终的时候，异香满室。

---

[2] 太史：古代一种官职，就是史官，兼管天文历象。

民国王氏，淮安人。中年时寄食在天津吴公馆，性情淳朴忠厚，常常念佛不断。

民国八年五月，朝五台山，到了文殊洞。对同行的人说：“我愿意在这里念佛修行。”后来她不论到哪儿，都只拜佛菩萨，不谈其他。一直拜到北台顶。同行的人准备茶，她也不看。拜完起来，一直往南台走。当时的同伴朱氏和显通寺的僧人智慧等尾随而行。到了下坡的时候，到处找不到人。走了几里路都没见到人，大家都很怀疑。

到了七月，台后有个樵夫，说王氏在三十里外，一个小山顶的松树下，脸朝西方端坐走了。当时看她的表情、衣服，好像才坐上去一样。大家开始把她抬回显通寺，后来把遗体移到文殊洞安葬。

民国曾氏，江西吉安景原村人。她家教很好，使得曾氏幼年时就很贤淑，高尚的品德操守自然形成。到了15岁，嫁给梁家，侍奉公婆非常孝顺，和妯娌之间也以礼相待，所以大家很敬重她。生了一儿一女，很早都死了。不久丈夫又病了，她亲自煎药，衣不解带地服侍。又在神前祷告愿以身代苦。几个月后，丈夫死了。她自

己后半生很可怜，就决心出家，在父母公婆前请求，都没得到允许，因此就暂时在家吃素。时间越久，出家的志向越坚定。

一直拖到民国六年。浴佛节这一天，她因为烧香赶到本乡的龙塘寺，苦苦哀求尼师，得尼师收留。这时才开始专心在佛前承侍，带发修行，作了三宝弟子。从此，每天自己在佛前烧香、换水，诵《普门品》《阿弥陀经》《金刚经》等，然后就是念佛。这样昼夜六时，周而复始，3 年坚持不断。

有一天，感觉有点不舒服，还是依在观世音菩萨座前，合掌结跏趺坐念阿弥陀佛。直到晚上七、八点钟，念佛的声音顿时止息。再看，她竟然寂静地去世了。这是民国八年九月的事。

民国雷太夫人，湖北李开侁居士的母亲。在世 87 年，经过各朝各代的变故，吃了很多苦、遭了很多难。平时做人，对自己是勤俭为本，对别人是慈悲为本。生平有很多美德善行难以叙述。

到了民国七、八年的时候，因为见到儿子研究佛理，就常常详细地去询问，忽然间觉悟过来，自己反省："我这是梦吧！从此我一定以西方为归。"以后就回向净土，

一心归向阿弥陀佛。每天早晚依法修十念法，其余静坐的时候也念佛不断。而且坐时一定烧香、脸一定朝着西方。静夜里，她的卧室常常能闻到异香。自从念佛以来，凡是接触见到的人，都劝人家修净土法门，所以人们都说：这么大年纪学佛，不是有宿慧不可能这样。（她是87岁才开始学佛的。）

到了民国八年夏秋之间，有一次她叫来李开侁，告诉说："我要走了，身后的事你赶紧准备。"这以后，气血渐渐衰弱，念佛却更加勇猛。

腊月初十前后，出现病危，之后又好了。她嘱咐家人念佛，而且念《金刚经》，日夜不断。来看望的人，也叫他念佛，不说其他的话。二十日以后，越来越微弱，但还是每天起来合掌念佛。十天里，最初见到有红色莲花围绕，之后见到有三道金光从西方过来。临终这一天一直在说"佛来了、佛来了……"还是照常念佛。最后走得很安详，没有痛苦，在眉间现了一个"佛"字，过了一段才散去。家里人隐隐听到空中有音乐之声。

民国欧阳安人，湖北王锡璠的母亲。性情勤俭，少言笑，从来不出门。平常吃观音斋，还不知道念佛。

民国八年冬天，偶然得了咳嗽病。后来病好了，饮

食减了很多。到了九年，一粒饭吃不进，只喝水。她儿子心想：母亲到了老年，这样不吃饭恐怕活不长。他就在三宝前诚心祈求，请僧众代母亲忏悔。当时遇到了满心如居士，教他放下万缘一心念佛，病可以好。这样王锡璠就回来告诉母亲，母亲听了也很深信，就发愿实行。只是病久了，气力很衰弱，念不成声。

七月初四，王锡璠想："母亲的病日益严重，气力又日益衰退，恐怕念佛没有力气，难以生西。"他很着急，就去黄州安国寺拜见霁峰和尚，请了好几位出家人，第二天举行念佛。

这天晚上八点，老人忽然间安然熟睡。到了十二点才醒来，叫来锡璠说："我梦见两个人用轿子抬着我到了一个地方，路很平坦，没有一点障碍。有一个青衣老妪，样子像观音菩萨，引着我们过了石桥，见到一处大的莲池，广大无边，里面红色白色莲花一齐开放。两个人把我运到了其中一朵大莲花上，我说'真是安乐，这净土啊！'这样忽然醒来，反而觉得这里太污秽，身体太不快活！"这样锡璠就再请僧众念佛一藏，作为上品上生的资助。

到了初七，锡璠带着晚辈围绕跪着念佛，嘱咐僧人再加一把力助念，锡璠跟家属也另行加念。这以后，老

人每次睡着，就见到青衣老妪领她去莲池，而且梦里时时地呼叫：“好大莲花！好大莲花！”

初九夜里十二点，当时念佛一藏的数目已经圆满。老人说：“堂前有和尚来了！”过了一段又说：“明天是上上吉日，我要去西方了。”锡璠就准备好一切。第二天，她面貌很好看，而且耳目聪明，忽然指着说：“那个地上有一只蚂蚁，不要踩！”又说：“安国寺的老和尚来了，请来，帮助我往生。”家里人出去看，果然霁峰上人来了。这样就把霁峰上人请到床前，念佛持咒。

到了晚上八点，老人端坐在床上，神色很正常，眼睛向上注视，寂然不动，如入禅定。再一看，已经往生了。

民国唐氏，江苏无锡人。幼小时喜欢诵经，天性至孝。10 岁的时候，父亲得了肺痈，唐氏每天半夜起床，诵完经，就到很远的地方摘带露水的丝瓜，摘了一满筐，回来捣汁。到黎明的时候做好汤，端上来给父亲吃，过了一个多月，父亲的病好了。

18 岁时，嫁给倪家，当时正赶上咸丰庚申之变。父亲抵抗贼兵在战乱中死亡，全家也都殉难，只有弟弟潜叟逃出去了。

过了五年，战乱平定，唐氏才将众多的尸骨捡拾在一起，尸体很多不晓得哪一个是，就咬自己右手三个指头，咬出血来，鲜血淋漓遍洒到尸骨上，随即能够辨认出父亲的尸骨。然后安葬了父亲，而且安葬了其他尸骨。

她弟弟当时在战场上逃出来，到处流离失所，由此也染上了寒湿病，已经到了病危的阶段。唐氏就为弟弟诵经、礼拜、忏悔，料理医药，几个月病就好了。

从这时候起，她就跟丈夫分房而住，受了居士戒。把所住的屋子洒扫干净，供佛菩萨像。每天敬礼、诵经，有日课。她所嫁的倪家向来清贫，她就以刺绣缝纫的收入奉养婆婆，剩下的钱都用来救济有急用的人，兼做放生。平常见到人，一定苦口婆心劝人行善。

民国庚申年七月三十日，忽然说："我今天要走了。"拿出一包莲花瓣叫人去烧热水沐浴，然后换上法衣，端坐而往生，世寿 78 岁。

民国陈母周夫人，陈文中居士的母亲。生平奉佛极虔诚，清朝光绪二十四年，开始吃长斋，供奉观世音菩萨。当时，她儿子文中还没有闻到佛法，以世俗愚孝竭力地让她开斋，但没得到允许。等到她儿子信佛之后，才知道母亲吃长斋，是多善根福德因缘之人。

民国九年夏天，她儿子以净宗妙法奉告母亲。陈母这时才知道发菩提心、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。九月底，忽然生病，儿子就常常给她详细地讲述往生西方净土的安乐，让她生欢喜心。

到了十一月初一，精神、饮食都减弱。初二正午，忽然听到她叫唤大家念佛，儿子就集合家人烧香、围绕在旁边念阿弥陀佛。她就像平常一样结跏趺坐合掌念佛。过了两个时辰，才靠在枕头上小睡。醒来时说，见到一个穿着红绸缎衣服的人交给她一面彩旗。当时他儿子就发愿：舍住宅为寺院来资助母亲往生。陈母听了很高兴。

初五白天，还靠着枕头念佛。而且自己一再地说："好、好。"别人问："什么好？"她说："西方好！"口里还在念佛。念到十点钟休息了一会儿，又高声念佛八、九声，念完就安然往生。额头渐渐冷了，顶门还温热。儿子文中等始终率领全家恳切念佛资助。到午后两点才换衣服，头顶还是温暖的。世寿 64 岁。

民国刘氏，陕西临潼人。幼时就慈祥文静，18 岁嫁给同县的康某。中年时丈夫去世，就持斋虔修净业。民国十三年春天，儿子把她接到上海来住，住了几天，

她就到处拜访诸方高僧，叩求法要。归来修持更加精进，天还没亮就起床，端坐念佛、诵各种经咒。

辛酉日那一天，生了病，但丝毫不感到苦痛。临终时只是向家人一笑，没有别的话。到了大殓的时候，面貌如生、全身柔软。

民国贫妇，浙江慈溪有个贫穷的妇女，不知道她的姓名。家里很穷，儿子又不孝，常常骂她。

有一天她被儿子骂了，心里难受，就到临近寺院的僧人处去诉苦，僧人说："你已经知道苦了，怎么不把苦卖掉？"妇女说："怎么卖得了呢？"师父告诉她："你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，临终时佛接你去，你就永离诸苦，但受诸乐，这就是把苦卖了。"妇女说："我母子俩同一间房，床灶都在屋子里，床下还作了猪圈，这么邋遢，怎么能念佛？"师父说："不妨碍，你在家时只管常念，有空常常来庙里拜佛。"妇女就依教奉行，从此心里专求离苦，念佛长时不断。

两三年后，快临终的前几个月，就预示儿子说："某月某日我要生西，你不要出去，要给我料理，尽母子之道。"她儿子不相信。不久她又跟儿子说起同样的话。

到了临终前几天，儿子忽然闻到异香扑鼻，不知道

哪里来的，到处寻找也没见到哪里烧香。这才想起母亲的话，心想：莫非这是实话。到了日期，他就在家里等候，见到母亲沐浴清洁，穿了干净的衣服，果然端坐念佛走了，这是民国十年前后的事。

像这样穷苦的妇女，一无所知，念佛几年都能预知时至，在之前就发出异香，这样安然而去。可见，净土法门是没有人不能修的。

民国江母郭太夫人，是江味农居士的母亲。她儿子信佛，江母也欢喜信向，平时功课，每天念七卷《心经》、五千佛号，从不间断。

民国十年春天，生病。没病之前的半个月里，精进念佛，从早到晚非常欢喜，跟平常不同。她生病，胃很弱，不想吃东西。四月二十四日，精力不支，就卧在床上。六月初二夜晚，他儿子正在念佛，江母忽然从睡眠中坐起，合掌结跏趺坐，叫儿子说：“我如果这样去，你以为如何？”儿子连声赞叹。

初十以后几天中，得到赵云韶居士等的助念。到十五日中午之前，十点左右，云韶、文舟等已念佛很长时间，江母说：“歇歇吧，时间还早！”到十二点三十分，想起来，大家扶她起来。才坐定，自己把衣服鞋子都理

好，急忙向西方作礼，仰头注视而微笑，须臾间就走了。

下午五、六点，全身都凉了，只有顶门温暖。第二天下午三点入殓，身体柔软如棉，脸色光彩。

民国陈贞女，扬州甘泉陈仲龄的第二个女儿。她和妹妹从小吃素，到 15 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想给她定亲，贞女就痛哭流涕，坚持退还订聘的礼品，想要待在家里奉养母亲，一直到老也不出嫁。妹妹以出家静修为志愿，贞女以在家侍奉母亲为志愿。母亲见到这两姐妹志愿不可夺，也就随她们了。

母亲有洁癖，凡是家里仆女做事，她都不满意。只有贞女不管洗衣、缝纫、做饭菜，都能体贴母亲的心。陈贞女于是都亲身尽力去服侍效劳，从不懈怠而推诿给仆女们。有空闲，就念经礼佛，没有一天虚度。即使到了佳节盛会，也从不出去游观。就是这样尽心孝养母亲，努力地修持净业。后来她皈依三宝，受了菩萨戒。

等到母亲去世，非常悲伤。这以后就依靠弟弟生活，修持愈加恭敬。晚年，她姐姐的儿子张绍春把她接到家里住，因为欢喜他也念佛，彼此志同道合，所以她也就不回去了。

过了一年多，自己知道在世上时间不久，就到妹妹

的庙里，期望正念往生。不久，示现生一点儿小病，催促绍春和三弟来，叫他们请具有德行的高僧为她剃发出家为尼，并为她说戒。又嘱咐死后一定要火化。这些绍春都答应了。于是，沐浴穿着僧衣，端坐念佛。

当时尼师们和亲属都一起来念佛相助。很久之后，断气了，大家还念佛两小时。她面相光彩亮丽，远远胜过在生之时。当时是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七日。世寿 63 岁。

民国黄氏，广东东莞人。嫁给卢家，侨居在南洋吉隆坡。民国七年皈依三宝，早晚念阿弥陀佛，每天有定课。初一、十五及圣诞日更加虔诚。

民国十年中秋以后，有点小病，过了很久仍然不好。直到民国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晚上，自己起来拜佛绕佛，说:“四大金刚在这里侍候，说是奉佛的命令来接我往生，约定这个月底就走。”又催促眷属烧热水来，说要沐浴。等到亲属们都到齐时，就条理井然地交代完后事。

沐浴梳洗完毕后，自己换上寿衣，精神非常好，拈香礼佛都极诚恳。大家问:“四大金刚还在吗？”她说:“现在在神殿某处站立。”又请一个女居士拿来念过大

悲咒的水给她喝，喝完请大家代她告诉皈依师："我已经往生了，很自在安乐，请不要忧虑。"再向大家问讯告别，告别完就坐好，合掌念佛十多声。又开眼合掌大笑，向大家说："你们从早到晚很辛苦，我现在很自在地走了！"这样就端坐而化。

民国萧俞氏，湖南人，嫁给江西吉安南溪村的萧家。从小吃素念佛，年轻时丈夫就死了，她守节抚养孤儿，修持更加努力。古稀之年，精神更加强健，耳目聪明。

民国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夜晚，做梦到了一座大殿里，殿堂中百宝庄严，有上万人瞻仰，法座上有金身大佛。俞氏就上前礼拜，佛对她说："你应当在二月初一往生西方，现在可以暂时回去，要劝导众生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，因果昭然，丝毫无爽等语。"醒来后，她就遍告家里人，嘱咐从明天开始全家都同心持斋戒念佛，来资助往生。又叫三女儿回家，从此就念佛、持咒日夜不断。

到了二月初一的晚上，持诵的声音更急。半夜时，她整理好衣服端坐，声音渐渐低微。忽然环视家里人，一笑就走了。等到大殓时，肢体柔软、面色如生。

民国徐夫人，浙江黄岩县徐上麟的女儿，同县张子远的妻子。夫人子孙满堂，很多都做了官，政绩卓越显著，大家都很羡慕她家。夫人并不以此为喜，每每谆谆教诫子孙：做官要造福、持家要惜福。

她一生没有其他喜好，只是长斋念佛、戒杀放生、勤俭操持、救济贫困、礼佛诵经。等到她快临终时，预先交待家人说自己某天要走。到了这一天，在庭院里设了香案，向西礼拜，说："佛来接我了！"于是结跏趺坐就走了。当时是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七日，世寿 74 岁。

民国冯宜人，包培斋居士的妻子。性情喜欢寂静，厌离愦闹。21 岁嫁给居士，侍奉公婆很孝顺。

她曾经做梦看到人杀猪，首先牵来杀的是一头猪，然后牵过来一个妇女。旁边一个老妇女给她脱掉衣服饰品。宜人呵责她说："怎么以人作猪呢？"老妇女说："我们见到是人，屠夫见到是猪。"她醒来，邻居家正好在杀两头猪，像梦到的一样。这才恍然明白人和猪只在一念转移之间，所以就发誓不吃猪肉。

平时喜欢素食，持不杀戒，为妇女组织放生会。不久她丈夫吃素奉佛，宜人也跟着他做。京城发生水灾，她就组织"妇女制衣会"，给灾民做衣服，她的慈爱之

心发自天性。

民国七年秋天，在微军和尚座下，受三皈依，而且持八关斋戒。从此专念阿弥陀佛，发愿往生西方。有空儿就写经持咒，勇猛精进，从早到晚没有空过。她曾经在拜佛的时候，见到佛像逐渐高大，观世音菩萨圣像，闪烁好像有光明，前后所见到的瑞相很多。

十一年春天，生病，到了闰五月，她丈夫包居士请全朗和尚在家为她授五戒。宜人受戒时，默想十方圣众围绕道场，当时身心很舒畅。她对人说："受戒完毕，我可以走了。"而且对居士说："我死了，你就用桐棺和布衣来装殓。"从此病情日益加重。居士为她请僧众助念，宜人一心倾听，欢喜而称赞。

在她往生前两天，自己起身梳头沐浴。舍报时，朝西方注视，若有所见。然后结弥陀印安然而逝。过了九个小时左右，全身早已冰凉，顶门还温热，手脚柔软，面貌如生。当时是民国十一年六月，时年 51 岁。

民国徐母杨太夫人，安徽石埭县徐平轩居士的母亲。性情和蔼，乐善好施，从小就崇信佛法，晚年行持更加努力。自从受了居士戒，就长斋念佛，曾经与她的邻居张夫人一起设立佛堂，有固定功课念佛。

有一天见到佛像旁边有一尊蓝衣菩萨，她怀疑是不是张家又增请了圣像。过后几天再看时，没有了，就询问张夫人，说没这事。又曾经见到佛像熙怡含笑，走近去看又不见了。她怀疑是不是自己眼睛昏花，知道的人跟她说，这是念佛感得的瑞相。

民国十年秋天，安徽一带发生很大的水旱灾难，她以佛法慈悲之道，勉励儿子平轩赴省长的委托，出去办理赈灾事务，来救济灾民，而且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资助。

到了十一年，她儿子把她接到安徽省城奉养。当时年事已高，精神很虚弱。亲戚中有人劝她开斋，她说：“宁可持戒死，决不犯戒生。”

十二年正月，病情加重，一阵寒一阵热，仍然念佛不断。到了二月二十一日，叫家人请僧众来念佛，助她往生，并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去西方，她儿子说：“后天斋日”。徐母微笑点点头，过了几小时又说：“我已经见到了释迦牟尼佛，和以前所见到的蓝衣菩萨，怎么独独没见到阿弥陀佛呢？”儿子说：“时间还没到，时间到了自然会见到的。”就请僧众到床前念佛，徐母也跟着念。

二十三日巳时（早上9～11点），又请僧人入房念

佛。平轩请一尊接引佛像到床前，对母亲说："佛来了！"徐母看到佛像很高兴，就高声念佛，念了几声，声音渐渐低下来，又微微屈下姆指和食指结离怖畏如来手印，含笑走了。

三天后入殓，面貌光彩如生，顶门温热，四肢柔软。当时有一位苏纬之听到报丧，就从西边来慰问。一路上闻到檀香，走到门口香气更加浓烈。

民国潘太夫人，甘肃敦煌人，夏继泉居士的母亲。性情仁慈，很少言笑。虽然她这一生夫荣子贵，但几十年来，生日从不设置酒席祝寿，其他歌舞、戏剧、杂耍一律不请上门来表演。她家也不设置华贵的车轿，平时很节俭严整，爱惜物力，哪怕一粒米一寸丝都不愿浪费。而她自己非常欢喜行善，布施、戒杀、放生，备好很多衣服、药物，救济贫苦，在这些方面她没有一点吝啬。

晚年笃信佛法以后，愿力更加宏大。捐款给山东女子莲社，一时妇女信仰佛法的日益增多。又广请各种经典，分送亲友。每一次听到时局不安定就忧心地说："人心陷溺，大乱还没有停止。苦恼众生如果没有佛法，是无法挽救的。"所以发愿在济南城建立佛刹，提供给信众作为修习的处所。先是自己出了一千元，而且叫儿子

继泉广为募捐。

近年来专修净业，天还没亮就起床，诵《心经》、持《准提咒》，早晚以念三万佛作为定课，从不间断。

民国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，稍微有点发热。到了中午咳出来的痰略微带血。到第六天，热已稍微退了，病况没有特别危险的征兆。中午以后，心很清明，就稍微进一点饮食。十点多钟说：“我的病基本上好了，想稍微睡一下。”当时她儿子夏继泉偷偷待在屋子里，听到母亲喘息很平和，只是朝西方闭眼睛坐。不久，见母亲神色有点变化，近前一看，已经端坐安然而化，当时55岁。

之前，她女儿淑君梦到庭院的台阶上现出绿色莲花，大如花盖。太夫人说：“这朵花属于我的！”女儿醒来就想告诉母亲。话还没说完，太夫人赶紧说：“这朵花就是我的！”生病五、六天始终没有别的苦，比平时还慈祥，每天默念佛号，一点人事挂碍都没有。往生后，过了几小时，顶端还温热，相貌更加熙怡欢喜。

民国张夫人，上海黄涵之居士的妻子。夫人向来信佛，年少时虽未亲近过善知识，就知道因果报应、罪福等事理。当时她丈夫黄涵之正当壮年，崇尚新潮的学问，

醉心于欧洲文化。他崇尚实验，什么事要实验才证明是有的，坚决破除迷信，甚至说人死了魂魄散了，就归于无有，因果轮回之说都是荒谬无有根据的迷信。夫人很不以为然，时时以罪福的道理婉转地规劝他。只可惜没有得到善知识的开示，不知道修行的门径和佛法的利益。

民国六年冬天，黄涵之担任温州道尹，才开始和他的幕僚顾显微交往，并常常与吴璧华、周孟由等居士交往。当时顾显微已经归心于净土，信仰很深，从早到晚研究佛法。因为他的影响，黄涵之才略微知道一点佛法的概略，这时才知道夫人的话不错，开始后悔往年知见上的错误。

过了两年，黄涵之调职到浙江会稽县，由此又能亲近观宗寺的谛闲法师和普陀山印光法师等大善知识。从此以后，才知道佛法的修行之道，因此夫妻俩同心同德专修净土。

民国十一年春天，张夫人的母亲去世，当时她极度哀伤，悲痛难以抑制，就向佛前发誓：吃长斋以求母亲脱苦。十二年夏天得病，亲戚们苦劝她开斋，夫人坚决不答应，而且嘱咐不要用有生命的做药物，她在病中一心念佛而且作观，一合眼就见到佛像和观世音菩萨像。

临终这一天，夫人忽然自己面向西方右胁而卧。这天，她丈夫带领全家大小一概高声助念，等到断气时，还是念佛不断。临终前三小时，夫人还在自己默念佛号，而且嘱咐儿媳妇说："在我往生西方后，你要多念阿弥陀佛。"嘱咐完，随着脸上就现出笑容，没有一点悲恋病苦的状况，安然而逝。当时是民国十二年六月初六酉时。

民国毛母伞太夫人，湖北沙市毛春亭居士的母亲。幼小时父亲去世。8岁时，父母都已过世，她依靠祖母为生。

性情很纯真灵敏，精通于刺绣缝纫之事，粗粗地知道一点字义。17岁嫁给毛家，当时赶上毛家家道中落，丈夫出门在外经商，她在家尽丈夫的职责，侍奉公婆，料理家事，含辛茹苦。等到公婆先后过世，她又尽力地办理丧事，分担丈夫的辛劳。没过几年，丈夫也死了，她守节扶养孤儿，备尝艰苦。

近年来，她儿子春亭经商信佛，毛母也欢喜信向，皈依三宝，设定了功课念佛。

民国十二年八月，偶然间感到身体不舒服。她儿子一面请医生治疗来尽人事，一方面请出家师父和居士率

领一家亲属男女，分成内外两批念佛。七天以后，毛母没有任何病，心里很清醒，从容地说："现在我闭眼就见到阿弥陀佛的丈六圣像作举掌的样子。"说完就面向西方侧卧而化，全身已冷时，顶部还是温热的。

民国曹宜人，安徽巢县曹宅西居士的亲姐姐，嫁给李家。性情淳厚孝顺，为报父母恩德，她持斋念佛期望父母能生净土。平时很精进虔诚地修持，不论是严寒酷暑从不间断。遇到人就劝人念佛，30多年不懈怠。

76岁时，有点儿病。过了几天，自己看到两位童子手执长幡跟随佛来接她。当时整个虚空中充满音乐，祥光充满了屋子，她的病一下子好了。于是她就合掌向着虚空礼拜，对家人说："虚空里遍覆罗网，每一个网孔里都有珍珠、妙果等宝物，我这一生没什么功德，不过是孝顺父母、怜悯穷人，而且一向不妄语，如此而已。没想到现在竟然得这样的好处，你们要赶紧念佛，西方确实是有，没有可怀疑的。我十五日要去了。"她丈夫说："十五日子不好。"宜人说："你可以选一个好日子。"她丈夫说："十八日可以，二十一日最好。"宜人说："就十八日走吧！"

到这一天早上，催家人赶紧焚香迎佛。香刚点燃，

她就安然而化。当时是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。

民国王母何太夫人，王孟范居士的母亲，20 岁时嫁给王家，她侍奉婆婆很孝顺。民国五年秋天，丈夫死了，夫人痛不欲生。常州的冶开和尚为她宣说法要，从此她虔诚地修持净业，求生西方，每天都有定课，7 年如一日。

在民国十年、十一年这两年，她生大病，很危急。虽然卧床病了半年，但做净土功课更加虔诚，没有因为生病而放下功课，反而以病来激励自己更虔诚地修行。

十二年春天，旧病复发，她对儿子王孟范说："想修清净的业，要从自己断俗缘开始。"所以就从七月底开始住进庙里，八月份自己知道起不来了，拿出所有衣服首饰，叫儿子王孟范拿去变卖以作佛事。于是请宝一法师为她授三皈依，又请比丘昼夜念佛，王母也跟随持念不断。

十一月初九晚上，对儿子说："学佛的人无所谓死，我如果去时，要虔诚念佛，不要悲伤乱我的心。你也努力精进，莲池会上我们母子相见有期，到时候才是真正的眷属。"

到了二十七日一点，自己合掌念佛，家属和寺庙比

丘三十多人都共同出声助念。经过两个小时，气息逐渐微弱，这时说偈曰："累劫种莲因，今生方成熟，务将诸外缘，斩尽不相续。感彼西方圣，垂手来接引，从此生莲邦，誓度诸众生。"说完，含笑而逝。到了第二天，手脚还很柔软，顶门还温热。

民国沈葆三妻，沈葆三平常爱读佛经，知道净土法门是最胜特异之方便后，就发心念佛。他妻子常常讥笑说他迷信。

某年元宵，在殿堂里烧红蜡烛。有一枝蜡烛上开了一朵花，宛然是莲花的形状。沈葆三见了很惊讶，招呼家里人来看。他妻子又认为是迷信，而且说："那枝蜡烛同时开一样的花，才让我相信。"瞬间，只见那一枝蜡烛果然开出同样的莲花，花上又现一尊观世音菩萨，庄严妙相，眉目清晰。他妻子见此灵异，惊奇不已，而且深深地后悔、惭愧，大生信心。这样就跟着丈夫念佛。几年以来，不论有多忙，每天的定课都从不间断。

到民国十几年间，她生病了。临终前几天，沈葆三请人在她床前助念佛号，他妻子也跟着众人念佛，准备七天得一心不乱，但当时病苦缠绕没有成功。

临终时，她才几岁的小儿子见到有威烈的光从母亲

床前一直射到门外，又见到三个金人，其中一个金人手里拿着莲花，忽然见一个人合掌坐在莲花里面，面容宛然像他母亲，随着金人乘着这道异光往西方而去。

邻居有一位姓韩的老妇，早已专诚念佛。这一天梦到沈葆三的妻子，就问她："人家都说你已经生了西方，究竟是不是啊？"她说："自然是往生了。老人家如果不信可以到我家去问。我每逢过节或者有事时都要回家，凡是家里人闻到有香味，就是我回去了。从此以后我不再回家了。"老妇就去问，果然有这样的事。

民国焦女士，扬州人。19 岁嫁给本城的管心存。过了 4 年，丈夫去世。女士哀叹自己命薄，决心守节，就住进本城的立贞堂。发心念佛，皈依长生寺的性莲和尚。到 29 岁，吃长斋，行持更加精勤，专心念佛。

民国十三年正月，31 岁，偶然得病，梦见观世音菩萨对她说："你娑婆的缘已尽，净土的缘已熟。约定二十九日，我派人来接你，但须要提前两天落发，请一位大德为你说幽冥戒。"焦女士谨奉大士的嘱咐，向立贞堂堂董告辞，然后去求师父。二十八日，在长生寺安养堂剃发，又请师父为她讲说幽冥戒，并作种种的开示。

二十九日早上，女士见到童子拿着幡来迎，知道时

间已经到了，加紧念佛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安详而逝。

走后三七的这一天，荼毗时，火中有五彩光明直接飞向西方，在骨灰里得到一尊像，长有二寸多，结跏趺坐合掌，样子很像焦女士。性莲和尚把这尊像装在小龛里，供在安养堂中。

民国杨母，江西临川人，是当时江西高等法院推事杨日东的母亲。性情仁慈善良，喜欢布施。中年皈依净土，常念佛号。每逢初一、十五和佛菩萨的圣诞，就沐浴斋戒，从早到晚念佛更加虔诚。这样严寒酷暑都不间断，经过 21 年，到临终时安详念佛往生。

去世后，家人把她平时念佛穿的衣服张在竹篙上，用火焚化。当时围观的人像一堵墙，大家都见到两袖和衣衿间出现了龙凤花纹，灿烂夺目。

民国某校书（校书是对有文才的妓女的雅称），不知道她的姓名。在她才过 15 岁时，忽然醒悟到要洁身自好，就皈依佛法，专心求生净土。从此屏弃铅华，在上海虹口租了一间房，奉养母亲，诚心念佛，早晚不断。

平时很喜欢请佛像，礼拜供养。整个屋子装饰得很庄严，宛然像清净兰若。

之前，她有一些积蓄，托广东的梁君给她储存。到了民国十三年二月初，她嘱咐佣人把梁请来。梁来了，校书就告诉他："我修行不久，很庆幸已经得解脱了。某天我要去西方，某处的存款多少给我母亲养老、多少做我的丧葬费、多少供斋忏悔用、多少是资助善举的，请先生帮我处理。"梁说："你还这么年轻，怎么突然说这话呢？"校书就沉默不语，梁就走了。

等预约的这一天，她家佣人果然来了，告诉梁说，校书已经往生。当时梁感叹她走得这么快，就代她办理一切后事。

民国任恭人，海盐朱韵泉先生的妻子，从小坚信佛法，嫁给朱家后，相夫教子，恪尽妇女的职责。她性情严正，待人宽厚。

光绪三十年，丈夫去世，恭人 59 岁。自己想想世间一切如幻、人命无常，就生起出世之想，因此就把家里事托付给儿子媳妇，自己放下万缘长斋念佛，勤修不懈。

民国六年冬天，忽然半身不遂，手脚麻痹很痛，行动都要人帮助。于是自己静居在一间房里，心更加坚定、念佛更精勤。民国十年夏天，儿子调生和吉生听了范古

农居士讲佛法，兄弟俩这时才发心念佛，而且以净土法门劝母亲修持。恭人求生西方的心也就更加真切了。

民国十三年正月，调生要出门去听经。恭人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你不要出远门。”到二十四日，又得了叫“伤风痰喘”的病。二十八日病情加重，请女众来念佛帮助。当时一听佛声，就心安气平地睡去了。醒来时说：“刚才我梦到一位老媪，拿糕饼让我吃，吃完就觉得轻快异常。当时我询问：‘我的苦已经解脱了吗？’老媪说：‘解脱了！你快念佛。’”等念到一百多声就醒了，这时气喘、半身不遂等病完全好了，这一夜睡得很安稳。

第二天黎明，忽然闻到香气，身心愉悦，没一点病苦。到二月二十日，忽然感觉胃不舒服，病情加重，就又请女众来助念。二十一日，自己知道起不来。二十二日，告诉家人不要哭，要高声念佛帮助，恭人也跟随大家一起念。一直念到半夜三点，安详而逝，世寿 79 岁。

最初四肢冷却，心下面还很温热。大家仍然高声念佛，后来暖气往上一直升到头顶，直到第二天半夜热气才尽，面貌如生。家人把她平时念佛用的西方公据（西方公据就是一个图，上面画有很多圈圈， 用来计念佛的数量）焚化，焚化时，灰上现出一个僧人，立在莲花上。

民国汪夫人，安徽婺源江易园居士的妻子。生平孝顺仁慈，救济贫苦危难，但自己的生活所需很淡薄，勤俭持家。嫁给居士 33 年来，凡是有善愿，夫妻俩一定同心同德来完成。到晚年见到居士学佛，夫人也虔心皈依，戒杀放生，诵经念佛。

民国十二年秋天，生病一直躺在床上，不能照常礼拜诵念，就专心念阿弥陀佛和观音、势至两大菩萨的名号。逝世前一天夜晚，对侍病的人说："取蜡烛放在床上。"两手做举香的样子，说："楼上佛堂敲木鱼的声音很清越，床和墙壁之间都是金色经卷，光明耀眼，你见闻了吗？"到早上，预告家人说："今天卯、未、亥三个时辰须要为我供佛。"从此不再说话，别人来问病只点点头。果然到未时（下午 1～3 点）端坐而逝，神色自在，如入禅定，毫无愁苦的相。几小时后，全身冰冷，顶门犹温，肢体柔软。当时是民国甲子十一月初一未时，世寿 50 岁。

民国朱母杨氏，上海佛教居士林朱石僧居士的母亲。生平多年来在二、六、九三个月里持斋。晚年，因儿子朱石僧为人真诚，奉佛专一诚恳，她也念佛更加坚

定。民国十三年秋，有点小病，临命终时，事先请比丘尼来助念。到时，静静地听着念佛声，安然而逝。热气由下而上，顶部最后冷，面貌如生。

民国邓女士，秉性淳厚恭谨，从小好学。17 岁嫁给扬州卞家，很会侍奉公婆。民国十二年，产后得病。

十三年秋天，回到杭州娘家，请医生治疗无效，一直缠绵在床上。她母亲和姐姐都是久奉佛法，屡次劝她念佛，她还犹豫。到腊月十三，病情加重，嘱咐姐姐代办后事。她姐姐也安慰她答应了，而且以人生如梦、佛法难闻、三界火宅、当求出离，劝她归依三宝、求生西方（意思是这人生如同梦幻，佛法非常难闻，所以我们这一生要求从三界火宅里出离。这样来劝她皈依，求生西方）。当时邓女士默然有所觉悟。她姐姐就说："今天请大师来给你说皈依好吗？"她说："好。"就请却非上人，为她说皈依。这以后，眷属就给她诵经念佛，她丈夫也来助念。于是得到三宝加被，过了两天，病情减轻、痛苦渐除，身体觉得轻安了。

到十六日晚上，请姐姐代为感谢念诵的人，而且向仆人孙妈道谢，嘱咐她明天早起，再三地叮嘱。孙妈出来把邓女士的话跟大家说了，大家预料她肯定是明天早

晨要走，这是预知时至，大家念佛更加精进。邓女士也把念珠挂在脖子上，手里掐着念珠跟大家念佛。姐姐给她悬挂五彩的西方三圣像在床前，让她观像念佛，邓女士都一一依从。到快命终时，说："有金脸的黄菩萨来了！"眼睛左右注视，神态非常安详。忽然自己结着手印，念"南无阿弥陀佛"，就命终了。

当时有位杨福生童子，见到观世音菩萨和圣众遥临虚空中，接引她向西而去。这是民国十三年腊月十七，辰时（早晨7～9点）的事。

民国林夫人，孙庆泽的母亲。向来善根深厚，秉性贤淑。她孝顺父母、恭敬丈夫、教导孩子、勤俭持家，堪为女流师范。而且对佛法非常坚信，修持净业，从小到老，从来没有废弃。

夫人嫁给孙家时，家里很穷。当时她一手操劳，勤苦劳作，比佣人还要辛苦。后来家里渐渐富了，儿孙满堂，应当安逸享福了，但她还是跟过去一样辛劳操作。衣服只穿粗布的，洗洗缝缝，还不忍舍弃。见到别人饥寒，一定布施他钱和饮食，心里才安。有人来乞求，一定量力帮助。昆虫蚂蚁，甚至蛇蝎毒物，也只求设法让它走，不肯让它受伤。平时常以因果报应教诫子孙，所

以她家子孙都很忠厚，没有染上时代的习气。

民国某年冬天，庆泽带着母亲到亲戚家里躲避战乱，当时大家心里都担忧、害怕。夫人命他把寿衣带上，也没说明所以然。等到腊月就往生了，恰好因为带了寿衣，就能够入殓。老人心地安详，宛然是预知时至。

临终的时候，庆泽带领家人同声念佛，忽然他像发狂一样把窗户纸撕破，刚好两只大如手掌的蝴蝶从窗口飞入，黄色的本色，上面杂有黑白的花纹，绕着尸体飞翔，赶也赶不走。过了大半天，等殡殓完毕，抬到其他院里，蝴蝶也随着棺材飞翔，一直到灵柩安妥了，才向西方飞去。这是表明决定生西的祥瑞。

民国崔母孙太夫人，崔祥鸿居士的母亲，性情沉默淳厚，做事勤俭宽和。孝顺双亲，协助丈夫，持家教子，救济贫苦，戒杀护生，这些美德都具足，是女人的楷模。

而且她坚信佛法，虔诚地受皈依戒。过了 70 岁，精勤修习净业。她儿子祥鸿多方辅助，所以能临终不生贪恋，绵密地默持佛号，预知时至，正念分明，最终举手表示恭敬，端坐而逝。

民国程母蒲太宜人，是程春渠居士的母亲。程家清

寒，两代都以教书糊口。程母甘于淡泊，口里绝不谈富贵的事。民国成立了，春渠屡次任县里的知事，时常以衣服饮食奉献给母亲，但是程母仍然是穿着破旧衣服，吃粗粮。有点鲜美的食物都送给贫苦的亲戚邻居。以慈愍的心肠利益人，几十年如一日。春渠自从念佛后，就劝母亲念佛。

民国乙丑三月二十五日，程母生病，吃了几济药，病也没有增减。到三十日早晨，濒临病危，春渠就在床前跪着诵《阿弥陀经》四卷、往生咒一百遍，念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各几千遍。而且以极乐世界图指示给母亲看，问:“看到了吗？”当时程母口里不能说话，只是再三地点头。到了辰、巳两个时辰间，忽然见程母面目含笑，脸色很温润，春渠就知道这是生西的征相，率大家加紧念佛。不过一刻钟，程母就闭眼往生了。隔日大殓，全身都冷了，顶额还温暖。没有入殓之前，十几位僧人来给她围绕念佛，炉中的香烟结成一朵莲花，这是程母生西的瑞相。

民国李夫人，是“八不居士”李柏农的妻子。民国十四年，病了几个月，忽然在某月十二日，病情大有转机，第二天就感觉到很舒适清爽。大家都以此为安慰，

夫人却反而急急地要处理后事，一一都吩咐妥当。十四日，叫人沐浴，换衣服。十五日早晨，说是见到菩萨给她金磬，而且闻到栴檀香充满一屋。下午，夫人告诉居士说:“佛来了，快为我合掌!”居士问:“佛是什么相貌? ”说:“高大的金身，无可比拟。”从此，见佛好几次。到晚上，频频地问什么时辰，而且屡次催人扶她起来跏趺坐。家人安慰她躺下，于是她就向着西方卧着。到了子时，微笑圆寂。

民国程氏，山西忻县王建平居士的妻子。4 岁丧父，8 岁丧母，就嫁给王家做童养媳。王家很穷，程氏稍大一点，要事奉公婆，抚养兄长的女儿，这么小就要尽到孝道和慈心。当时贫苦的状况难以描述。民国三年，建平皈依佛法，程氏也吃素。

十一年，建平出家受具足戒，法名“力宏”。程氏也在十三年皈依髻照上人，法名“达闻”，而且率领子女等都受五戒。从此专一地念佛求往生。

十四年四月初，比丘尼生如师和程氏的女儿安贞整天陪伴她念佛。经过半个多月，到二十二日，程氏说:“离开苦，早回头。”仍然和生如师等念阿弥陀佛不断。第二天早晨五点，洗漱完毕，穿直缀，搭着缦衣，跏趺

坐，过了二十分钟，就安然生西了。到十一点入龛，顶部仍温暖。时年 55 岁。

她的二女寅贞，法名隆圆，从小吃素，立志守贞，也在十三年随同母亲兄姐等同受五戒。姐姐很早守寡，就和她住在一起修净业，每日有定课，数年如一日。寅贞在十六年九月初生病，仍然念佛不断。十月十五日起，她的姐姐等几个人整天念佛帮助她。到二十三日早晨，寅贞说:“生病以来，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放逸。”就振作精神起来，结跏趺坐念佛，大家也助念。到了下午一点左右，又说:“我父亲没来，而佛来了，我走了!”就端坐闭目而逝。时年 16 岁。

民国饶氏，江西彭泽许止净居士的侄媳妇。她事奉婆婆很孝顺，处理家里的内政无不得堂上的欢心。喜欢布施利人，好俭朴。民国十三年五月间，得了怯症，姑姑教她念佛。偶尔忘念的时候，恍然见一僧人站在前面教她念，所以她病中能念佛不断，一个月多就好了，于是持六斋。九月，梦到家里人杀猪，仔细一看，是她儿子，大声叫着要救出来，大家不答应，就发愿断肉，才把儿子抱出来。早上起来哭着告诉丈夫，随着婆婆吃长斋了。

之前，她的婆婆何氏，发心念佛，请许止净居士给她定功课，居士指示早晚一共礼佛一百拜，跪着念佛名一万声。饶氏此时也同样以此奉为定课，而且加念佛号一万，坐卧不敢背对西方。这以后，常常梦里神游圣境，庄严美妙无法形容。

十四年二月初，她婆婆夜晚做梦拜佛，抬头见到饶氏侍坐在佛的身边，一惊而醒。

当时饶氏正回娘家，不到几天，就传来她生病的消息，婆婆就预料肯定是起不来了，也深信她要往生。她生病回来，还能够礼拜念诵，后来病情加重，就移居在亭院里养静。

四月二十八午时，昏过去了，她三伯母高慕净等带着接引佛像，来助她念佛，她的心渐渐清晰了。她的丈夫抱着儿子到床前，饶氏挥挥手让他快走，转身向内而卧。不久说："有高大的人进屋了。"门外的几个人都闻到了莲花香。饶氏见到西边墙壁挂着接引像，注视很久。私下里对照顾她的人说："真是相好庄严！"又说："伯母等念佛固然好，面前的人念得尤其好！"

二十九日，天明的时候，喝檀香水，说："味美无比！"接着又说："怎么念佛人这么多？"别人问："认得吗？"说："三伯母认得。"（这是指许止静的妻子

高慕净，因为是她带着接引像来的。）这样合掌微微地拜了三次，含笑而逝。到了下午，身体仍然柔软，面貌如生。

民国郁贞女，扬州郁智朗居士的大女儿。性情孤洁，很少言笑。皈依印光大师，法名“福峻”。她严持斋戒，礼佛诵经，虔修净业。发洪愿，守贞不嫁，尽力弘扬佛法。

民国十四年春天，颈部生了瘰核，中西医屡次下药都无效。接着又咳嗽呕血，身体越加虚弱，但每天的功课绝不松懈。

拖到七月初，她父亲来看她，屡次听到她叫父亲的声音，父亲问她想要什么，她都不说话。接着问：“念佛帮你往生，好吗？”才点头称是。就在她床的西边供接引佛像，好帮助她提正念。

她祖母又请比丘尼日夜助念。到初五的午后，神志清明像平常一样，只是四肢渐渐冷却。忽然急促地叫她父亲来，而且想起来坐，大家就嘱咐她好好躺着。贞女就自己转身向着西方，紧接着合掌作顶礼、拈香的样子，连续三次，之后就往生了。当时是初六下午五点。

到九点，结跏趺坐，换衣服，四肢柔软，额部还光

亮温热。身体很干净，脸上没有病容，面貌如生。

遗嘱坐缸火化，骨灰与面粉和在一起，做成丸子一百零八颗。她父亲把丸子投到江心，每投一丸大家都念佛。父亲还念偈颂说："福峻以骨肉，供汝众水族，凡食此丸者，同生极乐国。"这都是贞女在生时所嘱咐的，顺从她一向的志愿，使她增高莲品。

民国查童女，九江查宾臣居士的女儿。宾臣夫妻和童女都皈依佛法。

民国十四年，童女6岁，常常说："我这房间逼塞的很。"七月二十三，她母亲要去念佛林念佛，童女一定要跟去。第二天就得了小病，整天自己结手印。后来病情加重，父母在观世音菩萨前诚恳祈祷，求菩萨加被，让她病好。童女常常说："我要去！"她父母见她决定要去，就问："你去哪里？"她用手指向西方。她父亲说："你去好了！"童女就闭眼往生了。

民国姚夫人，安徽桐城马通白居士的妻子。幼年因受家教，对妇女之道非常了解，侍奉父母公婆，非常孝顺。几十年，历经世间的变化，深厌无常，专修净业。过了70岁，还身心强健。

民国十四年秋天，生了小病，饭量减少，但是礼拜持诵毫无间断。到八月初四，才卧床，胸膈气不通畅，嘱咐女儿君玮和侄媳妇孙孝达代为诵经。

到初九夜晚，夫人见诸佛金光灿烂，头伏在枕头上做礼拜状。又见观世音菩萨伸手下垂，然后她仰头握着菩萨的手，连连称菩萨名。嘱咐孝达诵《阿弥陀经》，诵到“佛土各种庄严”处，夫人说：“这样的境界，历历现在眼前，我所见的跟经中所说没有两样。”家人围绕着念佛，有的在哭泣，夫人责备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拖累我！”到了初十的午时，嘴唇还在微动，过了很久，往生了。面色黄润，在两眉额间像明镜一样的明朗，顶上的热气往外腾，相隔一尺多就能感觉到热气往上蒸。

民国沈婆，江苏无锡人。生平心地很好，见义勇为。而且性格仁慈、平和、欢喜，人很正直、很诚恳。乐于成人之美，总是尽自己的力量。所以同乡人多数敬重她。她修持的方法，没有人指导，只听人说十念往生法，就生了大欢喜，坚信不疑，以至诚心修持，20年如一日。

民国十四、十五年间西归。临终时，她10来岁的小儿子在外玩耍，忽然见到空中降下无数僧人，身材魁梧、相好庄严、光辉耀眼。僧人们各自踢在莲花上，里

面有位非常高大的僧人，手持莲花交给他母亲，忽然见母亲坐在莲花当中。正看得惊异出神的时候，姐姐匆匆忙忙大声叫他，催他赶紧进来给母亲送终。等沈母闭眼后，屋里有异香，久久不散，也不知道香从哪里来。后来她儿子常跟人讲："我见母亲坐莲花后，因为被姐姐一叫进来，还来不及看到母亲和僧众怎么西归的。"

民国林氏，许屏仲居士的继室。母亲汪氏供奉观世音菩萨非常虔诚，她常随母亲持观音斋。24 岁嫁给许家，许居士在赣苏两地作官，林氏也跟随前往。

民国十二年春天，许屏仲应马冀平的邀请，去芜湖听谛闲法师讲经，林氏也一同前往。法会圆满，夫妻俩一同皈依谛老。等回到南京，就闭门专修净业，率领全家子女长斋念佛，每天有定课。

她的二女普慧也发心出家，在芜湖禹王宫，拜觉明大师受沙弥尼戒。民国十五年六月，因病去世。林氏当时帮她念佛，临终相状极为安详，走后顶部温暖、四肢柔软。

林氏以诵《金刚经》为日课，每天念佛两万，即使生病也不间断。自己说："念佛极诚恳时，就见到阿弥陀佛坐在金莲花上，宝池楼阁，了了分明。"平时最爱

读《印光法师文钞》，而且最崇奉谛老、印老和觉明大师。曾经说：“我虽然没有见过印老，但读他的文章就像见他人一样。”又说：“文钞里诚敬二字能切实做到，持之以恒，决定能得念佛三昧。”又说：“身为苦本，爱为苦根，不拔爱根怎么能断苦本呢？”所以自从皈依后，不久就断欲，修梵行。

十五年七月起，卧病三个多月，每天仍然念佛不断。十月初六，是她女儿普慧西归百日之期，所以更加功念佛，由于劳累导致病情加重，很危急，还能尽力地念佛。

拖到二十七日，叫家人清洁卧室。才烧好香，忽然见西方三圣的金容，光明耀目，充满房屋。二十八日，嘱咐准备艾汤，洗了手脚，沐浴身体，好去见佛。二十九日，叫子女围绕念佛，说：“几天来，一句佛号时时在心，我能作得主。”三十日早上七点，自己说：“佛来接了！”然后不说话。许居士带领子女环绕跪着念佛。林氏到九点时气息渐渐微弱，家人问：“念佛听到了吗？”微微点头。接着以接引像给她看，她脸上含笑，闭上眼睛，吉祥往生。到下午两点，顶部还温暖，五点结跏趺坐坐缸，肢体柔软如绵，面色清净、愉悦。后来荼毗时，白烟往西飘去。

这天晚上，女仆人黄媪梦到她口里唱着佛号，极快

地旋转着往西方而去。

民国范氏，台湾人。家里向来贫苦，秉性悍烈，不信三宝。后来因为业报，长了瘤子，有碗那么大，瘤子破后污血溃流，日夜痛苦。

民国十六年正月，听到佛法因果报应的事，就生起大恐怖。到二月初八，决心皈依三宝，礼茂峰大师，取法名为“了香”。从此专修净业，昼夜六时念佛不断。后来痛苦渐有减轻，稍微得安乐，这样就更加深信无疑，精进修持。不到两个月，自己就预知时至。

临终三天前，自己说：“神游西方，亲自见到殊胜境界，各种庄严，微妙难以衡量！”

到了四月初六子时，见佛放大光明，光亮的程度胜过白昼，屋子里不必点蜡烛，自然明亮。而且家人、媳妇都一同得见。范氏自己说：“佛和菩萨亲自来接引！”合掌微笑，念几声佛，说：“我走了！”就这样往生。众人都闻到异香，一直到天亮都不散去。当时 60 岁。

民国朱节母，海盐朱朗斋的女儿，徐平叔的妻子。天性淳朴贤淑，幼年就以贤良孝顺闻名。出嫁之后，孝顺公婆，和妯娌和睦，上下老少都得欢心。28 岁时，

丈夫去世，留下弱小的孩子。她一个人把孩子抚养大，教导孩子，备极辛劳。后来得了肝病，医药无效。有人劝她学佛，她就找出祖上遗留下来的佛像、经书，虔诚的奉持读诵，日以为常。长斋念佛，专志净土。发心以后，不吃药，病就好了。

平生自己的生活非常俭约，但布施给别人很多，对于慈善事业总是慷慨解囊。生个女儿，童年就信佛，就为她在杭州的湖墅建了一间净舍，母女同修。

民国乙丑年，皈依印光大师，受大师“切实念佛、誓愿往生”的教导，更加坚定、诚挚。由此告诉家里人：“我临终的时候，愿意住在湖墅，有女儿在旁边，可以如法助念。”

到丁卯年六月中旬，从海盐去湖墅。快走时，到各处与人告别，都说不再见面了。七月初，身体渐虚弱，饭量大减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病。到这一年八月时，刚好印光大师为了印书的事情在杭州，数次请来开示，得到切实的勉励，信愿更加坚定。由此一句佛号，不曾间断。十八日起，请僧人助念。到九月初一起，开始每天只喝几汤勺的水，念佛如前。亲戚眷属来看望，就劝勉他们努力进修。对孙儿辈，也嘱咐他努力做好人，努力做好事。

到了初七早晨，自己说:“佛来救我了!”接近中午，吴净戒居士来了，则告诉她:“我将要往生西方!”而且以同生西方相约。到了戌时，右胁吉祥卧，安然念佛而逝。她向来多痰，临终时没有痰声，如入禅定。全身都冷了，只有顶门温热。第二天早晨，还有余温，面色如生。

民国晋贞女，江苏镇江晋文林的女儿。小时很聪慧，不食荤腥。七、八岁就能帮父母缠丝，治理田园。10岁的时候，做针线纺织就像大人一样了。13 岁见到邻居家里，夫妻不和以及产难暴亡等苦，就觉得人生如梦，浑浑噩噩，因此立志不嫁，有出世间的志愿。

她把她的愿望讲给父母听，说得很坚决。父母也只能估且听从她。从此长斋念佛，即使在工作时，仍然念佛不断。这样修持大约 20 多年。

到 40 岁时，父母相继去世，等弟妹的婚嫁事完毕，就在镇江焦东乡后，袁家门，观音庵潜修，一心西归。而且做福、念佛更加精勤恳切。

到民国丁卯年，十月十一日，有点小病，预知时至，说:“有人来接我。”就换好了衣服、鞋子，端坐合掌念佛。到戌时，如入禅定，安详而逝。遗嘱身后火化，投

到江里。过了一天，容貌如生。

民国何王氏，上海人。本来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妇女。自从 29 岁闻到净土法门后，就皈依三宝，吃素念佛。深深地厌离娑婆浊恶，决志求生西方净土，30 年来，精进不懈。

民国十七年，六月十九日，预知时至，对家里人说："我今晚十二点归西了，你们到时候要同声念佛，帮助我。千万不要悲哀哭泣，坏我正念。"这样就自己沐浴，穿好寿衣，先念了大悲咒若干遍，然后专念阿弥陀佛，到十一点，合家大小，同声念佛。十二点就端坐念佛而逝，时年 59 岁。

民国汪氏，江苏丰利人，王湛然居士的母亲。汪氏向来不知佛法，听到湛然说佛法的利益，很欢喜地生了信心。

民国十七年的夏天，患乳炎，几个月的肿痛。到九月初八，她儿子邀了几位莲友到家，劝汪氏念佛，告诉母亲念佛有病愈、往生两大利益。这样她就常常掐珠念佛。过后几天，病情更重，眼睛有翳障，也吃不进饭，自己知道起不来，因此将后事嘱咐家人。

十九日夜晚，莲友又来看望，给她讲信愿往生的要点。汪氏欢喜信受，一心愿生极乐世界。第二天早晨，忽然昏沉危急，不省人事，一直到傍晚才渐渐苏醒。莲友们也集中起来，轮流助念，佛声不断。不久，急急忙忙坐起来，好像没有什么苦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想出卧室，跟大家一同念。湛然劝阻她，卧着念也能够生西，她才静静卧下。到半夜，让人扶着起来，朗诵了佛号十几声，字字分明，念佛声一直传到门外。她的长女问："见佛来了吗？"她说："见了，来了。"问："母亲现在去吗？"说："去。"然后安然躺下。延迟到第二天晚上八点钟，安然去逝，世寿 63 岁。莲友和家属都共同念佛相助，去世四小时后，全身都冷，只有顶部温暖。

民国乐妇慧静，浙江定海乐斌章居士的妻子。民国十八年的春天，随丈夫到上海太平寺，共同求印光大师授三皈五戒。斌章法名"慧斌"，他妻子法名"慧静"。从此专心念佛，切实修持。

到五月半得病，七月初，还能够勉强支持，礼拜念佛。后来就卧床不起，但也时常默念佛号。到八月初七夜晚，咳嗽一个小时，就睡着了。梦见很多僧人和诸童子、幢幡等等。醒来，病苦完全好了。到初九的夜里，

又梦见观世音菩萨和众多的僧人、童子。初十夜晚，在旁照顾的人和眷属们，见到她口里念佛，手做礼拜的姿势十多次，之后睡去。醒来，说："佛已经来过，我要往生了。"问她什么时候去，她说："还不知道。"

第二天，让人把所有的衣服首饰，全部都变卖做善事，劝家人好好修行，要明知因果。到了中午，眼睛突然发光，说："佛来了！"并且面带笑容。她的身体前面已经洗过，又让女佣再给她洗脚，自己洗脸，眼睛又发出光芒。对慧斌说："佛与大势至菩萨，及诸童子，接我到西方去。"随着默念佛号，不到几分钟就往生了。

民国周氏，浙江余姚人，嫁给张家。向来性情淡泊，早有厌世的想法。晚年，得到妹妹周慧九的指引，一同皈依印光大师，法名"慧中"。由此自己努力地忏悔，信受奉行净土法门。

民国己巳年三月间，偶然得了肝病，时发时好。等到十月初，病情好像稍减，面色如常。初三夜晚，忽然说胸口这里不舒服，让人叫她妹妹来。初四早上，她妹妹急忙带着几位莲友前来念佛。周氏听到，感到很愉快，自己也随着声音念佛。

次日黎明，忽然叫女儿扶她起来，想向外侧卧，女

儿就按她要求这样做了。见到她两目开张，神色不同。就说：“请母亲一心念佛，不要管其他事。”然后她的两眼才渐渐闭上，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及观世音菩萨，字字分明，念完就去世了。当时眼睛已经紧闭，手还在合掌，就像熟睡的样子。腹部以下冷却，胸口到顶部还温热。家属环绕高声念佛，一直到下午三点才止息。

民国蒋氏，浙江慈溪人。20 岁嫁给沈家，过了两年，丈夫去世，没有子女，就吃素念佛。40 多年，专修净业，乡里人都很尊敬她。

民国十九年，71 岁，二月份，脚生病，念佛更加勤恳，希望早日往生极乐。十一月初五，请僧众结七念佛。当时痛苦已经消除，神识宁静，说：“几天来，佛常常现前。”到初九这天，快十点时，正念分明，合掌说：“我走了！”就安详而逝。经过六小时，顶门还温暖。

民国刘二姑，金陵人。寄居在淮安河北准提庵。母女两人精进修持，诵经、拜佛不懈怠。每逢佛的生日，即设立佛七道场，到庵里念佛的人颇为踊跃。这样自行化他，几十年如一日。

民国十八年十月十二日，又举办佛七。到十四日，

忽然告诉女儿："我明天要西归了，已经得中品中生，你不要悲哀哭泣。往后你领众，以念佛为主、以极乐为归，不要想其他道，不要坏我的规矩。"说完，还是默念佛号不断。果然到了第二天子时西归，手脚都冰冷，顶门还温暖，面貌如生，世寿 80 岁。到十七日入龛，面门忽然现出一朵青莲花，一个小时左右才隐没。

民国钱母侯氏，江苏常熟钱君钰的母亲。长斋奉佛，每天念佛一千声、观世音菩萨五百声为日课，寒暑不间断。虽然接近 80 岁，精神矍铄。民国庚午年，三月二十六日，无病坐化，世寿 79 岁。

民国江母汪太夫人，安徽婺源江易园居士的母亲。一辈子辛苦持家，以孝奉侍公婆，相夫教子，孝慈兼尽。

民国七年，已经 60 岁，听到儿子江易园提倡佛法、演说净土，就开始持斋念佛，每天功课念一万多声佛，而且持诵《普门品》《普贤行愿品》、大悲咒等。闲暇的时候，就让儿孙们讲说经典和因果等事作为助行。

民国十九年五月底，有点病。三十日，听她孙子江有朋讲《四十八愿》，还让侍奉她疾病的人谛听，而且问："明天是六月初一吗？"等到半夜醒来，觉得有痰

闭塞喉咙、气力微弱，咳吐不畅，就叫全家念佛。江易园又以佛法宏深、佛慈广大，能够专一诚心归向西方，决定蒙佛接引等等，安慰、劝导母亲。江母也使劲儿地点头。

念佛经过一小时左右，到辰时（早上 7～9 点），安然坐着往生。命终时虽然不能出声，但还是默念佛号。遗嘱：不含钱，不着华冠、绣服，不用纸钱冥器，只要项部挂念珠即可。江易园一一遵行。从辰时至申时，经过五个小时左右，大家仍然助念佛号。

民国鱼贞女，法名德慧，宁波人。年幼丧失双亲，依靠姑母抚养教育。14 岁姑母去世，外祖母教养她。守贞不嫁，18 岁归心净土，长斋念佛。22 岁，在古林寺受五戒。

后来得了眼病，几乎双目失明。遇到一位受持三皈五戒的亲戚傅氏，法名常智，怜愍她的苦，把她接到家里，叫她专念阿弥陀佛。调养一年，眼睛渐渐清朗，因此感恩戴德，执弟子礼，以傅氏为师。常常说："不是仗我佛慈悲，我师怜愍，怎么能脱这黑暗之苦！"从此，她早晚奉养傅氏，20 多年不离身边，而自己信愿行持更加诚恳。

每天早晚作完定课，礼佛百数十拜，礼《华严经》二、三百拜，严寒酷暑从不放弃。无奈，身体向来柔弱，勤劳过度，民国十八年五月忽然得了腮肿，时间久了，成了核。到七月出头，还不能完口。一直拖到十一月，病重而身体无法支撑。

到民国十九年四月中旬，病情加剧，自己知道起不来，就搬到附近的地藏庵住。进庵就说："从此我的心安然了。"（所以有净土信仰确实好，人到这个时候就安心地直接往净土去就是了，管他死不死的！）从此，万念俱寂，一心念佛。

到六月十二日，请大众帮助她念佛。常智又请修净土的道友在她床前烧香助念，这样有六昼夜。到第七天下午，告诉女佣人说："我今天要走，帮我洗洗脚。"才洗完，笑着对大家说："敬谢诸位辛苦，我现在就要去了！"随即端坐闭眼，唇齿还微微地动，在申时（下午3～5点）安详往生。时年50岁。

到入缸时，顶部还温热，面貌润泽，犹如生时。荼毗之后，灵骨洁白，骨灰里现出两朵金莲花。

民国李贞女，山东历城人。皈依佛法，法名净悟。早年失去父母，依靠兄嫂生活。守贞不嫁，吃素10多

年，但没有听到佛法。

民国十三年到山东女子莲社，由吴倩芗女居士教导念佛，从此持名念佛无有间断，又受在家菩萨戒。很久以前就患有积久难治的肺病及脖子上的疮疾，超过20年了。每年到了寒热的时候就发作，身体越来越枯槁，以至行走站立都要扶着墙壁，但是念佛仍不间断。

到民国十九年，十月十五早晨，自己诵完一遍《净土文》，告诉助念的人净兴说："我现在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，没有挂碍。阿弥陀佛要来了，所以真是值得高兴！"在她临终前三昼夜，断了饮食，持名不断。快要命终时，用手按着胸部说："有莲花蕊，快速浇灌，让它开。这花是属于我自己的。"又展开两手说："有大金台，漫空而来，所见的莲花比金台小，阿弥陀佛和二菩萨都现前了。"说完，念佛更加努力，念佛声才停止，就断气了。过了两小时，头顶还温。

民国朱氏，嫁给章家。从小敬奉观世音菩萨，深信因果。性情孝顺、仁慈，喜欢做善事。68岁时，听儿子讲到净土的利益，就开始持长斋念佛，有10多年。

从她发心以后，每天早晚共念佛号一万声，其余就随时默念。近两年来，为了躲避世间事的干扰，她常常

静坐房中，念佛更加绵密。前年生病，有两三天不吃、不说，手的上脉完全没了，还能够朝西静坐，毫无痛苦。等病愈后，家人问当时的情况，她说："我觉得自己坐在莲花上，心非常愉快。"

到了民国二十年左右的六月间，忽然得了寒热病，她儿子每天率眷属轮班念佛。逝世前一天，向家属说："我还有一两天，你们可以暂时休息，但是衣服、鞋子等等都要换好。"到了第二天巳时（早上9～11点），就朝西端坐，垂下眼睑不说话。她儿子又带领眷属环绕念佛。不到二十分钟，就安然坐逝，面容怡悦，几小时后，顶部还温。

最稀奇的是，在朱氏入殓时，她孙女因为哀伤过度，昏迷过去。等醒来说："我见到西方放大光明，观世音菩萨手里持着杨枝，率领无数菩萨从空中而来。我见到母亲（即朱氏的儿媳，也在数年前念佛坐逝，得到印光大师证明生了西方）和祖母跟随在后，神情光彩，跟生前大不一样。一切景象庄严灿烂。我看到这些，哀痛顿时忘记，心里的愉悦无法形容！"

民国张媪，扬州东关人。性情淳厚，从来不与人冲突。早年守寡，就长斋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昼夜精勤，至

诚恳切，30 年如一日。

民国某年秋天，忽然得了风痹症，只能躺在床上，而且逐日加剧。入冬病情更危急，病里念佛昼夜不断。有来问病的，就摇手说："不要妨碍我念佛。"在弥留时，家人围绕在床前，见她睁开眼睛往外看，好像有所见。就问她，她说："有一位大人，涌现在虚空，身体黄金色，放大光明。"说完，念佛更加急切，又嘱咐大家助念。一会儿，声音渐渐低微，忽然往生了。

民国窦母，江苏如皋窦金波的母亲。早已归向佛法，虔修净业。体质向来虚弱。在民国庚午十月卧病，还念佛不停。到辛未二月初七辰时(早上七～九点)，自己说："见佛来接了。"她儿子就设立西方三圣像，请了几位道友，虔诚地诵佛号，帮母亲生西。到晚上十点，她朝着佛像结跏趺坐，念佛走了。三日后入殓，手脚柔软，面貌如生。

民国陈氏，浙江平湖沈采人居士的妻子。出自名门，向来秉持礼教，相夫教子，对什么人都很仁慈。信奉佛法，久修净行。体质向来虚弱。民国二十年，因为嫁女儿和安葬亲属，来到上海，当时更加操劳，导致肝胃等

旧病复发。经过中西医多番医治，病情没有好转，只是专念佛号时，痛苦就稍轻，神志清明。

某月十日，在同德医院，病危前，脸上露出笑容，两眼好像有所见。沈居士就问:“见到什么了？”她说:“我见平湖的双塔，西塔怎么大放光明呢？”居士知道她要走了，就嘱咐说:“念佛心不要乱，等你见了佛像就笑一笑，表示一下。”而且附在她耳边，助念佛号不断。一会儿，她笑容顿开，口唇不断地张闭，作念佛的样子，竟然一笑安然而逝。两小时后，顶门还温热，全身清净。第二天大殓，面貌如生。

民国娄氏，浙江萧山人，嫁给陆家。年轻丧夫，坚守志节，为人慈祥，信奉佛法。但是不善于言词表达又无才能，人们大多忽视她，而她也只有虔诚、恭敬地念佛。

民国二十年八月初，生病去世。去世前一天，忽然谆谆告诫儿子和媳妇，这时语言变得很流畅，完全没有过去拙讷的样子，而且说:“有两个人拿着红灯来接我生西。”到了第二天中午，就安详念佛往生了。

民国二节妇，首先是节妇杨冯氏，江苏东台人。很

年轻就守节，没有儿子，只有两个女儿。冯氏性情甘于淡泊，话很少，从小就吃素念佛。国民五年，在宝华山受五戒，每天都是念佛诵经，而且喜欢斋僧布施。到民国二十年十月初一，当时 55 岁，有一点小病，就叫人请僧众来家诵《阿弥陀经》，自己也跟随一同念。而且自己走过去坐在龛里，结跏趺坐念佛，一笑而终。

第二位节妇，王依贞，也是东台人。王志盛的女儿，从小就娴熟女子的规范，粗粗懂点儿文字。19 岁嫁给吴家，不幸当年就守寡。于是吃素学佛，截手指发誓守节，不再嫁人，以孝顺公婆称名于乡里。而且受持《金刚经》《阿弥陀经》等 10 多年，一心精进。近年来专修净土，早晚礼佛发愿，期生安养。

民国十九年冬天，生了肺病。到二十年三月间，知道病好不了，就请了十多位莲友，靠近节妇卧室的旁边，起念佛七，昼夜不断，给她帮助。念到才三、四天后的一个早晨，节妇就吉祥卧而往生了。她的母亲在家里，在她往生的时刻，忽然听到空中有声音说："二姐已经生西了。"前往探视，果然如此。过了三小时，顶部和额头还温热。时年 37 岁。

民国桑氏女，辽宁辽阳人。父母吃素念佛，信心虔诚坚定。她从小跟随父母，信愿、行持特别恳切。

到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初八，随着父亲到附近的立山庙进香，住在念佛堂。到十七日，自己知道时间到了，跟父亲说："阿弥陀佛答应明天子时来接我。"就跟她父亲出念佛堂回家。又启白父亲，请附近有道的僧众帮助她念佛，她父亲答应了。果然，十八日半夜子时往生，当时异香满室，到入殓时，还不消散。

最初女儿跟父亲说阿弥陀佛来接的时候，大家都闻到空中有音乐鸣响。往生之后，面貌如生，笑容不变，唯独头顶温热。

民国李四姑，四川荣昌李大娘的二女儿。姐妹两人都长斋念佛。四姑 18 岁听到行修上人开示净土法门，就皈依三宝，平时努力念佛求生西方，3 年不懈怠。民国壬申年八月初，早晨起来，说："要离别了。"说完就让家人烧香，自己结跏趺坐。不久之后，就说："佛来接我了!"然后念佛而往生。

民国田氏，湖南芷江县陈遁叟的妻子。早年，田氏生病时，遁叟为她念佛，病好了。以这个原因，遁叟每

天诵经咒，给去世的父母超度，田氏也因此而念佛。她性格很仁慈孝顺，嫁给陈家时，得公婆的欢喜。念佛后，持观音斋，戒杀生，欢喜布施。

民国壬申年，71 岁，七月中旬，生病拉肚子，自己知道起不来，叫人请比丘尼帮助念佛生西。到二十四日子时，安详西逝，面貌如生。顶额过两小时还温热。

民国顾氏，苏州朱家园，蒋德灏的妻子。年轻时，即坚信佛法，皈依印光法师，法名“德超”。修持净业，精进不懈。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西。

之前四天，偶然感觉身体不舒服，知道世缘要尽了，就请胞兄顾圣悦及所请的几位比丘尼到家里助念。而且发电报催促她丈夫回苏州，告诉他哪天要走。临终的时候，神识安定，没有一点留恋、痛苦的样子。然后把座位移转来朝向西方，合掌含笑就走了。经过四小时顶部还温暖。

民国王氏，嫁给黄家。幼年信奉耶苏教，然而也很信佛，进寺院，见到佛菩萨像一定礼拜。民国十九年，上海法藏寺的兴慈法师讲《楞严经》，她偶尔随着观音庵的某位尼师听讲，听后大生感觉。从此每天去听，到

讲经圆满那天，就皈依兴慈法师，法名“德参”。又听说净土法门，就虔诚念佛，精进不懈。

后来生了疮，久久不好，病情加剧。到二十一年冬天，请如三、能修二法师，先后到床前开示。又请兴慈法师到家里授居士戒。兴慈法师勉励她恳切念佛，而且教王家全家眷属轮流助念。亲友来看病，很多都怜愍她痛苦，但是王氏反而没有什么悲伤的神态，只是请大家诚恳念佛，说：“大家可以在极乐世界相见。”

临终前七天就不吃药，说早一天走早一天乐。到十一月二十一日，病情加剧，气息微弱，还是念佛不断。忽然叫大家离开病榻，她自己就端坐起来，合掌念佛，声音虽小，但是不间断，向着西方点了三次头。助念的人见她这样，都生欢喜心，念佛的声音更加响亮流畅。她哥哥等一再地问：“你已经见到佛菩萨了吗？”她一再地点头，而且说：“亲自见阿弥陀佛和菩萨了。”

等到二十三日中午前，呼吸渐渐微弱，还是在微念佛号，而且叫人扶起来端坐，脸含笑容，作合掌的姿势，就往生了。过六小时，顶部还温暖，大家助念一个昼夜。第二天入殓，四肢柔软，脸色比平时还明润。

补遗

（古今四众皆有，但是大多不清楚其时代。）

惠镜，溜州人，出家后住在悟真寺。平日苦行，心里欣求净土。自己塑造释迦佛和阿弥陀佛像，供养礼拜。

67 岁这年，正月十五夜里，梦到一位沙门，金色之身，说：“你想见净土吗？”回答：“想见。”问：“愿见佛吗？”回答：“愿见。”沙门拿一个钵交给他，让他看着钵。惠镜观看钵内，忽然见到净土圣境极为广博庄严，以黄金为地，以金绳界定道路。到处是宫殿楼阁，重重无尽。声闻菩萨海会圣众，围绕弥陀世尊，正在说法。

这时沙门在前引路，惠镜在后跟随，渐渐走到佛身前。沙门忽然消失，惠镜合掌站立。佛说：“你认得引导你的沙门吗？就是你造的释迦佛像。你认识我吗？就是你造的阿弥陀佛像。释迦如父我如母，娑婆世界的众生犹如我们的孩子。就像小孩堕在深泥中，父亲入到深泥里把他抱到岸上，母亲则在岸上抱持养育，教导他不再入深泥。释迦佛教导浊恶众生，指示净土正路。而我在净土摄取众生，使他们不退转。”惠镜听后欢喜踊跃，忽然间镜像消失。他从梦里醒来后，更加增上了信心、欲乐。

后来，又梦到先前沙门告诉他说：“你 12 年后将往生净土。”果然到 79 岁时往生。当时邻僧梦见百千圣众从西方来迎接，大众都闻到空中响着音乐。

道如法师，并州晋阳人，是道绰禅师的悬孙弟子。发愿为救度受苦众生，造了丈六高的阿弥陀佛金像，精勤供养。

有一天，忽然在像前梦到一位冥府官员呈文书说：“这是阎罗王随喜法师愿力的文书。”道如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阿师为救度三途受苦众生，造阿弥陀佛像，此像入地狱后，教化众生，犹如真佛般，放光说法。地狱里业障轻微的，都离苦得乐了。”道如从梦中醒来，从此更加专一。

斋期之日，佛像胸口发光，十个人中有五、六个见到了。又有人梦到道如显现金色身，入到地狱说法，或者为饿鬼们说法。有很多这样的感应。所以，从这里就能决定了解愿不虚发，有愿必果。

僧感法师，并州人，平日受持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和《阿弥陀经》。

一天，他梦到身体长出了羽翼，左翼上现《观经》

的经文，右翼现《阿弥陀经》的经文。他想飞，感觉身体沉重。又持诵了两年，梦到羽翼加长。想飞，觉得稍微轻了一些。又诵了两年，梦到自己飞腾自在。就向西方飞到了极乐世界。见了一佛二菩萨，对他说："你以诵经的功德力，能飞到极乐边地。你回娑婆，每天诵四十八遍，千日之后，才生莲花上品。"

僧感从梦中醒来，便如说修行，果然三年后往生。在他躺卧处，生出七枝莲花，七天不枯萎。

道诠法师，曾经看了《大智度论》，信奉、仰慕龙树菩萨。他发愿说："龙树大士，证得欢喜地，往生安乐国，辅佐阿弥陀佛，在十方界摄受众生。愿大士垂哀、怜悯，令我得生彼国。"又造了三尺高的龙树圣像，平日供养，专心祈愿。

一天，梦到一位沙门说："你三年后能生极乐世界。"道诠说："我有师父和母亲，怎能先舍寿命呢？"沙门说："等我禀白阿弥陀佛后，再来告诉你。"

过了三日，又梦到沙门说："我已经把你的话禀白了阿弥陀佛，佛说，你师父12年后去世，你母亲20年后去世，增加你的寿命到23年后才生佛国。"道诠又问："我父母、师友生净土了吗？"沙门说："同心发愿，

必生无疑。”道诠听后欢喜，问道：“您是什么人？”沙门说：“我是龙树，你造我的像，所以来告诉你。”

这以后，道诠法师的母亲和师父的情况都符合佛的授记。道诠果然在23年之后的正月十五日圆寂。当时紫云覆盖庵庙，空中充满了音乐声，有种种的奇异祥瑞。

宋朝法云大师，江苏长洲人。父母祈祷佛，梦到一位梵僧说：“我想在此投胎。”等到出生后，相貌一如梦中所见，瑞相奇特。

还在襁褓间时，见到僧人就欢喜地想亲近。5岁时辞别双亲，拜慈行彷公为师，9岁剃发，20岁受具足戒。

绍圣四年，首先跟随通照法师习天台教法。次年，随天竺敏法师谛受玄谈。最后得法于南屏清辩大师。

政和七年，学士应安道请大师住锡松江大觉教寺，又推荐赐封“普润大师”的尊号。从此学者云集。前后八年期间，轮流讲了《法华》《金光明》《涅槃》《净名》等诸多大乘经。

之后因为慈母年老，想报答亲恩，于是谢绝事务返回家乡，在祖坟旁建了茅棚，取名为“藏云”。当时远道而来问道的人站满了门外。法云又造了西方三圣像，广泛地化度世人。

他母亲后来生了点小病，法云就在母亲的卧榻旁边，夜里为母亲讲《心经》，念阿弥陀佛。当时感得佛放金光，母亲和四边的人都亲眼目睹。特异的祥兆已经显现。母亲临终欢喜怡然。火化后，得到如同圆珠般璀璨的舍利。过了几天，显现出两枝莲花的像。

绍兴甲子年，寺院的僧众请他归回，作为众人的依止。乙丑年，将圣像迎入寺院，建立庄严的楼阁来安置。当时大兴莲社胜会，集合千人共同课诵《观经》及念佛，并且创建八关斋会和金光明、法华、大悲、圆觉、金刚等各种法会，一并作为往生资粮。当时士大夫名流贤士，都钦仰大师的高风，竞相前来依止，最终都得以超越生死而往生。像王龄、张启、吴彦英、金廷珪、钱安人等，都生到了净土。

法云曾编集《翻译名义集》，注解《金刚经》和《心经疏钞》，撰著《息阴集》等，都流通于世。

自行化他的事业完毕之时，在绍兴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，洗浴更衣，端坐西向，招来弟子说："你们各自念无常之火，烧诸世间，早求自度，慎勿懈怠堕落。"又书偈云："琼树矗云霄，紫云台更高。无生生彼土，不动一丝毫。"并说："你们拿着这首偈和我的遗书，传达给诸方善知识。我此生的最后，要请定慧堂头和宝幢

法主，依这首偈起龛举火，此外没有别的事。”说完，默然往生。

当夜钟声远闻，异香满室。既敛龛帏，大众仍闻到他口里称念佛名，琅琅在耳。荼毗后，得到无数舍利。世寿 71 岁，僧腊 57 年。

法船法师，宝坻人。最初出家时，遇到一位睡觉和尚懈融，开示他念佛。晚年游庐山，因为仰慕远公的莲风，他令四十多处大小精舍，行持六时念佛，大众都宗仰法船法师。在他临圆寂时，结跏趺坐说偈:“吾年六十七，世缘今已毕。一心念弥陀，西方在咫尺。”

明朝寂光大师，字三昧，他是广陵人，母亲感得异梦而生下了他。

21 岁出家，最初随雪浪大师习贤首教法。之后遍参各地名尊宿，像紫柏大师、莲池大师都很器重他。他在慧云馨祖前得受具足戒，从此专精毗尼。慧云中兴律学，得了寂光很大的助力。

后来他上庐山修行，江州的诸位信士请他住持东林寺。当时池中的白莲花不种自生，正符合慧远大师再来的谶言。又在塔龛中得到晋代陶侃所奉的文殊菩萨的金

像，憨山大师亲自验证，作了一篇记铭刻在石碑上。

寂光大师在东林寺住了6年，阐扬净土，宣扬《梵网经》，四方学者云集一处。后来迁居到江淮之地，江神请大师传戒。在维扬重兴石塔寺，掘地时，得到舍利小金塔和一块断碣，断碣上面刻有坡公石塔得三昧的句子，恰与寂光大师的字（三昧）相合。曾经在金陵大报恩寺宣演戒学，感得宝塔连续放光二十多个夜晚。

当地人请他住持宝华寺。此寺是梁代宝志公的道场，妙峰大师曾经在山颠处建立铜殿。寂光大师到来时，开设千华大社，学侣云集，院宇重新。崇祯癸未年间，奉诏主修报恩寺。宏光改元，金陵设坛忏荐，皇帝特赐予紫衣白金，敕令文武百官在寺前迎接，称为国师。

乙酉年六月四日，在山寺圆寂。之前三天，命侍者呈上日历，指示自己往生的日期。大师说："我是大明律师，说法利生将近40年，我愿已满，我要与大众辞别了。"到了时间，大师命人准备热水，沐浴更衣后结跏趺坐，令大众念佛，端坐往生。世寿66岁，僧腊41夏。

建塔于宝华寺，题匾额为"光明金刚"，谥号为"净智律师"。大师所著的《梵网直解》，已收入清藏，又著《十六观经忏法》流通于世。

民国觉照，不清楚他的出身，住在江北某县收成镇的罗汉院。一生严持戒律，专修净土。

民国二十年冬天，一天梦中到了一个地方，见到大山阻隔。徐步向前行走，豁然开朗，放大光明照着他的身体。忽然眼前显现莲华宝树，只见一位长者说："这是西方，你去不去？"觉照说："我愿意去。"随后又跟长者约定日期："我在月底请院中的宏台法师为我料理一切后事，事情完毕我就来。"说完，梦境随即消失。

当时，宏台法师在盐城永宁寺主持佛七，觉照写信请法师回来。法师当时回来，为他做佛事。觉照果然在腊月初四的辰时（上午7～9点），自己坐在缸中，面朝西方而往生。过了两小时，全身都冷了，独有头顶暖热。荼毗时，大众见火光上现出祥云，冉冉西去。

民国长龄法师，浙江镇海人。中年在茅山某寺院出家，在普陀山普济寺受戒。最初还很有道心，后来因为住在小庙，自由应酬，偶尔结交了恶友，传染了恶习，竟然放荡毫无检束，饮酒吃肉毫不顾忌。

晚年生了很深的惭愧心，痛念前非。听说普陀伴山庵的了清和尚建了念佛堂，专修净土。长龄以信心而来，

讨单念佛。常常听了清和尚开示，比较知道净土法门的门径。于是尽除一切恶习，专门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。

民国二十年，普陀山西北海中的岱山人士，请他住在该地蓬莱山的超果寺，作为栖息修持净业之所。那时他已经年老身衰，发了哮喘病。

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初八，早晨起来，预知时至，对众人说："要赶快请几位僧人来念佛，助我生西。"等僧人到来，又说："正值中元日，应当先做普利幽冥的佛事。"三天法事圆满，就请大众到卧室来，商议助念的方法。长龄自己举腔，与大众同念。念完了一炷香，说："很好。"

十二日早上，亲自把檀香木放在水中，洗浴清净，搭衣持具，令人扶到了大殿，拈香礼佛完毕，就回到卧室，让人取来龛。等他入龛结跏趺坐时，脸上现着笑容说："此时念佛，与平时不同，应当作'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'十六个字来念。"说的时候，一边口里念，一边拍着手，乐不可支。大家说"遵命"，就举腔念佛。长龄说："没念错，可以给我关龛门了。"随即向大众合掌说："阿弥陀佛，你们伴随我几个月，很感念大家的照顾。大家要努力念佛，我们西方还会再见。"说完就放下手掌，左手在膝盖上仰放，右手靠着

龛壁，然后垂首而往生。毫无痛苦，身心泰然，不改变容色。当时是七月十二日，世寿 60 岁。

隋朝大明尼师，每次她进屋礼念，都要先穿干净衣服，口里含着沉香。当时隋文帝的皇后很尊重她。

尼师临终之时，众人闻到满屋都是沉香。不久，光明如云般，隐隐地向西方隐没。

民国能开尼师，是江北盐城山东会馆内天后宫住持。生平以清规严于律己。因为仰慕师公学如法师一生修持净业，圆寂之后荼毗时，烧出三颗舍利和两枝碧色宝剑，她更加精勤熏修，一次看经时有省悟。民国二十年秋季，梦到文殊菩萨为她指示往生日期，于是集合大众念佛坐化。圆寂后，顶上暖气如烟，还有声音。

天竺婆罗门，往昔天竺阿输沙国，有一位婆罗门，愚痴没有智慧，他对妻子的情欲很深，不知厌足。她妻子信佛，常常击着金鼓唱念阿弥陀佛。一次，当他拉妻子一起共宿时，妻子就跟他约定，每天晚上要一同击金鼓、唱念佛完毕才睡觉，婆罗门就答应了。

同行了 3 年。一天婆罗门生病死亡，五天后复活过

来，哭着对妻子说：“我死后要入镬汤地狱，鬼卒用铁杖打着罪人，击打铁镬发出巨响，我惊魂失措，恐慌昏愦。当时记得你击金鼓念佛的声音，就唱南无阿弥陀佛。顿时镬汤地狱像清凉池那样，充满了莲花。所烧煮的罪人，都坐在宝莲花上，往生净土。冥王欢喜，放我回阳世。”婆罗门说完，随即说了一首偈：“若人造多罪，应堕地狱中。才闻弥陀名，猛火为清凉。”

李赵待，雍州人。他父亲曾经生邪见，诽谤没有佛法，因为这种邪行触怒了神明，惩罚他吐血而亡。

赵待一向归心于大势至菩萨，念诵佛名。又为父亲造立三尺高的大势至菩萨金像。开始雕刻的那一天，大地出现震动。

经过两个月造完像，梦到一位金人头戴宝冠，说：“你还晓得当初的地震吗？我是大势至。因为你造我的像，我应你的迎请来到这里。当我下脚时，当即震动了三千大千世界，三恶趣的众生都得以离苦。我依念佛门入无生忍，摄取十方念佛众生。你造我的形像，而且兼修念佛，你父亲已脱离地狱，我授手接他生了净土。”

赵待想瞻礼大士，忽然从梦中醒来，悲喜交集，从此修念更加精进。

张元寿，并州人，家里以杀生为业。在父母死后，元寿就戒除杀业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功德回向救度父母。他造了三尺高的阿弥陀佛像，供养礼拜。

一晚，梦到屋里有光，光中有二十多人乘着莲花台。其中两个人呼唤元寿说：“我们是你的父母，生前虽然也念佛，但杀业深重，死后堕在叫唤地狱。虽然堕在地狱里，以念佛的功德力，热铁烊铜感受起来像凉水般。昨天有位沙门，三尺来高，前来说法。当时有二十多人一同闻法，都脱离地狱，将往生净土。以此因缘，来告诉你。”说完向西方而去。

民国小王，湖北孙厚在居士的家仆。他姓王，所以大家都称呼他小王。

孙居士家信佛，寄居在上海，小王也跟随而去。他在居士家做事久了，受到熏陶，晚年也发心念佛。他口一向不顺畅，不善于说话，最初念佛也不成声，但很诚恳坚定。

念得久了，一天晚上梦到有人把他的舌头拉出，很疼痛。醒来后，语言通畅，念佛也流利，因此信愿更加真切，念佛愈加虔诚。念到两年多，就没听到他再念。

人们问他什么缘故，他说："我念佛已经成片了，现在不念自念，所以不必要作意出声念了。"大家就随他了。

在他念佛 5 年后左右，他的孩子 15 岁，在学堂学习。有一天他叫孩子回来，说："我今天要走了，你必须助我念佛。"大家见他毫无病苦，都不相信，反而嘲笑他。小王说："我不妄语。"别人问："你去哪里？"他说："我回家。"问："哪里的家？"说："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。"相信他的人就说："你的孩子还小，需要多留几年照顾他，才能够长大成人。"小王说："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不能再留，听他去吧！"就让孩子一同念佛。

大家在旁边观看他怎么往生。只见小王端坐在床上，高声念佛，然后打了两声喷嚏，鼻孔里玉箸下垂，坐着安然往生。之后在留云寺荼毗时，白烟直上。在缸口上的白烟里，现出了一朵莲花。缸内骨灰间，也有一朵莲花影相。这是民国十六、七年间的事。

佛化鹦鹉，引人念佛　安息国人不知道佛法，住在边鄙之地，气质很愚鲁。当时有一只黄金色的鹦鹉鸟，身上有青色、白色的花纹点缀。

这只鹦鹉能够说人的语言。安息国人喜爱它身体肥壮，有很强大的力量，就问鹦鹉："你以什么做食物？"

鹦鹉说：“我听人唱阿弥陀佛的名号作为食物。如果想养我，只要唱佛名，不必要别的食物。”大家听了，都竞相唱念阿弥陀佛。鹦鹉就来回地飞腾，非常温驯。

鹦鹉说：“你们想见丰饶国土吗？”大家说：“想见。”鹦鹉说：“如果想见，就应当乘我的羽翼。”大家就乘着它的羽翼。当力量稍弱时，鹦鹉就劝大家念佛。一念就飞腾在虚空中，向西而去。

国人都叹为奇异地说：“这是阿弥陀佛化作鹦鹉来引摄边地人民，在现身中得以往生。”之后就在那个地方建立精舍，称为“鹦鹉寺”。每当斋期之日，修持念佛三昧。从此，安息国的人开始认识佛法，念佛往生净土的人很多。

佛化大鱼，引人念佛　话说执师子国，海上有个岛屿，约有五百户人家，以捕鸟为食。

有一天，忽然有无数的鱼游来了，都唱着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岛人不知道佛法，依着鱼的声音唱“南无阿弥陀佛”时，那些鱼就靠近岸边。人们不断地唱着，就是捕杀鱼，它们也不离开，吃到的鱼肉非常鲜美。而且唱得久的人吃的鱼味道最好，唱得少的，味道就逐渐差了。人们因为嗜好鱼肉的味道，于是都唱念佛名。

后来有一个人死了，三个月之后，他乘着紫色祥云放光明而来。他对大众说：“我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哀愍我等愚痴，化作鱼身，劝导念佛。你看鱼骨，都是莲花。”见到的人心生感悟，从此戒除杀生，共同念佛。